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沪深股市风云突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将打响，而谁将在这场战役中幸存下来？
散户与庄家的博弈，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散户、庄家、黑客、操盘手粉墨登场，
上演一段股市江湖里的爱恨情仇！

道行无疆 著

股战

长篇小说

之

沪深风云



译林出版社

道行无疆 著

股战

之

沪深风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战之沪深风云 / 道行无疆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447-5742-3

I. ①股… II. ①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0833号

书 名 股战之沪深风云
作 者 道行无疆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陈绍敏 岳慧琼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64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742-3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守护者 / 001

哪里只有藤缠树，而没有树不喜欢被藤缠的道理呢。

第二章 狙击涨停板 / 018

当大海的巨浪涌起时，要让它平静下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有的人特别想要出名，而有的人特别害怕出名，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普通人的生活。

第三章 火中冰 / 022

股民们不都是这样么？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断在这中间寻找来，寻找去。最后能落得个手捧金砖的又有几人？

第四章 金玉其外 / 035

股市这个行当里哪会有什么真正的专家，只有输家和赢家。只有潮落之时才知道哪些人还在裸泳。

第五章 黎明之前 / 049

说是合作，离开了“利益”二字，一切都是假的。

第六章 口袋已经敞开 / 065

大象起舞的舞姿好看，还是孔雀起舞的舞姿好看？

第七章 见好不收 / 082

面对美梦有谁会愿意清醒呢？问世间情为何物？真是一物降一物。

第八章 比的是软实力 / 100

如果说爱能让人永远记住一个人，那么恨一样能让人永远记住一

个人。

第九章 黄雀 / 111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起整个地球。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支点来开辟一个新天地，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第十章 你能保守秘密吗 / 120

一切都是如此地透明，将别人的手机变成自己的窃听器。

第十一章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 130

有的人喜欢将鸡蛋全部放进一个篮子里，也有人喜欢将鸡蛋放进各个不同的篮子里。

第十二章 心术 / 141

千年的修行遇上了蛇妖，几近毁于一旦了。看一看那冰冷无情的蓝天，蓝天下那些并未残败的绿叶还紧紧依附在树枝上。

第十三章 锦囊 / 152

这条直线在上官青云看来，既不是涨停板，也不是跌停板，而是人生的终结板。人的一生只有两个结果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一场虚空。这两个结果就是生和死。

第十四章 向死而生 / 162

做最有效果的事情，而不是考虑该摆什么架势去应对，因为等你摆出架势时，人家已经把你打倒了。你最有可能打倒对方的时机，不是在你摆开架势之后，而是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做最简单直接的一击。

第十五章 合纵连横 / 170

他们现在看待这个江湖里的是是非非，自然不再是一般人的眼神了，一切为利而动。

第十六章 卖了个破绽 / 177

每个人都有弱点，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有的人是体现在性格上，

有的人是体现在习惯上。

第十七章 输得漂亮 / 193

此次操盘对赌虽然输了名气，却赚了钱，倒也不是败得体无完肤。

第十八章 花非花 / 203

正反双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给市场造成一种迷魂阵的感觉。

第十九章 一切才刚刚开始 / 217

这双眼所看到的不只是蓝天下飘浮的朵朵白云和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还看到了更多希望与梦想被无情的现实扑灭。

第一章 守护者

哪里只有藤缠树，而没有树不喜欢被藤缠的道理呢。

翌日，两人都起得很晚，已近中午，吕菲菲用完上官青云做的午餐后，提出要回去。第一天搬到新房里来住，却睡在了上官青云的家里。虽说她内心很欢喜，但她此时更需要独自一个人安静安静，需要重新整理一下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上官青云也不强留，尽随吕菲菲之意，将她送回了泉翠庄园。也许是事情变化得太突然，两人都需要冷静地思忖，回到家的上官青云又重新回到了往日的状态之中。

上官青云虽然冷静地思考过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但他没有深入地思考吕菲菲接近自己的目的。从他以往对人的行为分析判断，她向他示爱，是不会抱有什么要伤害自己的目的的，至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目的，他灵性之中那敏锐的直觉，也暂时未给他任何的启示。他只能顺其自然看事情的发展状况来定。不过，上官青云可以通过这次事情，重新审视被自己深深藏匿的情感。一个完整的男人，他的情感部分理应是丰富多彩的。

吕菲菲的情感恢复得比上官青云要快得多，她是属于那种很理性的女人，对自己的情感把握很有分寸。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还是在生活中磨砺出来的，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很确定，那就是：爱恨分明，

敢爱也敢恨。

吕菲菲坐在电脑前，下意识地点燃一支女士烟，浅浅地吸了一口，她通过自己的独特技能在搜索着上官青云跟她说起的黎叔——黎志俊的相关资料。看过这些资料，她惊愕地愣了半天。

黎志俊——基金界的传奇式人物。1980年，黎志俊的岳父以800万美元创立“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五年后将总裁之位传给黎志俊；1998年前平均每年回报为32%，因而被视为避险基金界的重量级人物。“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是最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纵横全球金融市场，以选股精准著称，曾与索罗斯的“量子基金”、Bridgewater对冲基金、保尔森公司对冲基金等并驾齐驱。

黎志俊从小随父亲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在Kidder Peabody证券公司工作12年之久，在度过5年的蛰伏期后，因岳父新创立另一投资基金而接任“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的掌门人。90年代初，黎志俊的投资策略以“价值投资”为主，他接手后基金开始创下惊人业绩——黎志俊是为数不多的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的人之一。

在1992年后，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1993年，“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在老虎基金的邀请之下，参与了以量子基金为首的攻击英镑、里拉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并在此次行动中获得巨大的收益。“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从此声名鹊起，被众多投资者所追捧，被同行称为“股市猎手”，基金的资本迅速膨胀。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基金的业绩节节攀升，在股、汇市投资中同时取得不菲的业绩，公司的最高赢利达到32%。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大，从1980年起家时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了1991年的10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在1998年的夏天，其总资产达到230亿美元的

高峰，最终成为美国最显赫的对冲基金之一。

“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之所以在 90 年代成绩斐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黎志俊从华尔街重金招募了一批一流的分析师，其中有一位投资组合经理还是 CFA^①，这就使公司能在金融市场的转折关头押对方向。大多数对冲基金不会拥有很多分析员，通常借助于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力量。“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则不同，旗下不仅分析员众多，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酬远远超过投资银行的同行。

1998 年的下半年，“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在一系列的投资中失误，从此走下坡路。1998 年期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日元对美元的汇价一度跌至 147 : 1，出于预期该汇价将跌至 150 日元以下，黎志俊命令旗下的“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黑豹基金”大量卖空日元，但日元却在日本经济没有任何好转的情况下，在两个月内急升到 115 日元，黎志俊损失惨重。次年，黎志俊再度重仓持有的美国航空集团和废料管理公司的股票的股价却持续下跌，因此“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再次遭受重创。

从 1998 年 12 月开始，近 20 亿美元的短期资金从“黑豹基金”撤出，到 1999 年 10 月，总共有 50 亿美元的资金从“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撤走，投资者的撤资使基金经理无法专注于长期投资，从而影响长期投资者的信心。因此，1999 年底，黎志俊要求从 2000 年 6 月开始，旗下的“黄蜂基金”“野蜂基金”“黑豹基金”三只基金的赎回期改为半年一次。但到 2000 年 6 月底，黎志俊在“M·守护者环球

①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的简称，指“注册金融分析师”或“特许金融分析师”，是国际通行的金融投资从业者专业资格认证，是美国以及全世界公认的金融证券业最高认证书，也是全美重量级财务金融机构的分析从业人员必备证书。

对冲基金”从 230 亿美元的巅峰跌落到 65 亿美元的情况下，宣布结束旗下三只对冲基金的全部业务。

“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倒闭后对 65 亿美元的资产进行清盘，其中 85% 归还投资者，黎志俊个人留下 15 亿美元后至今去向不明。有人传说他去了亚洲，有人传说他在公司清盘后拿到自己所得的 15 亿美元继续投资，但一改原有的投资方式。他从自己的旧部中挑选出最具潜力的分析师，并给予这些年轻人一笔启动资金，成立新的基金。他的重心也转移到培育新的“守护仔”工作中，做起教父式的人物来，专门培养顶尖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据说，其中最成功的两只“守护仔”基金之一，便是他女儿格妮雅·黎的守护者亚洲——“美人豹基金”。

“美人豹基金”自 2001 年创立以来，专门在中国、印度、日本及韩国开展股本投资，连续几年的平均回报率都在 40.4%。又有资料显示：格妮雅·黎是美国富勒恩典神学院的董事，涉及的文化项目还包括由她母亲创建的西班牙裔福音团、新加坡基督教洁圣教会、学园传道会、纽约改革者社团教会等。但守护者亚洲——“美人豹基金”在香港并没有实际业务，雇员均在国外。这家公司向外界公开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

据另外的资料显示：在 2000 年底，香港证监会网站曾宣布：“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亚洲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三名高管因涉嫌内幕交易，违规沽空国家建业银行股份，被香港证监会立案起诉。香港证监会在调查中发现，“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亚洲资产管理公司在获知建业银行进行股份配售涉及的股数、价格等属股价敏感的机密资料后，在尚未公布配售计划前卖空合计共 9300 万股建业银行股份，次日又以低于建业银行股份当时市价的折让价买入配售股份，为“偷步”的沽空交易平仓。

为此，证监会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强制令，冻结该公司在此次操纵

活动中所赚得的利润——2900 多万港元的资产。证监会指出，如果法院最终裁定有关卖空交易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法院将判令解除这些交易，而与交易相关联的各方将恢复到事发前的状况。因此一些香港投资人士表示，尽管“守护仔”都各立门户，但外人都会把他们视为是前守护者的传承人。换言之，“守护者”精神未死，守护者家族依旧昌盛。

面对眼前的这些资料，吕菲菲深思良久。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海：从时间上来算，上官青云离开“守护者”之后没有多久，该基金就清盘了。以他跟总裁女儿的关系和他的能力，他在基金里的职位至少是专业分析师级别以上。上次上官青云请私假去香港办事，难道跟“美人豹基金”的掌门人有关？难道他们还藕断丝连着？难道，难道……吕菲菲不敢再往下想，一股浓浓的醋意顿时袭来。

可她转念一想，从昨天上官青云在谈到他前未婚妻的语言中，看不出他俩还有私情存在。但对一个处在恋爱中的女人来说，是很难有准确的逻辑分析能力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感觉战胜了理智，吕菲菲也不例外。很快，她想到了一个人——干爹，看他能否解答她的这些疑惑。她连忙把所了解的这些事情整理成资料，连同她跟上官青云的进展情况一并用邮件的方式发给了他。剩下的就等干爹的回复。

这一夜，对吕菲菲来说，真的很漫长。她在等待干爹上线，期待他来解除她心中的这些疑惑。最后的结果是，睡意与失望相拥而来。

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注定是个开心又快乐的日子。风和日丽的阳光关爱着别墅外窃窃私语的花草树木，别墅内贺大智等人有说有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历程，这一切对大家来说都是崭新的。一切的准备就绪，就等开盘的时间到来。

上官青云与吕菲菲在众人面前并未流露出什么异样，仿佛两人之间

什么事情也未发生。但贺大智在上官青云耳边说的几句话却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贺大智说：“这个周末你俩过得还算愉快吧？本想打个电话告诉你一件事情，但怕影响你们，我现在告诉你应该也不晚。关于那批新注册公司的事情张副总已经办理得差不多了，有些实在办不下来的就停下先不办。相关公司的资金也陆续到位，有些是从海南和广州的地下钱庄转过来的，要麻烦一点儿，但问题不大。‘京城八爷’说我们手中现有的事情要尽快处理掉，吴总那边近几天就会联系我们了。”

贺大智话不多，但意思却很明确：希望大家在此时都不要过于放松自己，因为后面最艰苦的战争即将打响。上官青云近来确实因吕菲菲的事，把这最重要的公事给忘记了，有如一个大战在即却浑然不知的士兵。

吕菲菲来到新的办公区域，重新调试了机器，测试网络连接的稳定性。毕竟是新安装上的光缆，运行速度很快，“上帝之眼－@”系统运行一切正常。她打开网页想看看国际上这两天有无重大事情发生，但除了有关中东和石油的事件争议多些，其他一切平静。潘卫国和鲁海波通过电脑局域网内网把一些股票、指数、大宗商品、货币、债券的相关情况汇报给吕菲菲。吕菲菲从中节选了一些重要的部分，再上交给了贺大智和上官青云。

“开市了，‘一’字涨停！”陆明激动地说。

众人都随着他的声音看向各自的电脑屏幕。东海发展股票一开盘，上万手的大单死死地封在了涨停板 5.05 元价位上。

吕菲菲快速地敲打着键盘：“系统显示这些大单里有三分之二来自北京，有三分之一来自天津。都是出自同一证券营业部不同的几个下属分部。”

“嘿嘿，好家伙。”贺大智说，“他们果然沉不住气，开始发动行情

了。这真是给我们送了一份大礼，恭贺我们喜迁新居！”大家都跟着贺大智笑了起来。

“有件事情知会大家一下，公司专门为你们请了一位居家式后勤保姆，中午统一在这里用餐，晚餐如果有需要在这里吃的，自行报餐，餐费按市价收取。”贺大智见大家都高兴，索性再给大家一个惊喜。

“‘一’字涨停意味着什么？”鲁海波不解地问，因接触股票不久，突然问出了这样一句。

“意味着后市还要涨。至于缘由你以后会慢慢明白……”

鲁海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上官青云看了看电脑里“一”字涨停的东海发展，在大盘低迷的情况之下，牢牢地占据着涨幅排行榜第一的位置，尤为显眼。既然涨停了，那就没有什么事情了，现在他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这次联庄吴总将要发起的战役是什么，开辟的新战场是在哪里。

临近中午，大厅里进来两人。一个是中年妇女，一个是年轻的女子。年轻的女子刚进屋就喊道：“爸，我给你把人带来了，我单位还有事，去看一看那房子我就走……”

“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的，这是办公的地方。”贺大智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却带着微笑。

就在一小时前，张副总打电话过来告诉他要去办理地下钱庄和承兑汇票的事情，不能亲自把这个保姆送过来，问他怎么处理这事，他就想到了女儿贺兰兰，顺便让她也来看一看给她买的那套房子。

贺大智安排王彤、吴宏两人帮着把保姆的行李及一些做饭菜的原料搬进了指定的房间后，就带着女儿来参观这新的办公地点。

操作室里，几个人都在电脑前忙着。贺兰兰扫了一眼，看到正低头忙碌的上官青云后喊道：“喂，小气鬼，你在忙什么呢？”

上官青云听到声音后起身走到贺兰兰身边，简单地握手招呼了一下。操作室里除了吕菲菲与潘卫国没有见过贺兰兰以外，其他人都见过。吕菲菲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她年龄与自己相差不大，但气质却完全不同，一看就知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很美，身材匀称，双腿修长，笑容明媚，声音很动听。从她跟上官青云打招呼的方式，吕菲菲很快就察觉出什么，那是女人专属的第六感发出的信号。吕菲菲心想，不能就这样败给了眼前的女子。她带点醋意地望着他俩在那里交谈，完全把在场的其他人当成空气。

“请问你是？”吕菲菲主动走到上官青云的身边，看着贺兰兰问道。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贺总的女儿贺兰兰。”上官青云连忙介绍她俩认识，“这位是我们这里的美女副总吕菲菲。”

贺兰兰很友好地伸手与吕菲菲握了握。“听我爸说过，你们这儿来了一个美女副总，今天一见，没想到这么美丽有气质。”贺兰兰的话说得很客气也很到位，让吕菲菲听着也舒服，但她的第六感告诉她，贺兰兰对上官青云的感情绝不是朋友那么简单。

“想不到你就是贺总的女儿，这么漂亮，白净，聪慧。”

两人还想寒暄些什么时，贺大智过来把贺兰兰叫走了，说是带她去看房子。贺兰兰惆怅地望了一眼上官青云，跟着父亲走了。

可她的这一切表现吕菲菲全都看在了眼里，心想眼前的这个女子会是自己的情敌么？她此时不想细想，待贺兰兰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后，她理也不理上官青云独自回到电脑前。上官青云无趣地走开，一切又回归了平静。

吕菲菲重新回到电脑前，面对着系统呈现的纷乱复杂的各种数据，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她在想刚才那个问题，在想那个有可能成为自己情敌的女人。但她转念又想，现在她已经抢先一步得到了上官青云，跟

他有过肌肤之亲，也算是先人为主了吧。如果哪天上官青云又选择贺兰兰，那她就可以断定上官青云是个花花公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多情种子，也就是一个风流倜傥有点才气的男人而已。那么，他也就不算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他跟他的关系也就只能保持在“一夜情”的概念里。“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男人，也不会这样做的，也许是自己多想了。”吕菲菲在心里对自己说。她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个的假设，又一个个否定。

因公司账户上只有东海发展这只股票的货，东海发展又全天“一”字涨停，上官青云感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主动走到吕菲菲身边，请她帮助收集一下近期相对活跃的和相对死气沉沉的板块的资料。吕菲菲是个工作和情感能一分为二的人，这是她最大的一个优点，她不会因为个人的情感问题而影响工作，也就欣然答应了。上官青云为了感谢她，主动帮她连同自己的晚餐一并上报到了保姆那里，并交了餐费。

今天保姆做的饭菜不错，很合大家的胃口。吕菲菲因有心事，独自在一旁挑挑拣拣地吃了一点儿，没有吃完就说有事先回家了。

女孩子大多喜欢把心事偷偷地藏匿在心底，或者找一个很知心的女伴来倾诉。吕菲菲现在身边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她只想快点回家上线，找干爹来诉说一通。可是干爹这几天就跟失踪了一样，一个信息也没回。她现在只能一边做点其他事情打发时间，一边望着电脑发呆。

时间一点点过去，聊天软件里传来了信息提示。吕菲菲见是干爹发来的，大为欣喜。

干爹：干爹这几天太忙，你发来的资料我都看过了。

吕菲菲：干爹，我好想你啊！

干爹：我也很想你呀。

吕菲菲：我发给你的资料你只是看了看呀，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干爹：我人老了，打字慢一点儿，你要等我慢慢说的，看把你急的。

干爹：我找人去查过了，你收集的这些都是真的。另外我得到的信息是：他们目前设在亚洲总部的“美人豹基金”，资产总规模近 50 亿美元。其中以亚洲为投资重心的基金中，有 22% 落户中国，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吕菲菲：有 22% 的资金进入了中国？

干爹：是的呀，中国不是正在大搞招商引资么，他们正好借机进来了，以发展当地经济为名，先行布局潜伏在中国的资源领域，如农业、矿藏、稀有矿藏等。据说，他们还参与到了奶牛乳业集团的对赌协议之中。

吕菲菲：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实施？

干爹：阴谋倒不敢说，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赚钱，一切为利所动。中国历来在列强眼里就是一块肥肉，现在这只羊正处于成长期，等时机一成熟，他们就可顺理成章地剪羊毛吃羊肉了。

吕菲菲：这……这……

干爹：招商引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引得好，管得顺，就能很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建设服务；反之，一旦失去控制，就反过来成了别人掠夺经济发展果实的工具。这是所有资本的共性——贪婪。

吕菲菲：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上次你让我在上海见的那个吴建国叔叔，他的身边就有两个外国朋友，听说是什么“经济刺客”。

干爹：什么？什么？

干爹：这事是他们告诉你的？这事怎么能乱说呢？

吕菲菲：干爹你不要这么紧张嘛，“经济刺客”是听上官青云说的。

干爹：唉！他们办事也太不小心了，这事怎么能随意乱说呢？其实做人还是低调一点儿的好。

干爹：这么看来，你说的这个上官青云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不知他的人品如何？

吕菲菲：干爹，有一件事我不知该不该跟你说？

干爹：又有什么事？难道是个人感情的事情？我以前不是提醒过你，你需要结婚了，就安安心心地找一个，我会给你们安排婚事。不要老在那里搞什么网恋，你的那些黑客朋友里，能有人配得上我的干女儿么？

吕菲菲：干爹，你说什么啊！什么网恋网恋的，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吕菲菲：我要告诉你的是，是……我爱上了上官青云。

干爹：啊，你爱上了他？难得从你嘴里说出来爱上哪个人，你最多只是说喜欢。

吕菲菲：这次不一样，我说的是真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干爹：什么怎么办？你以为在搞凉拌菜呀。如果是真的，等我把移民的事情办好，就把你们接过来把婚事办了。

吕菲菲：啊啊啊，你原来去加拿大办移民呀，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还要保密。

干爹：这不是在跟你说了嘛。对了，你对他了解多少？

吕菲菲：我现在有点矛盾，不知该不该爱他。我怀疑他还跟他以前的未婚妻有来往。还有，我发现贺总的女儿也挺喜欢他。

干爹：哦，有这样的事情？

干爹：听干爹的，如果你真心爱他，就要把他抢到手中。

吕菲菲：干爹，你以为我是土匪呀，抢到了人，抢不到心怎么办？

干爹：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相信我干女儿的实力，你这么聪明伶俐，我想他那小伙子不会没有眼光吧。

吕菲菲：好啦，不说这事了，想起这事就有点烦。

吕菲菲：你一个人在那边要多注意身体，我可不想你有什么事情。

干爹：这个你放心，不是有你的张叔叔和王叔叔陪着我嘛，有些具体的事情都是他们去办的。

干爹：听贺大智说，你们搞的新系统运行很正常，算是成功了？

吕菲菲：什么叫算是成功，本来就是成功了。

干爹：那好，就在这几天，吴建国叔叔会来找你们。那个事情现在看来可以行动了。他们前几天还一直在问这个新系统的事情。

干爹：你记住了，你要跟他们说，你们只研发了两个系统“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那个“上帝之眼－@”系统先不用跟他说，贺大智那边我会跟他打声招呼。

吕菲菲：好啦，我听干爹的。

干爹：没有什么事情了吧，上官青云的事情你自己把握，需要我做什么你就只管对我说，我可不想我的干女儿被别人欺负。

吕菲菲：好好好，你要多注意身体啊。

吕菲菲等干爹下线后，并未关电脑，重新打开“上帝之眼－@”系统的编程，修改着一些数据，直到满意了才上床去休息。

* * *

周二，大家都来得比较早。上官青云和潘卫国、鲁海波三人在咖啡吧翻看着贺大智带来的一些报纸杂志。吕菲菲则独自在机要室操作着电脑。

离开市时间差不多了，贺大智通知大家都进了操作室。干这种吃庄、跟庄的事，是最轻松不过的了，不用自己去操什么心，只要摸准庄家操盘手的脉搏，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就能随着它一起前进后退，有时还可

以偶尔在一些关键点位出手帮庄家托一托股价。这种风险性极小的操作，对于贺大智他们这些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的将帅来说则感到有点无聊了。潘卫国、鲁海波两人也算机灵，有事没事总是跟王彤、吴宏、张浩、陆明在一起聊一些操盘的事情，久而久之，他俩也算得上是一个准操盘手了。而王彤他们也学到了很多摆弄计算机的技术，对黑客产生出一种膜拜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勤奋好学，都会得到很好的收获，而且他们并不笨。

如果说，昨天东海发展的“一”字涨停在以往的股市大盘中犹如昙花一现，只是抢眼而未引起众多人注意的话，它今天开盘之后的再度“一”字涨停，就更让股民热情高涨了。

“我们系统显示，在集合竞价时有大额的抛单出现，但股价未达到昨天的涨停价，但也很快就有一批比这更大的买单把它全部接收，并且是以今天的涨停价吞灭了它。”吕菲菲说。

“这是在利用集合竞价做文章。”贺大智说。

“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给股民看，证明他们的实力很强。”上官青云说。

9点30分开盘时间一到，东海发展的股价5.56元再度“一”字封死在涨停位上。

不知大盘是受它的影响呢，还是因为沉闷得太久突然爆发，一个小幅度的高升之后，一路高走。

“吕副总，你的系统能跟踪到东海发展在集合竞价时那笔大的卖单是来自哪里吗？”贺大智突然发问。

“好的，马上进行数据同步。”吕菲菲答道。

不到10分钟时间，吕菲菲就给出答案：“那笔卖单全部出自北京，是庄家自己做的假象，不过不是昨天的那个交易通道挂出的。”

“哦，这种行为在集合竞价时是会经常见到。”贺大智不以为然。

“贺总你认为这个操盘的主力会这样一直把股价‘一’字涨停地控制下去吗？”上官青云问。

“我看不会，最多明天或者后天就会结束，你的意见呢？”贺大智连答带问。

“我差不多也这样认为，如果东海发展今天的‘一’字涨停被打开了，并能在全天收盘后还封在涨停上，那它明天连续‘一’字涨停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如果它今天一直封涨停到结束，那它明天就不会再‘一’字涨停，必定主力要股民进来接它抛售的货。不然它就成了大象起舞自娱自乐了。”上官青云略带分析性地说，“要这样，明天我们也可以见机出一些货了，毕竟现在获利还是可观的。”

“我很认同你的看法。明天就安排大家操作，不管是‘一’字涨停，还是没有涨停都要出一部分。”贺大智正说着，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吴建国的号码。

“吴总你好……”贺大智边说边走出操作室。

不一会儿，接完电话的贺大智重新回到操作室。“不管怎么样，这周要把东海发展的货给清了。周六，上官副总和吕菲菲跟我去趟上海见吴总，他刚才来电话了，可能要准备开始我们的行动了。”

周三，面对着东海发展股票高开4%的开盘，贺大智果断地下达指令开始出货。吕菲菲密切地监视着系统里显示出来的交易情况：“有大单也在跟着我们出货，而且报价比我们还低。”

贺大智说：“重新调整报价，把预定的出了。”

东海发展股票开盘价5.80元瞬间落到了5.70元，而且还没有要停止的意思，昨天那些封停大买单今天完全不见了。股价还在往下掉，当股价跌到5.62元时，突遇一股强大的买单。随之而来的卖单减少了。股

价很快就从 5.62 往上回升到 5.80 元、5.85 元，在 5.95 元处小停了一下就很快上蹿到 6.04 元。贺大智放出的货已全部被消化。

贺大智再下令卖出第二批货。股价随着卖单的增多、买入的减少，很快又回到 5.70 元，在 5.70 至 5.80 元反复纠缠。在临近上午收盘时，一股强大的买单再次把股价拉升到涨停的 6.12 元。贺大智见股价再度封为涨停，第三批货的出货量高出前两批的近一半，并顺利地卖掉。

中午休息时，大家一起总结了盘面的情况，其中吕菲菲说得最多的就是“主力也在放货”！

“我想应该不会，要是开始出货了，他们一定会发出盘口信号的。”上官青云说。

“再看看下午的情况。”贺大智说。

果不其然，下午开盘没有多久，股价再次从涨停处被强大的卖单打开。吕菲菲边操作着电脑边说：“主力发出了盘口语言：今天先是试抛，看一看股价下接承压的情况，谁让你们一下出那么多货。”

“有人说遇到了一股不明的货在出，怀疑就是上次偷偷抢走的那批货。”

“妈了个巴子！……”

吕菲菲一边翻译着这些盘口语言，一边窃笑不已。

“这样，今天我们把出货量降下来，最多卖出二分之一，余下的明后两天见机全部清场。”贺大智吩咐大家。

随后操作人员按照贺大智的要求化整为零出货，这样就很难让对方的操盘手看出来抛售的力量来自哪里。

东海发展股价伴着交易时间的结束，震荡着再次冲往涨停并死死地封住。东海发展成了当天股票市场最大的亮点，全天成交额达到 13.8 亿，振幅达到 9.53%，换手率达到了 66.3%。当然，今天的大盘也是很

给力的，涨幅达到 +3.1%。

当晚的财经新闻与各路分析专家都在谈论着东海发展。

周四，东海发展这几天的表现特别抢眼，因股价异动被临时停牌 1 小时。停牌时间一结束，股价小幅 -1.42% 低开后，随即再度受到股民的热捧。股价很快回升到 +2.05%，股价在 6.25 与 6.20 元来回震荡，直到上午收盘结束。

“等到下午，股价如果还在这个价位来回震荡，就少量地在余货里出掉三分之一，如果再遇到像昨天尾盘那样的情况就全部把它清了。”贺大智说。

“还会再冲涨停？”潘卫国和鲁海波两人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面面相觑。

下午开盘，先是一个大的买单把看似下跌的股价托住，紧接着又是几个大单把上面的卖单全部吃掉，股价噌噌地直线往上奔。东海发展股价很快就上冲到了 6.64 元。

贺大智刚安排完把手中所有的货全部清掉，就听到吕菲菲说庄家的盘口密语出现了。

“除了安排小量接货的，其他分时点、分价格出货……”

已成为了热点受到追捧的股票，就算你怎么无意地出货，也总是会遇到那些拿着真金白银来接货的人。追涨，是人性欲望贪婪最直接的表现。这跟那些盲目追求高档商品、奢侈生活的欲望一样。

贺大智出完手中的货，股价也未再跌落到 6.50 元以下。跟昨天一样，在临近尾盘时，东海发展反而再度冲上了涨停价 6.73 元，直到收盘。东海发展股票今天的成交额虽然很高，相比昨天仍有所回落，成交额依然达到 7.7 亿元，振幅达到 11.93%，换手率 34.60%。

面对这样的结果贺大智开心地笑了，他再次向吕菲菲等机要组的人

员表示了感谢。有了他们的帮助，让他省心省力了不少。在这样知己知彼的跟庄战役中，要想不打胜仗都难。现在看来他分配给他们的福利也是物有所值的。

上官青云私底下也向吕菲菲表示了祝贺，祝贺他们系统研发成功，还说日后单独再请她去海边游泳。

吕菲菲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那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在跟干爹倾诉完后，她心情开朗了很多。她现在要改变策略，把以前的主动变为被动。哪里只有藤缠树，而没有树不喜欢被藤缠的道理呢。

第二章 狙击涨停板

当大海的巨浪涌起时，要让它平静下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有的人特别想要出名，而有的人特别害怕出名，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普通人的生活。

华新证券大户室，旗开得胜的魏军团队，又多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子陈晓燕。因她跟马莉莉的关系，又加上她在收集有关东海发展股票资料上的努力，魏军也欣悦地接受了这个女孩子，让她加入了自己的团队。

今天周四了，离本周交易结束只有一天了。东海发展股票果然不负众望，股价在尾盘时还冲上了涨停，在临近涨停时，魏军通知兄弟们把手中的股票全部获利给清空。这次的回马枪，让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也更让大家见到了“楼兰美女”，他们终于在这个沉闷得快让人发疯的股市里咸鱼翻身了。看一看买入股票的成本价，再看一看现在的卖出价，那可是连续几个涨停板，几近翻倍的利润。在昨天那种强烈的震荡中，如果不是魏军镇定自若的指挥，刀一辉的利润肯定又少了很多。“不见楼兰终不还，不见楼兰终不还……”大家欢呼雀跃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楼里回荡。

这一战的成功，邓经理也跟着中了头彩。他特意来到魏军面前表

示感谢，说是要把他们的辉煌战绩给宣传出去。这对他们证券公司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不仅能在股民与客户之中增加一些名气，更能为证券公司引来许多新客户。他的这一想法，刚跟上级汇报完，就得到了刘总经理肯定的回答：“这么好的事情一定要大力宣传，‘狙击涨停板敢死队’名字太长，不好记，要不给他们改成‘涨停板敢死队’，多牛 × 的称号！让同行的人也知道我们这里隐藏着这么一支神秘的民间队伍。”

随后《国家证券报》《宁海财经报》等各类财经报纸在头版刊发了《涨停板敢死队》一文，首次披露了华新证券宁海解放南路营业部“涨停板敢死队”的情况，宁海敢死队自此进入公众视野。

正如邓伟强所料，他们以证券公司的名义联系了一些新闻媒体，经过众多媒体的宣传，这个称号很快就在沉静的股市里掀起了一股崇拜热。处于熊市中的股市需要热点，散户股民之中也需要热点，这种热点是他们心中的希望，是他们精神上的寄托，“涨停板敢死队”成了股民心中的英雄，崇拜的偶像。慕名前来华新证券开户、转户的股民越来越多，前来学习取经的股民也越来越多。其操作手法，也被越来越多的股民投资者所效仿，以至于江湖一时盛传“炒股不跟敢死队，便是英雄也枉费”的说法。

“出名啦，我们出名啦……”当刀一辉尽情地享受着粉丝们的追捧时魏军就对团队来了个约法三章，也对他们所在的证券公司提出了保密的要求：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个人采访，不透露他们所持有股票的仓位及价格情况等。最后还得把他们另行安排到一个隐匿、独立的大户室。

“涨停板敢死队”队员随后在兵中光电、南京熊猫、第一百货等上百家股票中，都留下了足迹。敢死队员们伴随着股市中一个又一个的

斩获，一次又一次的打榜上名（沪深两市龙虎榜），其称号也似有一统股市江湖之意味。而在狙击兵中光电股票的一场战役中，兵中光电股价的异常波动却也早已经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证监会已暗中对兵中光电的买卖情况进行了调查，宁海敢死队也进入到了证监会的视野。

有的人特别想要出名，而有的人特别害怕出名，这是由个人性格所决定的，魏军就属于后者。他不想自己在这个江湖里有这么大的名气，他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普通人的生活，他只想他的妻子能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就这么简单。

当大海的巨浪涌起时，要让它平静下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涨停板敢死队”以后的操作，仿佛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让魏军他们很头痛，证管办的人有事没事就监视着他们的行踪，不是因为他们操作股票用的“涨停板”技法，而是怀疑他们有操纵股票的嫌疑。

如今，魏军他们随着资产不断地增多，只能选择在股市里销声匿迹，但有一件事他们必做：每年都定期地选一个良辰吉日去明通寺烧香还愿。有一段时间里真正的敢死队队员销声匿迹后，全国各地倒是出现了一批自称为宁海敢死队成员或其徒弟的“私募高手”，到处拉帮结派。为此还有人编写了题为《宁海炒股高手集》的系列图书广为宣传，甚至有人在网上公开叫卖宁海敢死队的培训教材。

股市中的这一民间热点新闻并未逃过上官青云等人的眼睛。他拿着手中的《国家证券报》找到贺大智，征求他对此事的看法。贺大智准备从上海回来后，找个时间接触他们。

贺大智要联系魏军他们自然是容易的，因为有华新证券这一层关系。他们代表的不是官方，而是庄家，不是去找碴而是去表示友好。庄家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事情，与这些民间高手进行资金联营，这在证券

资本行业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如能通过深入的接触达到将民间高手招安的目的，那便再好不过了，也是这些民间高手喜闻乐见的事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魏军他们的身份等级也会随之而提高。

第三章 火中冰

股民们不都是这样么？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断在这中间寻找来，寻找去。最后能落得个手捧金砖的又有几人？

周六一大早，上官青云就从泉翠庄园把吕菲菲接到贺大智的住处，等贺大智收拾完毕就驱车往上海方向驶去。

“青云，这几天你的功课做得怎么样了？”贺大智的话打破了车里的沉闷。

“我查看了很多板块。”上官青云一边开车一边说道，“通过我的量化模型在沪深两市中寻找，从蓝筹到农业，从成长型到价值型，从科技类到互联网类都仔细地筛选过一遍，池子里并未发现有什么鱼在异动。”

“哦，全筛选过一遍了都没有发现？”贺大智觉得有点不合常理。

“嗯，是这样的。”上官青云很肯定地回答。

“吕菲菲，你那边的新系统里有没有出现异样？”贺大智再问。

“贺总，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这个新的系统里还没有设置这个程序，不过只要适当地改动一下程式参数就可以知道。”

吕菲菲被这样一问还真不知怎么回答，原来设计的系统里没有加入全盘异动股票的跟踪程序。但是要跟踪整个池子里所有异动股票也不难，她只要适当地改动一下程序设置就可以了。

“哦，原来是这样……”在刚开始设计系统时，贺大智没有要求这一点，所以现在也不能责怪她。

“这一次去见吴总他们，‘京城八爷’交代过，关于系统的事情，我们先统一一下口径，就说开发出了两个系统：‘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至于那个什么……‘上帝之眼－@’系统先不用跟他们说。”贺大智借此机会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上官青云和吕菲菲两人点点头表示知道。

一路上，贺大智靠在后座上，一言不发，好像凝神思考什么问题。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吕菲菲觉得无聊，就打开了CD机放进一张邓丽君的专辑，调好音量的大小，调节车内的气氛。

约三个小时后，车子进入上海市区，吕菲菲建议入住上次下榻的华美国际酒店，一方面那个酒店离跟吴总见面的地方不远，另一方面酒店服务不错。贺大智认为住哪都一样，也就让上官青云驱车直接驶往那家酒店。

贺大智让上官青云开三个房间，一人一间，因他还不知道上官青云跟吕菲菲的关系达到了哪种程度，只开两间感到不合适，就订了三间。办好手续后，贺大智交代各自回房间简单地整理一下，半小时后酒店大厅见面，顺便一起去吃中饭。

贺大智整理完衣装，给吴建国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上海，问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会面。吴建国说随贺大智来定，他就在上海浦东大酒店的1209号房间里等他们。

贺大智见三人都到了大厅，问：“你们想吃点什么？”

上官青云说：“咱们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见离酒店不远处有家闽南菜馆，看上去生意还不错。”

贺大智用征询的眼神望着吕菲菲，吕菲菲点头表示同意。

约一个多小时后，三人从闽南菜馆出来，都是一副很满足的样子。回到酒店停车场，贺大智示意上官青云开车直接去上海浦东大酒店。

上海浦东大酒店 1209 号房间的门铃响过几声之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开门迎接。

“你好，贺总你们来了。”刘水生笑脸相迎。

“哟，原来是刘总经理啊，你比我们还先到了。”贺大智客气地说。

1209 号房间是个商务套房。迎客厅里已经有两人坐在那里闲聊。贺大智看是上次见过的吴建国和陈彪，依次跟他俩握手问候了一番。

可能是因为彼此熟悉了的缘故，吴建国一改上次盛气凌人的态度，笑着说：“让你们从宁海赶过来，真是不好意思，辛苦你们啦。”

“吴总说哪里的话，这么客气。”贺大智忙客气地说。

刘水生在一旁负责冲泡工夫茶，倒好三杯茶水递给三人。

“我们先在这里小坐一下，等一等还在开会的张副主席。”吴建国说。

贺大智不知道吴建国所指的张副主席是谁，也不往心里去，点头示意。

吴建国仔细地打量着吕菲菲——她今天身着一套质地华丽、做工考究的淡蓝色裙装打趣地说：“我们的吕大小姐，今天很漂亮哦！这般光彩照人，得要迷死多少人啊？”

吕菲菲淡淡一笑：“吴叔叔说哪里的话，又在取笑我了不是。”

吕菲菲未等吴建国接话，紧接着说：“那两套系统程序都按您的吩咐搞好啦，您可要在我干爹面前多表扬一下我，不然他又要批评我不求上进。”

吴建国被吕菲菲娇俏的模样逗乐了，笑着说：“这个容易，我跟你干爹的关系那可是从战火堆里走出来的。行行行，我自会多到他面前夸奖你的。”

上官青云见吴建国在说与吕菲菲背景相关的事情，就在一旁仔细听着，虽然不知道吴建国所指的“战火”具体是指什么，但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是不一般。

“你好啊，上官副总。我们好久不见了，上次一别，说真的还有点想你。你内在的文化气息，跟我追求的文化品性还是蛮投缘的。”陈彪找个话题跟上官青云闲聊。

“彼此彼此。我知道陈总文武双全呀，确切地说应该是个诗人。你上次即兴而作的《临江仙》我可是记忆犹新啊。”上官青云应对道。

“见笑见笑。今天难得有空闲时间，要不我俩切磋切磋也好加深一点儿对彼此的了解？”陈彪说。

“切磋不敢，瞎聊倒是可以。”上官青云说。

说话间，房间的门铃响起，吕菲菲起身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

房间门开了，来人见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先是一愣，随即问道：“请问吴建国是住这里吗？”

“是的。”吕菲菲刚说完，就见吴建国走过来跟来者打招呼：“韩总，您来了啊，我们都在等您呢，贺大智他们都到了。”

被吴建国称为韩总的人名叫韩斌，40岁出头，身着品牌正装，体格强健，浑身都透着果断与干练的气息。

房间里的人听到是韩总来了，都起身相迎。吴建国对在座各位逐一做了介绍。

“今日一见，果然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啊！”韩斌夸赞道。

大家都谦虚地笑了笑。

韩斌问：“华新证券的李总还没有来吧？”

吴建国说：“听说李总跟张副主席开会去了。他们说开完会再联系。”

韩斌说：“奶奶的熊。这些当官的，就是会议多。”

韩斌接过吴建国递过来的大中华香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

吴建国说：“韩总您现在可是鼎鼎大名的‘护花使者’啊！”

韩斌说：“别听江湖上的那些传言，那只是碰巧而已。”

原来，有一次韩斌跟几个朋友去看一个著名的模特表演，表演结束后，人家模特听说他是炒股的，就问韩总买了些什么股票。结果却是韩斌反问人家模特手中持有的是什么股票，当模特告诉了他所持有的股票之后，没两天那模特所持有的股票连续几个涨停。后来这个段子便在江湖中广为流传，韩斌也因此被戏称为“护花使者”。

大家听了这个典故之后，开怀大笑。吕菲菲却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上官青云，仿佛在问，如果我是那个模特，你会这样做吗？

随后大家又是一阵闲聊。

陈彪问：“上官副总，听说你是海归人士？”

上官青云说：“海归谈不上，只是到国外学习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也算是海归的话，我看你还是称我为‘海龟’吧！一只来自大西洋的龟！”上官青云自嘲地说。

陈彪被上官青云逗得发笑，继续问道：“那你怎么看待我们所从事的行业？”

“股市就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有些亏了钱的股民就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投资失败。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股票应该是让他们赚钱而不是亏钱的。股民们因为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断地在这中间寻找来，寻找去，最后能落得个手捧金砖的又有几个？还不都是横尸战场，哀鸿遍野。

“我们这些庄家能从股市中赚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开启这扇窗户的文化密码。但是要想在资本市场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还得靠实力说话。这是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博弈，也是人性和贪欲的较量。”

陈彪赞同地点了点头：“我赞同你的看法。”

上官青云接着说：“中国几千年来的强权文化特性与平民为奴的弱势奴性文化特性，已经渗透到国人的骨子里了。这两种文化特性相互交融，统治着这个国家。受强权文化特性的熏陶，资本市场便慢慢形成了一些代表少部分人的利益集团，他们充分地利用身边的政治经济资源，在资本市场掀起狂澜。而受大众弱势奴性文化浸染的普通老百姓却还期望着能在股市的大浪中淘金，期待着能从中获取暴利，其结果往往是输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正聊得开心，吴建国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一看，是张益副主席打来的，便急忙走到里屋，接通了电话。

“张副主席他们开完会了，直接去了华山路郁金香私人花园别墅，让我们现在就过去……”于是众人起身，张罗着往郁金香私人花园别墅去。

上海华山路的林荫深处，一座雅致的英国邮轮式的建筑泊在“岸”边，很有点地中海的蒙特卡洛风情，这就是郁金香私人花园别墅。那是一幢十分秀丽的英国乡村式花园住宅，它富有古典园林特色，整个花园融西洋派建筑和中国古典式江南园林于一体，置身其间大有一种远离都市尘嚣的感觉。

住宅有两处，东为主楼，西为副楼。不同之处在于主楼正中凸出呈梯形，副楼正中也凸出却呈半圆形。主楼南入口由双向石阶而上是大平台，柱式门廊，A形地坪，三开间。底层前部三间为客厅、餐厅，后部为书房。二楼为起居室、卧房，有木栅栏外挑长阳台。室内布置典雅，餐厅和会客室均用琉璃装饰。主楼外观用深色露木构架，浅色粉墙，南立面上下两层的木柱敞廊带有中国式样，底层遮阳板的图案也是金线加变形福字的图案，均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给人以宁静之感。

走进别墅院内，上官青云便被摆放在花园里的一块约两三吨重的精美大理石所吸引，按风水的说法就是镇宅之石。大理石纹案有如一幅精美绝伦的水墨山水画。画的一侧用金粉深刻的几个字更是让人回味无穷：相生：勾勒仁赢之世；相成：造化兆吉万象；相盈：成就风云际会；相和：凝练世界荣光。最后一行“持大道，天下往”六个大字更透露出一种无限的意境。

听到外面的声音，房里走出一位用人模样的中年妇女，将韩斌、吴建国等一行人领进了房间。众人穿过客厅来到一个书房前。女佣轻敲了几下门，听到屋里传来“请进”之后，便推开房门，等来客全部进去后自行关上了房门离开。

这个书房足够大，里边摆放的家具足可以用精致与豪华来形容。虽说叫书房，但房间摆放的书柜并不是很大，不过尺寸、格调与其他家具沙发等自成一体。

经过韩斌的一番介绍后，贺大智等人才得知，原来在书房里等他们的就是吴建国所说的张益——原证监会副主席。另一个就是华新证券上海总部的总经理李宏杰。

上官青云静静地打量着眼前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张益，一个50岁不到的中年男人，带有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特有的气质。他略显瘦削的脸上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额头有些发亮，三七开的男士发型掩饰不住有点秃顶的样子。他笑起来的样子与严肃时的样子显然是两个极端，上官青云一时没有想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但他有一双犀利的眼睛，经常透过镜片打量着在座的人，颇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李宏杰，英俊的中年男人，有些黝黑的脸显得健康、精神饱满，精明的眼睛在说话时，不停地转来转去，与说话时露出一口整齐的黑牙相得益彰。1.65米的身高在很明显突出的啤酒肚的衬托下，就显得越发矮

小，典型的江浙人普通话口音。说话时会偶尔伴有肢体语言来做搭配，倒也不显得有失礼数。

吴建国从随身带着的黑色皮包里取出打印好的项目策划书，分发给在座的每一位后，略去寒暄，直奔主题。

“今天，把大家都请到这里，就算是在项目启动之前，我们召开的一个高级内部会议。项目的总顾问是我们的张副主席，至于其他人的分工，项目书上都写得很清楚，在此不再多言。

“这次项目的主操盘手是陈彪，整个操盘方案的战略、战术都是由他制定，我们的行动代号为‘飓风行动’。开辟的战场，一个是宝利科技（1008），一个是西科建业（2048）。看似两条战线，大家放心，我们依然会以一条主线为主攻方向，另一条为佯攻，专用来干扰市场信息，混淆市场节奏，转移监管部门的视线。至于哪条作为主线来专项经营，届时我们会在盘中通过盘口密语通知各位。

“不过大家尽可以放心，我们不会再去走那老的三驾马车式的路子，那样费时又费力，而且还很不安全。我们不需要去谈什么价值，也不需要去谈什么估值，对于我们来说那些都是多余的，我们只谈价格，只谈影响力。谁的爆发力大，谁的影响力就大。至于其他的嘛，就让我们高薪聘请的那些分析师呀、专家呀去说，去唱，去吆喝！谁让它叫A股呢？A股A股，顾名思义就是哀鸿遍野的股。”吴建国说到这里，幽默了一把，大家都忍不住想笑。

未等大家发言，吴建国又说：“这次，我们要在这个哀鸿遍野的股市里做出一个神话来，让大家都喜笑颜开。我们借助目前外围股市的趋势和国家股市制度的各种缺陷，已经把我们的资本利用率做到极致。国外的科技热、互联网热不是刚刚过去嘛，但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余温未了。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这两个标的物，正是我们寻觅已久的对象。从它俩

最近几日在二级市场的股价看来，确实是死气沉沉的。可当我们深入实地了解它们的情况之后，发现这里边大有文章可做。嘿嘿，这当然得感谢我们张副主席的推介和引荐。”吴建国话末处也不忘对张副主席赞扬一番。

他略微停顿一下，喝了一口茶水，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们要做的文章，就是让股民感受到这只股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而这两家科技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确实不错，可以把它包装经营成一个行业里的成长股，打造成为一个可与 IBM 媲美的行业明星。”

贺大智等人都明白，吴建国的意思是要把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给搞上去。如果只靠自己的资金来推高股价还是有难度的，毕竟股价越高，风险系数越大，尤其是在整个资本市场大势不好的情况下，要想掀起滔天巨浪，还得依靠众人来推涨才行。

“你们打算把股价推到多少？”张副主席话不多，但字字铿锵有力。

“从现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来看，9 元钱不到，我们要把它做到 100 元。”韩斌接过话说。

“从 9 元做到 100 元？”在座的除了吴建国和陈彪以外，都感到不可思议。

“做到 100 元，这么高？打算用多长时间？”张副主席一脸严肃地问，“参与进来的会有多少？”

韩斌说：“计划内参与进来的有近千家，调动的资金总量会在 40 个亿左右；操作时间上不会超过一年半，要赶在中小板上市之前结束。”

“哦，动静比我想象的都大。时间太短，这样做风险确实很高。”张副主席说。

韩斌说：“没有办法，各路资金的时间毕竟有限，有很多都是短期拆借来的，我们只能做出我们自己的风格。”

张副主席浅笑了一下，陷入了思考中。

陈彪说：“在操盘技术上来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经过周密筹划……”

吴建国急忙补充说：“对对对，我们还有电脑技术上的支持。”说完盯着吕菲菲看了看。

吕菲菲明白吴建国的意思，接过话说：“我们新开发了两个系统，可以很好地辅助陈总把股票的盘面做得合理而漂亮，不会让人找出破绽。”

张益目视着吕菲菲，说：“这个我相信，不过监管办稽查处的人要是认真来查，不是完全查不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们知道吗，从2000年开始证监会一改原来的稽查局，设九大区局，2002年设立稽查二局，江洪萍曾先后担任稽查二局副局长、局长，她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的娘子军。”

韩斌说：“张副主席，这事你放心，我们自有分寸，不会让你太为难。你也知道，这次是联合行动，各投资方都参与了进来，我们才敢这么搞，就算他们稽查，也只是个深度的问题。这些都在我们的项目策划之内。”

“嗯嗯。”张益点点头又说，“虽然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我的一些老关系、老朋友都还在，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也会提前知道，好早做防范准备。”

刘水生在自己的上司面前也插不上话，只能靠献殷勤来表达自己的存在，蹑手蹑脚地给大家又是递烟，又是换茶倒水，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的两位外国朋友近来有什么消息？”张益问。

韩斌说：“你指的杰弗里·卡特和琼·凯雷丝？”

“是的，正是他俩。”

韩斌说：“他俩近来作为某国外基金的代理人，正在忙着审批 QFII 的事情，这次的行动他们没有兴趣参加，用他们的话说，可不想首次进入到我国就把事情给搞砸了。”

“嗯，这样好。那他们还有没有说到其他相关方面的事情？”张益再问。

“张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像他们这种人，个个都是人精，要想从他们嘴里套点东西，你不先付出点什么，他们是不会轻易张口的。这帮‘刺客’太他妈的恶心了。”韩斌带点怨恨地爆了粗口，很显然他是吃过苦头的。

张益淡淡地说：“是呀，跟他们打交道，一定要小心。对他们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确实如此！”韩斌肯定地说，“不过他们曾透露，想在我国先发动一场文化战略，然后是经济战略和金融战略！”

后两个战略众人都可以理解，但是对文化战略，大家还是有一些困惑。

韩斌说：“我其实也不太懂什么是文化战略，简单地说吧，任何的战争形式除了物质上的就是精神上的。文化是种思想，是种观念，是种精神产物。一切竞争的根本是文化的竞争，资源可以枯竭，唯有文化生生不息。文化又是意识形态的源泉，意识形态的核心又是信仰。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坚定的信仰是赢得胜利的根基。外来的国家想要对付有着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一个民族，就必然要采取一些卑劣手段，比如引导这个国家的女性堕落，破坏和瓦解这个国家男人的信仰，稀释掉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伦理观念，让它的国民以获取名利为最高目的，如行尸走肉般在物质世界里不断地自相残杀。你们想想，这是一种多么伪善而危险的文化细菌炸弹，比起‘非典’来那可是

强了几十倍、上百倍。我们不是常说嘛，不怕树根深，就怕树空心，一个国家的‘心’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在座的听韩斌这么一说，都若有所思。

“他们有没有提到经济战略和金融战略的具体内容？”贺大智问。而这也是在座的都想知道的。

韩斌说：“这些就是他们的战略机密了，我们的关系还没到那个层次，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什么捆绑经济和金融渗透。”

上官青云问：“金融战略里有没有提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相关信息？”

韩斌说：“好像有提到过，说是要努力争取在近几年内帮助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国际化，与国际资本市场基本接轨。到时什么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转融通等都会逐步实行。”

上官青云心想，这一下可好，中国的资本市场一旦与国际接轨，到时中国就有了做空机制，那些曾参与权证的操盘资金，还有一些机构申请套保对冲现货的空单，某些大户和“对冲基金”亦会混迹其中。他们或调动人脉关系，或施展“秘密武器”，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做空良机。届时，A股的市场格局将发生质变，他们将改变市场原有的游戏规则，而那些原来的个体老股民则会在各种壁垒之下，要么黯然退出股市，要么望股兴叹。

韩斌问：“不知张副主席那里有没有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消息。”

“目前还没有。”张益说，“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些。你们打算把总指挥部设在哪里？”

“这事我们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这个郁金香花园别墅的副楼，我们想借来用一用，作为总指挥部，等这场战役打完就撤走。”韩斌盯着张益说，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期待。

张益皱着眉头，想了想说：“这栋郁金香花园别墅本不是我的，是朋

友借给我接待朋友聚会时用的。他本人不在国内。这样吧，你说的副楼，那里原来是他的藏书楼，现在里边没有多少东西了，也空了好几间，我看这事可以。”

韩斌见张益同意了，高兴地说：“那我们这两天就安排人布置一下，主要都是操作用的电脑仪器。”

张益说：“这个你自己定，一会儿我跟着房子的女佣说一声。”

大家又闲聊了一段。见晚餐时间到了，在李宏杰的安排下，大家去了上海雍富会私人会所用餐。

回到住处，贺大智就将上官青云与吕菲菲手中的项目策划书一起收回，连同他自己的那份，一并给处理掉了。用他的话说，这些东西记住就行，留着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吕菲菲本想让上官青云陪她到上海外滩逛逛，但韩总说要先把电脑和系统都调试好才能出去。这样一来贺大智他们只能陪着干等。

这几天上官青云跟刘水生家长里短地闲谈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他们营业部“涨停板敢死队”的事情，对此刘水生很是得意地吹嘘了一番。得知回宁海后，贺大智与上官青云想约见他们，刘水生大为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为他们牵线搭桥。

两天后，郁金香花园别墅的藏书房最大的一间被改装成了一个军事化的战前指挥部。吕菲菲在一台电脑上专心地工作着，把电脑与系统调试好后，便手把手地教几位吴建国安排来的操作人员使用系统软件。这几个人有很好的基础，上手也很快。

等他们独立操作没什么问题了，吕菲菲便提出回宁海了。韩斌原来是想把吕菲菲单独留在上海总指挥部的，但见她执意要回去，也不便强求。其实他哪里知道，吕菲菲要回宁海是想跟上官青云在一起，毕竟在宁海比在这里要自由得多。

第四章 金玉其外

股市这个行当里哪会有什么真正的专家，只有输家和赢家。只有潮落之时才知道哪些人还在裸泳。

贺大智、上官青云、吕菲菲三人回到宁海后，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他们离开宁市的这几天，潘卫国等人就跟放了大假一样，闲得没事。

老总回来后，他们自然是收敛了很多。鲁海波还主动跟上官青云汇报东海发展这几天的情况。在过去几天东海发展的股价最高冲到了 7.40 元，对此上官青云并未感到奇怪，他们做股票的风格就是，卖完了就扔了，不再去想它。

吕菲菲回到宁海感到无比的轻松自在，她重新改动了“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系统的源代码，给它俩升了级。这样，他们用的这个升级版系统与吴建国用的系统在功能上就略有些不同。

因还没有得到指令，贺大智就只能先待着。虽然吕菲菲的系统里显示宝利科技（1008）和西科建业（2048）有些小小的异动，但在没有得到新的指令前，也就只能静看。联合行动就是这样，什么时候进入，什么时候撤退，什么时候拉抬，什么时候打压，都要听从主操盘手的命令。他控制全盘筹码的分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更掌握着舆论造势

的节奏。

等待是最无聊的。贺大智看了看办公桌上的台历，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五了，也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安排，就打了个电话给刘水生让他约“涨停板敢死队”的成员。刘水生在电话那头自然是满口答应。

周五，天气有些闷热，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气息。下午股市收市后，贺大智带着上官青云来到了宁海华新证券营业部。

在刘水生的办公室里，客服部的邓伟强将魏军和徐建领了进来。起初贺大智还感到奇怪，堂堂“涨停板敢死队”怎么只有两个人。后经邓伟强介绍才得知，原来魏军和徐建只是其中两名骨干成员。而刘水生则把贺大智说成是华新证券上海总部自营部的经济顾问，把上官青云说成是华新证券上海总部自营部的高级分析师。

“现在‘涨停板敢死队’的名气真是很大呀。”刘水生说。

魏军笑了笑，并未说话。

“邓经理好几次跟我提起你们想融资融券的事情，我一直在向总部汇报此事，这不刚好总部派人来检查工作，也顺便回复你们的要求。”刘水生的官腔打得真是到位，跟在上海时的表现判若两人。

“感谢刘总对我们的关爱，我们只想融点资，对融券不怎么感兴趣。”魏军客气地说，“我们现在虽说也积累了一些资金，但跟我们自己的预期还相差很远。”

“魏队长，说吧，你们想怎么个融资法。”刘水生问。

魏军说：“我们只想在要买某只股票资金不够时，得到快速的融资资金补充，帮我们完成当天涨停时的交易。当然，这种资金的利息可以把它当成短期借款来算，但不能是高利贷的那种。”

“原来是这样，这个好说。也就是说在你们的融资账户上给你们随时留着一笔款项，你们需要动用时会及时通知我们。”刘水生说。

“差不多是这样。”魏军说，“因为只要是某只股票登上了当日的龙虎榜，外面宣传的是某某证券营业部，而不是个人。”

刘水生浅笑了一下，诡谲地说：“传闻这次大盘6·24的行情是你们的杰作，而东海发展股票正好是这次行情的起爆点，我查看了一下你们的账户，你们可谓是全仓在这只东海发展股票身上。”

“这个只能算是运气和巧合。如果外面非要把这个功劳全归在我们‘涨停板敢死队’的身上，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你肯定比我清楚有多少人在股市里买卖股票吧。”魏军有意回避这种荣耀。

徐建补充道：“前一段时间股市冷冷清清的，在股民中盛传的小调是这样说的：股票深套的日子里，我读书，专挑外文书读，搬本大字典，查晕我自己；股票深套的日子里，我看电视，选超过100集的电视剧看，看晕我自己；股票深套的日子里，我上网玩游戏，没日没夜地玩，玩晕我自己；晕了好啊，等上面这些事情做完了，再回头看股市，HOHO哈哈……”

徐建说话时搞笑的样子，让在座的人都忍不住想笑。

魏军也借势幽默一把：“孔子说：三人行，必有股民；曹植说：本是一个庄，杀跌何太急；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股市中；陆游说：买入股票解套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股，留取资金等底部；徐志摩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本金一点儿也回不来。”

魏军这样一闹，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想一直带着这个称号在江湖里混下去吗？”贺大智严肃地说。

魏军想了想说：“你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称号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麻烦，至于是什么麻烦也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其实我们只想安安静静地在股市里凭自己的手艺混口饭吃。”

刘水生听出了弦外之音，说：“你们想销声匿迹？”

魏军说：“是的。”

“准确地说我们想销声匿迹后成立一个自己的私募。”徐建补充道。

贺大智说：“成立私募这个主意好，这个也是一些专业炒股人士未来的发展方向。”

“你们销声匿迹后想去哪里？”刘水生问。

“目前还没有想好。”魏军停顿了一下，略带思考状。

“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上海。”贺大智说。

“上海倒是没有想过。”魏军说，“不过可以考虑。”

贺大智见机说：“如果你们去了上海，又想成立自己的私募，到时可以联系我。”

徐建听贺大智这么一说，急忙接话：“好啊，好啊。”魏军在一旁也跟着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贺大智的邀请。

在彼此的闲谈中，贺大智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就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上官青云的联系方式一同告诉了魏军和徐建。随后贺大智提议一起去附近的宁海大酒店用餐。

晚餐时，魏军将敢死队员全部都叫上，正好一个大圆桌。刘水生、贺大智和上官青云总算见到“涨停板敢死队”的全部成员。用餐期间，大家没有什么拘束，天南地北地畅所欲言。显然魏军已提前给几位兄弟交代过一些事项。席间，上官青云言语并不多，以倾听为主，偶尔问一问魏军的兴趣和爱好。上官青云对魏军谈到的军事、文学、中国武术、时事方面的一些个人见解很是认同，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跟自己的价值观很契合。当魏军提到对李小龙的截拳道的认识与理解时，上官青云感到似曾相识，那是他以前在美国跟黎叔闲聊时说过的话，是他个人的理解与观点。但现在却从魏军嘴里说出来，这会不会太巧合了点呢？他没有

过多地想，毕竟两人在这个行当里所处的位置不同，一个是顶尖的散户，一个是专业操盘人士。

“我不认为股市这个行当里会有什么真正的专家，只有输家和赢家。其实所有的参与者都可以称为散户，只不过每个散户所代表的资金量不同而已。那些握有重金的机构，其实也可以称为散户，不过是大散户而已。”上官青云的这番话引起了在座的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晚宴在尽情言欢中散去。

日后，“涨停板敢死队”便移师上海。在“1·14”行情和“9·14”行情中，敢死队又大显身手。经过几大战役之后，华新证券、方华证券等几家证券公司的上海营业部也都成了名噪一时的“涨停板敢死队”的聚集地，他们以操作短炒和作风剽悍而闻名。其后，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方华证券上海肇嘉浜路营业部很可能会成为新的“涨停板敢死队”的聚集地，成为新的游资风向标。

* * *

上官青云上床休息前给吕菲菲打了一个电话，吕菲菲想听的并不是他们如何跟“涨停板敢死队”队员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是最后一句：“明天接近中午时我来接你，一起去海滨公园俱乐部游泳！”这是吕菲菲多么期待的事情呀，总比每天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却要整天对着那该死的股市好吧。

现在吕菲菲的内心已经有了答案，上官青云不是一个古板的职业投资人，她隐约感觉到他那尘封的情感大门正在悄悄地为她打开。挂完电话，吕菲菲便祈祷着上天赐给他们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第二天，晴朗的天空如期而至，蓝蓝的天空里阳光明媚。上官青云把吕菲菲接到了海滨公园俱乐部。这是宁海一家私营性质的俱乐部，坐落在海边。俱乐部的主屋群正对着的是长长的沙滩和浪花涌动的蔚蓝大海，主屋的周围都是一些棕榈林，恬静的环境令人心旷神怡。

上官青云在俱乐部领了一些简单的设备，让服务生安放在离俱乐部大厅 50 米开外的海滩上。随后，两人换上泳衣，手牵着手，一边吹着海风，一边踩着湿湿的沙子在沙滩漫步。吕菲菲尽情地享受着海浪涌过脚踝的感觉，整个人完全沉浸在这海天一色之间。

然而上官青云与吕菲菲甜蜜亲热的情景却被不远处的贺兰兰看在了眼里。

原来，贺兰兰想在周末到泉翠庄园的新房子来仔细看看周围环境，等她仔细考察完新房周边的环境，准备开车离开时，却看到一辆很熟悉的黑色轿车从眼前开过。她认得那是上官青云的车，出于好奇也就一路跟着，这一跟不要紧，却跟出了伤心的泪水。她喜欢的男人却跟另一个女孩子在享受浪漫时光，悲伤瞬间袭遍了全身。回到车里，她久久不能平静，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

车窗外，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近乎绝望的孤独。阳光明媚却又如此迷离，有如雾霾，笼罩了眼前的一切。她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跟上官青云花前月下缠绵细语的情景；她曾幻想过，跟上官青云一起步入婚姻殿堂的情景。可这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

车里正播放着《情殇》：“……情殇无悔，不懂的人不会了解；午夜梦回，梦毁午夜，话已说绝；情殇无悔，一点一滴都凄美，当真心枯萎，当誓言瓦解，不必再说谁恨谁……”

贺兰兰越听越伤心，越伤心越流泪。

不知过了多久，贺兰兰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发动了车子，望着远

处上官青云的背影，说了一句祝福的话，然后绝尘而去。

上官青云与吕菲菲两人对这一切全然不知，踏着海浪来回走过一段距离后，转身迎着轻微的海浪往大海里走去。上官青云的水性很好，吕菲菲相对要差一些，但她不害怕，此时她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安全感。两人游过一段安全距离后又折回，在齐胸的海水处停下。吕菲菲抱着上官青云深情地吻了起来……吕菲菲长久压抑的情感，此时完全爆发了出来。在吻得接近缺氧时，吕菲菲的粉唇离开了上官青云的嘴唇，对着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以后我们每个周末都来好吗？”在得到了上官青云肯定的回答后，吕菲菲情意绵绵地靠在上官青云的胸前。

“菲菲，你听说过海祭吗？”上官青云牵着吕菲菲的手往海滩边太阳伞下的靠椅走去。

“海祭？”吕菲菲摇了摇头。

上官青云说：“海祭，在台湾原住民族阿美族中又称捕鱼祭，是一种海洋民俗文化，它完全是由渔民自发形成的一种信仰和崇拜。在传说中，阿美族原居住于南洋某地，因为触犯了造物神，造物神惩戒以洪水毁灭之。只有一对兄妹在海神的保护下安然漂流到台湾岛，并在此繁衍后代。两位漂洋过海的阿美族祖先，为了感念海神的眷顾，便在每一年登陆的日子里，向海神祭祀。海祭活动的目的，是祈愿并祝福出海捕鱼的部落居民能满载渔获，且平安地归来，这不仅是展现阿美族靠山靠海的生活信仰文化，也是体验生命共同体的共和、共生。”

上官青云说完与吕菲菲各自坐在一张海滩靠椅上。他打开台桌上的一瓶饮料递给了吕菲菲，自己却打开了一瓶矿泉水喝了起来。

吕菲菲说：“你不会是说，你现在也想做一个海祭给我看吧？”

吕菲菲接过上官青云递过来的饮料啜了一口。

“是呀，每次大战之前，我都会来做一些祭祀活动，不过没正规的

海祭仪式那样隆重。”上官青云说，“我的仪式不同，外人是看不出有多少信仰成分的，这是我的心与上帝之间的交流。”

吕菲菲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

上官青云说：“我以前说过还本归源，这水也是一样，江河湖泊之水都会回归大海，它通过大海将人类制造出的一切不洁净的水，还本归源之后再以清新的面孔送给人类。可是人类对水的认知与破坏程度却总是会让上帝愤怒。”

“上帝会愤怒？”吕菲菲问。

上官青云说：“上帝当然会愤怒，但它也会喜悦。当它愤怒时，会天崩地裂，兴起惊涛骇浪；当它喜悦时，会阳光雨露，风调雨顺。”

上官青云又说：“你看这瓶矿泉水上写着水的秘密：水能听，水能读，水能看，水知道生命的答案，这就是水的秘密。人类是上帝之子，水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爱、感激和赞美的心情去生活，去对待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这就是水的秘密！”

“你等我几分钟，我去做一个海祭就回来。”上官青云说完拿上矿泉水向大海走去。

在海水齐脚踝处时，上官青云停下，将矿泉水全部从头顶倒下，然后将空瓶装满海水从头顶倒下，这样反复进行了三次。然后，上官青云双腿跪下，面向海天一线处跪拜磕头，口中念念有词。每一次的磕头，海水都刚好没过他的头顶。之后，上官青云站起来，张开双手，闭目仰头，将身子站成一个十字形，静静地以这个姿势迎接每一次海浪的洗礼。约十分钟后，上官青云的海祭仪式结束，他回到靠椅处。

“这么快就结束了？我还没看过瘾呢？”吕菲菲笑嘻嘻地说。

上官青云说：“是的，仪式结束了，海祭仪式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仪式的内容，仪式的目的。透过仪式我们能感受到大海的呼吸，聆

听大海的声音，感知大海的生命。在仪式里，我们的心与大海相融，我们的灵与大海相融，我们的生命体与大海相融。”

吕菲菲被上官青云的虔诚所感染，静静地听着。

“你看，潮涨潮落。在股市里有这样一个比喻：只有潮落之时才知道哪些人还在裸泳！”上官青云挤眉做了个怪样，“而我刚好是个喜欢裸泳的人。”

“对了，我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你们这一行，怎么样，要不要收我这个徒弟？”吕菲菲一本正经地说。

“你也想学这个？算了吧，这可不是随便搞出几个系统软件就能做的事情。从事投资这个行业，如果你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最终都只能以失败退场。”

上官青云并没有取笑吕菲菲的意思，正言说道：“从事这一行，就好比你是跟魔鬼打交道，一不小心就入了魔道，进入了万丈深渊，万劫不复。”

“哼！有这么恐怖吗？不想收徒也就算了，何必说些让人恐怖的话。”吕菲菲不屑地说，“我看你们不是做得很好嘛！”

上官青云说：“你看到的只是表象，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个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表面上看坐庄操盘的人很风光，当你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才知道那里已是千疮百孔。

“我回国后，花了一年的时间也才跟贺总摸清了中国股市的门道——特色经济体制下的特色资本市场。虽说以后会逐步规范，会逐步走向国际化，但建设和规划者的人文特性决定了资本市场的走向。就投资文化而言，要想扭转目前浓郁的投机氛围，转向以价值投资为主，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成熟的资本市场大多都会经历这个‘青涩’的阶段，即便到现在，各国的资本市场里都存在非理性的投机行为，这也是这个

江湖里最根本的特性。我国股市起步晚了许多，各方面的建设都很不规范，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散户为主的大众投机市场。所以说从投资到投机再到价值，最后到价格来看，这也就好比时间、空间、价值和价格的关系。”

吕菲菲说：“听说你以前在对冲基金里待过？”

对吕菲菲的问题上官青云并未感到奇怪，以她的聪明自然会探听到他的一些情况，也就不再掩饰：“那是以前在国外跟黎叔学的，只学习了一点儿皮毛而已。”

吕菲菲听后撇了下嘴，表示很不相信上官青云说的话。

上官青云说：“在国外学习的那些知识目前国内用不上，如果硬是照搬很容易造成水土不服，不过我相信等国内实行了做空机制后，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人们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而在这个股市里正好相反，上涨难，做空易。以后做空 A 股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就好比，做十件好事也抵不上做一件坏事的影响力大。”

吕菲菲似懂非懂地听着。

上官青云又说：“从客观条件分析，A 股市场缺乏投资的‘土壤’，这是不争的事实。成长性突出的股票太少，能提供长期合理回报的股票更少，诚实守信、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公司也不多，大部分股票也不能提供很好的安全边际。融资者和投资者的不同态度，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如果要用我在国外那套趋势量化模型来硬套国内的股市，那就只能败得体无完肤了。对冲基金虽说是双向的，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但是如果在实际的投资中先选择错了方向，那么它的风险也会成双倍地增加。经过了几十年的演变，现在的对冲基金已失去其初始的风险对冲的内涵，Hedge Fund（对冲基金）的称谓亦徒有虚名。现在的对

冲基金已成为一种新的投资模式的代名词，即基于最新的投资理论和极其复杂的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投资模式。”

温柔的海风时有时无地轻抚着吕菲菲的黑发，她认真地听着上官青云的分析。

“这么说吧，这次战役选择的两只股，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我是不怎么看好它企业的内涵，从价值角度来说，可做性和可挖掘性都不是很大。我这两天查了一下宝利科技他们企业的相关资料，他们宣称企业的盈利可以实现每年 15%—20% 的增长。在我看来，目前科技股的估值实在缺乏合理性，就算这家公司的基础业务增长再快，估计也不过相当于名义 GDP 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达到每年增长近 20% 的利润呢？除非是通过什么其他的财务方法或手段来实现。

“作为一个成长型的科技企业，即便是一流公司，他们的 PEG 指标（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也不可能达到成长型消费品企业的水平，因为他们产生的真实现金流非常少。一家科技公司，哪怕是已经成为行业领头者，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搞研发，道理很明显，科技产业永远面临产品过时和更新换代的问题。”

上官青云又补充说道：“PEG 指标是彼得·林奇发明的一个股票估值指标，是在 PE（市盈率）估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弥补了 PE 对企业动态成长性估计的不足，其计算公式是： $PEG = PE / \text{企业年盈利增长率}$ 。”

吕菲菲问：“按你这么说，吴总他们要把这只股票的价格做到上百元去，岂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上官青云说：“按正常的分析和他们企业的基本面来看是有点困难，但是 A 股不同，只要有足够的资金量，加上不断创造出来的题材和概

念，就会达到目的。但这样做风险很大，对这个企业不是件好事，尤其是在科技热即将退却的时候，这个企业经过高股价泡沫过后很有可能从此就废了，这种‘云上飘’的做盘风格是最伤上市公司的。”

上官青云说：“我猜想吴总他们可能会用‘无中生有’这招来操作：他们不仅要在企业自身的研发上做文章，而且还要在企业的转型上做文章；把企业经过包装转变成为一家创投公司，现在做创投公司很热门。这样他们会注重两条腿走路，一是专项资金做研发，二是把拥有先进技术的小公司直接收购过来，这样就解决了产品更新换代的问题，还可以抢占产品上市的先机。他们会对外宣称企业储备有大量充裕的自由现金流，可以用来抵偿增发的期权，做创投的回报是很高的，这些小公司一旦打包上市，利润非常大。”

吕菲菲若有所思地说：“那吴总他们如果真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做盘，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上官青云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一个上市企业有了题材和概念可以挖掘，那它的股价就有了很多的想象空间，再加上做盘资金一推，股价就上去了。企业的市值就会变得非常大，凭着高倍数的市盈率，他们对外宣称企业又有能力以股票的形式来支付收购兼并那些有发展前景但赢利小的企业，而那些小企业也愿意在换股并购时接受他们的股票。因为在这种行业里，领先者科技企业的股票是很容易变现的。这样投入和生产就会出现一个看似很好的良性循环，创投为企业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现金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竞争优势。”

“这是很严重的概念泡沫嘛。”吕菲菲说，“难道普通投资者不会怀疑？”

上官青云说：“你别忘了，大多数投资者都是贪婪的，都在寻找热点，寻找各种概念，寻找各种赚钱的机会。股价上涨了，有一部分投

资人相信那是虚涨，相信自己的投资理念不去跟风上套。但人性的弱点是很难规避的，当你不相信它会继续涨上去的时候，股价偏偏一个劲地上涨。再等你后悔莫及追上去买时，结果正中主力的下怀，深套其中。

“当投资者都处于那种飓风之中时，很难用一颗平静的心来面对，这就是魔性。所以，这次战役也会有很多的参与者。吴总他们就是要搞出一股‘飓风’来，把大家都吸进去。就看谁能在‘风’眼里存活下来了。”

上官青云说完望向远处的大海，海浪涌上沙滩的细语声像是在附和他的话。

“晕，这么说来这次的风险远不止普通投资的风险。”吕菲菲惊诧地说。

“是的。我现在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能清楚地知道它来自哪里，指向何方。”上官青云说。

吕菲菲说：“你是说这次跟吴总他们联合坐庄的事情？”

“是的。联合坐庄的事情都定下来这么久了，为何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参与进去的信号？我估计我们的参与可能是在中间拉台和下托股价的阶段，如果这样，最后能分给我们的利润就没有多少。”上官青云说，“还有这次的动静如果真的搞得这么大，监管那边如果有些事情搞不定，最终是会查下来的，到时候又会成为一个操纵股市的大案。”

“那你打算怎么做？”吕菲菲问，“要不要把这个情况跟贺总汇报一下？”

“下周结束后，如果再没有接到参与的密电码，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后面该如何来做。”

上官青云不想再聊这种让人心烦的事情，小憩了一会儿，就带着

吕菲菲去俱乐部里的烧烤吧里用餐。就这样，两人在海边玩了一整天。晚上，上官青云把吕菲菲带回了家，吕菲菲自然是欣喜。自从上次的蝶恋花过后，又过了一些独自生活的日子，但蝶恋花的那种性爱感觉是久久不能忘怀的。性爱不仅能缓解人的精神压力，还会让人上瘾。

回到家里，两人再度用温水冲洗了身上残留的海盐。上官青云看着吕菲菲洁白的肌肤，从后面搂着她的细腰，吻上她的后颈。她柔腻的肌肤和紧绷的身体贴合着他的亲吻，妙不可言。

没多会儿，他们已经并排躺在了床上。她侧过身，捧住他的脸，告诉他，她有多么思念他，真恨不得天天这样跟他在一起。除了干爹，上官青云就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上官青云也告诉她，他也不想再这样守着一份情感深处痛苦的回忆，等时机成熟了他想跟她一起去见她的干爹，向他老人家提婚。忽然之间，吕菲菲不再担心他们之间的感情，她相信自己就是他生命中的那个伴侣，是他工作与生活中的贤内助。她内心的情感恐惧此时烟消云散，心神宁静地享受着尽欢后的缠绵。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体育爱好吗？”吕菲菲倚在上官青云的怀里问道，“像高尔夫之类的？”

上官青云说：“以前陪黎叔玩过一次，说是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我可能是属于很土的那类人，对高尔夫不感冒。我就像一个洋不洋、土不土的洋芋——土豆。”

上官青云接着说：“不过我倒喜欢打打网球，偶尔玩一些电脑网络游戏。改天带你一起去宁海北区网球场打网球。”

“嗯。”吕菲菲就像一个得了奖励的孩子。

上官青云轻吻了一下吕菲菲，说：“你真是个小甜心。”

第五章 黎明之前

说是合作，离开了“利益”二字，一切都是假的。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躲避证监办人员的调查与询问，魏军就听取了贺大智等人的建议，带领着敢死队员离开了宁海市，移师上海，过起了集体隐匿的生活。他们现在改变了以往的炒股风格，不断变换着地点进行股票交易。有时很低调地出现在某证券公司营业部，有时又集体现身某小巷子里的酒吧或茶室里，行踪诡秘。

周汉生和徐建比以往活跃多了，陈晓燕的加入，有如给两人注入了兴奋剂，他俩同时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如果不是马莉莉看得紧，他俩很可能都会使出浑身泡妞招数来追她。魏军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也不想过多地干涉这种男欢女爱的事情。自己的家庭与感情生活都是一团乱麻，姨妹李小曼对他的爱，他不是不知道。小姨妹爱上姐夫的事，生活中到处都是，他总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当这一切全都摆在眼前时，他又不知该如何处理了。

魏军看着手机里李小曼发给他的短信，内心深处有一种隐隐的痛楚。

“大哥，怎么啦，又在想她了？”徐建问，“如果不行，你把她接到上海来吧。这样大姐就不会知道了，反正你俩也是分居。”

“这事可不像炒股，简单的一买一卖就完事。”魏军苦笑着说。

“算了，我们先不谈这个。我有个计划，准备在上海先租个写字楼，把我们操作的地点给安定下来，总是跑来跑去，也不是个办法。等我们积累的资金够多，时机一到，就成立一个自己的私募，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蓝海，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股市游骑兵军团，实现我们的梦想……”魏军给大家描绘着未来的蓝图。

魏军的话还没落，就听到刀一辉的欢呼声。

“大哥，根据我们的选股要求，近来有两支股表现有点特别”，刀一辉看着眼前的电脑说，“我已跟踪它的动向很久啦……”

“是什么股？”大伙儿几乎异口同声地问。

“一只是宝利科技，一只是西科建业！”

新的一周又快过去了，贺大智还是没有接到参与进战场的信号。他到新的办公地来过几次，其余时间都在老办公处安排一些对外商贸的事情。随着“京城八爷”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把资金转入进来，他还得要安排好财务部门进行合理的分配与规划，至少要做到财务的漏洞不要太明显。

上官青云与吕菲菲这一周却并没有闲着。他们关注着电脑系统里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股票的各种盘面变化以及整个行业里其他股票的变化，两只股票的筹码按部就班地流向每一次指定的区域。上官青云等人很清楚，这种筹码的定点流向意味着什么。因为每次做筹码定点流向的时候，都在使用吕菲菲编制的盘口密电码，这些只能是局内人才知道的。随着定点流向数值的不断扩大，吕菲菲可以很清楚地通过系统监控到参与进来的不仅仅是单个账户，还有一些机构的席位账户。

周四这天，监控系统突然“嘟嘟嘟”地报起警来。

“吕副总，有人想突破华新证券的防火墙进入到他们的保密系统网络里来。”潘卫国和鲁海波几乎同时汇报了这一消息。

“我也看到了。密切监视他的动向与目的。”吕菲菲严阵以待。

“这也是个黑客，还是什么其他的人？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上官青云一连串地提问。

吕菲菲说：“像个黑客，但不算真正的黑客。从他这么明显而着急地想突破华新证券内部系统网络的行为来看，就知道他不是个职业的黑客，连最起码的保护措施都没有。”

上官青云又问：“华新证券的电脑技术人员没有发现这一行为吗？”

“我也感到奇怪，如果直接从外网突破进来的话，那华新证券的电脑技术人员是能监控得到的。但这次为何没有见到他们的技术人员有半点的反跟踪和反击保护之意？”吕菲菲说，“你等一下，我们很快就能追踪到这个人的行迹，他的这种黑客技术跟我们相比，根本不入流。”

“那就是说，我们隐匿在华新证券内网系统里的局域网他是不可能找到的，是吗？”上官青云问。

吕菲菲笑了笑，心想，我亲爱的青云，有我在他的这点小伎俩算不了什么，你大可放心，别的可能我不如你，但这个你就得听我的了。吕菲菲胸有成竹地说：“嘿嘿，我们尽可放心，他是不会发现我们的。我们的系统还做了最后一道保密措施，一旦有人突破最后一道防火墙，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比熊猫病毒更厉害的虫虫来。然后自动切断跟我们系统相连的任何网络，同时留给对方一个我们定时启动的反追踪后门。”

上官青云跟其他几个人听得一头雾水，但他还是把这个情况及时汇报给了贺大智。贺大智在电话里要求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不要发生什么意外，毕竟这是在启动一场新的战役。等上官青云与贺大智通完电话，吕菲菲这边就传来了好消息。

“那个造访者并没有发现我们的隐匿系统，而是在突破了华新证券内网交易系统之后就停止嗅探了。”潘卫国说。

“他正在批量地打开一些资金账户，只是浏览了一下就退出了，但好像对资金在5万元以上的资金账户特别感兴趣，并在退出时还做了个记号。”鲁海波接着说，“上官副总，你放心，吕副总已经对他做了反跟踪手段，他现在的一切行动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里。”

吕菲菲对着上官青云甜甜地笑了笑，上官青云不好意思，脸一红一红地走开了。同事们私下里窃笑不止。

“看来我们还不能小看了这个家伙，你们看，他现在又带着我们进入了另外几家证券公司，用同样的方法做了同样的事情。”吕菲菲说，“我们追踪搜索到了他的IP地址：他原来是在福海的一家四星级酒店里上的线，用酒店里的互联网登录的。”

几个小时之后，跟踪信号自动消失了，吕菲菲知道这个黑客已经关闭了电脑，下线了。在他下线前，吕菲菲已经从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张海。他是利用一款外挂作弊程序，对证券公司系统以封包的方式发送数据，然后通过内存搜索，对证券计算系统属性私下进行修改，很快就突破限制，取得了证券公司系统管理员的权限。这种情况，上官青云以前没有遇到过，也可能有过，只是以前他们不知道而已。但这次的事情非常巧合，新的战役刚刚开始，就出现这种情况，还好有吕菲菲他们在。如果没有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从这个探访者的行为来看，他进入了别人的账户，却并没有操作别人的资金账户进行股票买卖，难道他仅仅只是好奇看一看别人的账户这么简单？经过众人的一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可能这么简单。他一定会操作这些他所进入的资金账户进行股票买卖。至于他怎么操作，他们只要一直跟着看就行了。

周五,一样的时间,一样的探访动作,一样的探访路线。这个黑客的操作显然比昨天更胆大心细了一些,在一些 50 万资金额的账户上进行了几小笔股票的交易。但他所交易的股票跟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无关。他交易完下线后,上官青云的脑海里很快浮现出一个计划,他要利用这个黑客的行为来做一些事情。当上官青云把这个计划及有关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参与的计划,一同汇报给贺大智时,贺大智说这是一件大事,他得要好好考虑一下。但他答应很快会给上官青云答复。

过了两天,贺大智把上官青云单独叫到办公室里说:“在不严重影响整个战役的情况下,我看这样操作可以。要不你下周去一趟香港用离岸账户上的资金进行交易,最好不要是我们亲自操作,要做得不露声色,就算以后吴总他们追问下来我们也有个说辞。”贺大智说,“‘京城八爷’那边,我去给他汇报这个事情。这事我想现在可以不用再对他隐瞒了。对了,这次去香港你可以带着吕菲菲一起去办理这个事情。”

“带吕菲菲一起去香港?”上官青云惊诧地问。

“你俩现在什么关系,我还不知道呀?我可是海滨公园俱乐部的老会员了。”贺大智拍拍上官青云的肩膀说,“吕菲菲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对人家,不要辜负了她的情意,更何况她还是‘京城八爷’的干女儿。”

上官青云见贺大智这么一说,情知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就点了点头,说:“行,我订下周一的机票去香港,尽快把这个事情给办理了。我看吴总他们的底仓也搞得差不多了,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有可能最后我们只能当一个抬轿夫了。”

贺大智有些生气地说:“说实话,我一直对联庄这事不看好,人越多,利益越难分配,人心隔肚皮,我不想跟他们在这方面有太多的利益纠葛。你是知道的,不出事还好,一出事你我就有可能成为炮灰,成为

替罪羊。就算有‘京城八爷’在，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吧，在这一点上，我跟‘京城八爷’是有共识的，要不然也不会跟他合作这么长时间。也许是我老了，我想等这一战结束后，就退下来，随便做点小生意玩一玩，我这把年纪也不再图什么了。”

贺大智说完，凝神思索了片刻。

上官青云看得出贺大智说的是心里话，于是说：“我是这样计划的，吴总既然把宝利科技（1008）当成是主攻方向，那我们就在西科建业（2048）上做文章，我们把它当成主攻方向，在资金运用上，我们在他们要求的主攻方向上留下三分之一来，用到西科建业上，让他们在监控系统上看不出来。这些监控系统都是人研发出来的，我相信吕菲菲一定知道它的弱点在哪里，毕竟电脑也是用人脑开发出来的。我们先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再来一个‘浑水摸鱼’，最后来个‘金蝉脱壳’见好就收。反正这一次参与进来的人太多，我们要保证自己的收益和利益最大化就只能这样。说是合作，离开了‘利益’二字，一切都是假的。”

“行。我同意你的计划。关于利用那个黑客的计划你有把握吗？”贺大智还是有些担心地问。

上官青云说：“这个最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出现，我还真想不好如何去浑水摸鱼，直到他的出现我才有了灵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就是我们的一道防火墙，一个替死鬼。”

此时上官青云人性的另一面也体现出来了，他要以恶制恶，以罪制罪。他一样是人，一样是个有罪的人，一样在寻求上帝宽恕自身的罪恶。

“那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情一切由我贺大智来担着，‘京城八爷’那里我想都到了这个份上，他也会被迫同意我们的计划。”

* * *

当吕菲菲听说上官青云要带她一起去趟香港，差一点儿高兴得从楼上的凉台跳下去。她想，这好事怎么来得这么突然呢？这次正好可以印证一下上官青云是不是到香港去私下约会他的旧情人。但转念一想，不对，如果真是去约会，他也不可能带着她去呀。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直到在飞机上上官青云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了吕菲菲后，她才明白，原来又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情。但不管怎样，能跟他一起去，就是最大的快乐。热恋中的女孩子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男人，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赌博。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女人比男人更好赌。如果说男人好赌金钱，那么女人好赌的是一生的幸福。

吕菲菲要去当那个“黄雀”，因为只有她才能很好地吃掉这只爱偷吃的“螳螂”。按照上官青云的计划，她会根据黑客张海的行迹在关键的时间和价格点上进行操作，把黑客张海下指令的证券交易申报单来个中途调包，使它形成错单并快速成交，达到上官青云的目的。等他们“金蝉脱壳”之后，再把这个人交出来给吴总做自己的替死鬼，那这个黑客张海的下场是可以想象的。这场战役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牵扯到他们这里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了。对付喜欢“阴”人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比他更“阴”！这是吕菲菲的行为准则。

到了香港，上官青云依旧住进了上次入住过的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他们就直接来到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大楼一期 26 层的英联博富资产管理公司。上官青云在来之前就跟老同学捷维斯·伍格曼提前约好了，当上官青云与吕菲菲来到公司时，办公室的秘书就直接把他们领进了捷维斯·伍格曼的办公室。秘书待上官青云和吕菲菲落座后，即刻端来两杯热腾腾的蓝山咖啡递给了他们。

* * *

当吕菲菲听说上官青云要带她一起去趟香港，差一点儿高兴得从楼上的凉台跳下去。她想，这好事怎么来得这么突然呢？这次正好可以印证一下上官青云是不是到香港去私下约会他的旧情人。但转念一想，不对，如果真是去约会，他也不可能带着她去呀。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直到在飞机上上官青云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了吕菲菲后，她才明白，原来又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情。但不管怎样，能跟他一起去，就是最大的快乐。热恋中的女孩子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男人，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赌博。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女人比男人更好赌。如果说男人好赌金钱，那么女人好赌的是一生的幸福。

吕菲菲要去当那个“黄雀”，因为只有她才能很好地吃掉这只爱偷吃的“螳螂”。按照上官青云的计划，她会根据黑客张海的行迹在关键的时间和价格点上进行操作，把黑客张海下指令的证券交易申报单来个中途调包，使它形成错单并快速成交，达到上官青云的目的。等他们“金蝉脱壳”之后，再把这个人交出来给吴总做自己的替死鬼，那这个黑客张海的下场是可以想象的。这场战役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牵扯到他们这里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了。对付喜欢“阴”人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比他更“阴”！这是吕菲菲的行为准则。

到了香港，上官青云依旧住进了上次入住过的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他们就直接来到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大楼一期 26 层的英联博富资产管理公司。上官青云在来之前就跟老同学捷维斯·伍格曼提前约好了，当上官青云与吕菲菲来到公司时，办公室的秘书就直接把他们领进了捷维斯·伍格曼的办公室。秘书待上官青云和吕菲菲落座后，即刻端来两杯热腾腾的蓝山咖啡递给了他们。

一番寒暄后上官青云便直入主题。

上官青云说：“老同学，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不过，这个忙也不是白帮，你们会从中得到你们应得的那部分。”

“老同学还这么客气干吗？有什么直说。”捷维斯·伍格曼说。

上官青云说：“我们想激活上次你帮我们代办的那个离岸账户。”

一听说老同学要激活那个账户，捷维斯·伍格曼便来了精神，说：“这个不叫帮忙，是我们应该给你们提供的服务，你们的要求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一旦激活了你们的账户，你们就算是我们真正的客户了。”

上官青云笑着说：“哈哈……那你可得要小心了，我可是很刁钻的客户。”

捷维斯·伍格曼说：“你放心，我们会尽职尽责满足你们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做得到。”

然后，上官青云就把自己如何使用离岸账户的想法都给他说了一遍。说第一遍时，捷维斯·伍格曼还有些听不懂，抑或是不太敢相信上官青云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用诧异的眼神上下打量着眼前的上官青云。等上官青云又重复了一遍之后，捷维斯·伍格曼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虽然你们的这个要求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不是不可以办到，我们可以通过黑池交易平台来完成这事。不过在费用结算上要高于平常的5个百分点，但我们一定按你的指令要求去做。”

“多出5个百分点，高是高了点，只要做到资金安全与隐匿就行。”上官青云说完，点头同意了交易条件。

捷维斯·伍格曼接着又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外的一些富豪资金直投香港股市和大陆股市的路径是相当隐蔽的，主要通过一些投资银行在香港设立的黑池交易平台买进大型蓝筹股。”

“黑池交易平台？”上官青云问。

捷维斯·伍格曼说：“是的，黑池（dark pool）交易平台是在交投成交值清淡的市况下，为客户提供一种新的流动性来源。在黑池平台上，买方和卖方对大宗股票交易指令进行匿名撮合成交，指令的价格及数量细节均不透露，以免对常规股市交易造成影响。美股四分之一的交易现在由黑池交易平台负责。它的成功原因除了高效率和比交易所低的交易费用外，最重要的是它能让机构投资者避开公众的耳目，在不显著影响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完成大额交易，从而可保护他们的投资策略不被曝光，以免被其他市场参与者模仿，从而扩大获利的概率。

“高盛名为 SIGMAX 的黑池平台最早在美国推出，欧洲亦已开展此业务，SIGMAX 由对冲基金、机构投资者、经纪交易商以及高盛相关账户的资金流等构成。亚洲的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市场仍具有重要的发展潜力，我们认为提供另一种流动性来源会对该市场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捷维斯·伍格曼继续说：“黑池交易代表着证券交易随着互联网及科技的进步，已掀起了一场不可逆转的革命，它的兴起代表证券交易踏入了全球化及电子化的时代，目前在本港提供港股交易的黑池平台约十个，而且全部是通过投行或经纪行内部系统先交易，再向港交所申报，总数约占大市成交 3%。而且近日我得到情报说，大陆的 QFII 已经批下来了。这次你们正好搭上这个桥可以进一部分，至于其他的么，我另外给你想办法去拆借。另外想办法的费用就不用另计了，都包括在一起。”

“我们这个账户的资金不要全部买，给我留下三分之一就可以，最后一点就是，交易的名义不是我们，是你们。”上官青云严肃地重复了一句。

“这个你放心，为客户保密是我们的诚信守则。怎么，你的投资风格还是那样谨慎保守，什么时候你能激进张扬一点儿？”捷维斯·伍格

曼带点讥笑地说。

上官青云耸了耸肩说：“性格和习惯决定的吧，改不了啦。”

“对了，我还得到一个情报……”捷维斯·伍格曼故作神秘地说，说完瞅了一眼上官青云身边的吕菲菲，然后接着说，“你的老情人——格妮雅·黎近期很快要来坐镇指挥‘美人豹基金’亚洲的业务。”

“哦？有这事？”上官青云回答得很平静，这个名字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每次出现都会在心里激起无限的波澜。可他哪里知道，当吕菲菲听到这个消息时，那份醋意就把刚刚建立起的情感自信给吞噬得面目全非。她心里虽颇有一些不悦，但她的内心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听着捷维斯·伍格曼继续说下去。

“这个消息真实性达到80%，他们有一部分业务跟我们的业务有冲突，但也有一部分在合作。这是总部那边通知过来的，说是合作的部分要做到有礼有节，冲突的部分我们尽量避免和放弃。”捷维斯·伍格曼说。

上官青云问：“她这次是一个人过来，还是跟她老爷子一起来的？”

捷维斯·伍格曼说：“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如果有更确切的消息，我会告诉你的。对了，我俩以后的联系，通过什么方式你认为最合适？”

上官青云指了指身边的吕菲菲说：“这个……就请我们吕副总来回答你的问题。”

吕菲菲很快就从刚才不太开心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说：“我能借你的电脑用一下吗？”

“可以，当然可以。”捷维斯·伍格曼边说边起身，把电脑让给了吕菲菲。

吕菲菲在捷维斯·伍格曼的注视下，很快安装了一个专用的聊天软件，并做了相应的防火墙处理，然后告诉他使用方法。

待捷维斯·伍格曼和吕菲菲重新回到上官青云身边坐下，上官青云问：“我还可以再知道一些有关格妮雅·黎的其他情况吗？”

“你指的是哪方面？生活方面的我这儿可没有，不过工作方面的也可再给你说一点儿，不要指望太多。”捷维斯·伍格曼说。

“那就说你能说的吧。”上官青云笑笑。

“我猜你是想知道他们会不会进入内陆的资本市场吧？”捷维斯·伍格曼试探性地说。

上官青云点了点头，说：“她就是为了这个而来……”

上官青云进一步问：“他们是做空还是做多？”

捷维斯·伍格曼反问：“你说呢？他们的投资风格你不是没有了解过。”显然，捷维斯·伍格曼认为上官青云问的问题，超出了他能回复的范围。

上官青云说：“以我的了解，他们至少会先热热身，然后再从几个方向来做选择，但最终会以做空中国资本市场、做空中国的经济而收场。因为他们一直在研究现代东方人的文化特性，并对他们有利的价值观加以引导，然后一举获利。”

捷维斯·伍格曼笑笑，说：“你还是这样的睿智。”

上官青云想了想，见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再谈下去的了，就闲聊了一些其他的话题。

捷维斯·伍格曼盛情邀请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上官青云谢绝了，办好了相关委托手续，就带着吕菲菲离开了办公室。

傍晚时分，上官青云包了一辆专车带着吕菲菲前往太平山观看香港的夜景。夜幕降临后，站在太平山上放眼四望，只见在万千灯火的映照下，港岛和九龙宛如镶嵌在维多利亚港湾的两颗明珠，交相辉映。香港的心脏中环地区，更是高楼林立，显示着香港的繁华兴旺。如此迷

人的夜色是令人留恋的，看着远处的璀璨灯火，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了一起。

用过餐之后回到酒店，两人在房间里再度缠绵尽欢，吕菲菲似乎又重新找到了那份情感的自信。

吕菲菲看着靠在床头看财经杂志的上官青云说：“你说你的老……”吕菲菲后面“情人”二字还未说出口，就被上官青云投来的凌厉眼神给卡在了喉咙里，然后故作干咳两声，说，“你说格妮雅·黎他们到中国来，是不是因为你？”

上官青云放下手中的杂志说：“为我而来？你真是高看我了，他们是为利益来的，他们想要的是钱。哪里有利益，他们就去哪里。他们是一群狼，一群奔驰在资本世界里的狼。哪里有猎物，有血腥味，哪里就会有他们的身影。”

“你以前不也是狼群中的一员吗？”吕菲菲说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现在成了被狼吃的小羊羔了。”

上官青云一把抱过吕菲菲说：“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狼性，狼是凶狠的，但我相信狼也一定有它温柔善良的一面，这一面何时体现出来，我们不得而知……我想只有上帝恩赐的圣光照亮了它黑夜的前方，它最温柔的一面才会显现出来。”

吕菲菲说：“如果他们掠夺国民的财富，你会怎么做？”

上官青云说：“这是个高深的问题，如果他们掠夺财富的举动没有唤醒国民领导者的意识，而是顺着他们掠夺的方式，提供更便利的环境或者以一个权贵寻租者的方式出现，那么我们也只能加入到掠夺者中来。我不会振臂一呼逆势而做的，因为我一样是人，不是圣人，更不是神。并且这种掠夺的趋势一旦形成，我们就得学会顺势而为。”

“权贵出租？”吕菲菲不解地问。

上官青云说：“是的，权贵出租是一种官宦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国外有，中国也有。这个尤其是体现在经济领域。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它本身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政府寻租基础，以这个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一旦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了。

“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但它又不是完全的无政府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体系下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这就更不是市场经济了。就其经济利益来说，现存体制中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政府干预经济过大，这就形成了一种双轨制，在双轨制的体制下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在资本市场的规划建设上也是同理。

上官青云又说：“这种寻租的权贵最容易形成一种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是，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改革发展之中，如果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那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权力寻租的空间，权力寻租其实就是一种腐败的代名词。而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就会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来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那样国家就会更加糟糕。”

上官青云又说：“这又提出一个老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处？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够深的。”吕菲菲说。

上官青云说：“这确实是个很深入的话题，还轮不到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来评头论足的，我们只要顺势而可以为明哲保身。”

吕菲菲说：“这岂不跟你的信仰背道而驰吗？”

上官青云说：“信仰本身不会有错。有错的只是有了信仰的人，看他能不能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他不能明白天意，顺其天道，那么他就算有再多的信仰也只是个普通人，充其量只能算个寻找到了正途方向的人。”

“如果他们要开展掠夺，他们会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干呢？”吕菲菲又问。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可能会从经济领域和金融货币领域入手。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对影响政策制定的人感兴趣。他们会整合资源或以贿赂的形式来为影响政策制定的人服务，其回报就是政策制定人能通过各种形式的政策为他们寻租到的权贵达到利益最大化，至于其他的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上官青云说道。

“你说的金融货币领域，我们的人民币发行不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决定的吗？”吕菲菲不解地问。

上官青云回道：“是，却又不是。这样说吧，人民币发行确实是由国家自己决定。在1994年以前，人民币的主要投放方式是再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65%—90%。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币与本国经济发展的相关度非常高，因为再贷款是国内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拿到的贷款，这些贷款投向了国内的经济循环。但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即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合二为一），人民币发行机制逐渐发生了变异，外汇占款比重越来越高，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抵押品日益依赖外汇储备，人民币发行的独立性就逐渐被削弱，它的发行越来越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而与外国货币，特别是外国政府的信用捆绑在一起。日后，人民币

紧缺也将会是一个常态，这样便为炒作人民币提供了一个窗口。”

吕菲菲有些不解，问：“在中国还会缺人民币？”

上官青云说：“是的，这是一个更深领域的话题……”

上官青云接着加强了一些语气说：“现在国家不一直在宣扬‘出口创汇’么，出口创汇的储备量一旦过了度，那可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外汇储备是货币边缘国家被核心货币强权统治的标志，而绝非货币独立自主的象征，它不是代表一国货币的强大，而仅仅体现出货币依附性的深重。可以这样说，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在所难免，一旦出现货币危机，最终货币又会回到金本位或者是物本位上来。”

吕菲菲见话题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可能还会引起上官青云的一些不良情绪出来，索性转移了话题。

吕菲菲说：“我虽不懂这其中高深的理论，但自从我跟你们一起共事以来，多少学习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内心隐隐约约有种感觉，一种强大的风暴即将到来，而我们身处风暴眼中的每一个人都难免会受到影响，或是间接的伤害，至于影响的大小和伤害程度那就要视个人情况而定了。不过我希望在你的带领下，能在这风暴眼中看得明白，活得明白。”

上官青云听吕菲菲这样说，憨憨地笑了笑。

“你想过这次来香港办的事情，我干爹会同意你们这么做吗？”吕菲菲问。其实她的内心早就有了答案，不管干爹同不同意上官青云与贺大智的做法，她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上官青云。

“虽然我以前不知道你干爹是干什么的，我以前不想知道，我现在也还是不想知道，我以后也还是不想知道。因为人是需要有自己的秘密的。”上官青云说。

“去去去，又要故作清高了。”吕菲菲说，“我还是告诉你一点儿我

知道的吧。我懂事的时候听干爹说我是他在‘文革’末期收养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是个男孩子，大我近十岁，是我的哥哥，后因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四十二军攻打越南高平的步坦（步兵和坦克）协同作战中，因情报有误，在弄梅战役中牺牲了。干爹说我俩的爸妈在战争年代都是他的救命恩人，‘文革’时期我爸妈都受到了迫害，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收养了我们。后来平反了，他才得以重见天日，把我们抚养成人。不过后来哥哥的牺牲对他的打击很大，干爹是过了好长的时间才恢复过来的，所以他现在更不想让我也有什么意外。”

上官青云安静地听着吕菲菲的诉说，他虽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但他也经常听母亲说起那个时候的事情，而他的父亲也是在那个年代被迫害致死的。所以，当他听到吕菲菲说起自己的身世时，瞬间便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上官青云不想再回忆那段往事，生命是往前走的，我们都要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与未来。

随后的两天，上官青云带吕菲菲逛了一些香港重要的景点和商场，之后就回了宁海。

第六章 口袋已经敞开

大象起舞的舞姿好看，还是孔雀起舞的舞姿好看？

回到宁海，上官青云就把在香港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贺大智。

贺大智对格妮雅·黎的“美人豹基金”不太了解，自然对他们要进入内陆的资本市场不太感兴趣。但他这几天一直有些心神不宁，虽说他把上官青云去香港的事汇报给了“京城八爷”，但“京城八爷”一直未正面表态，也未正面制止，是默认还是在思考，贺大智一时未能读懂“京城八爷”的真实想法。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京城八爷”的答复。其实贺大智心里清楚，不管“京城八爷”是同意还是反对，香港那边的操作肯定是启动了。

第二天，吕菲菲把一份收集到的资料交给了正在操作室看盘的贺大智和上官青云：

传本周三上午，在京城著名的东方君悦大酒店浮碧厅，来自国内外的 40 多家媒体与瑞银高管将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QFII 第一单交易的指令将由瑞士银行中国证券部主管刘淑琴发出，她首单将买入几只蓝筹股票。

上官青云知道，这是吕菲菲通过“上帝之眼－@”收集到的。他的这份资料要比国内新闻媒体公布的信息要早。因为这几天国内相关的财经报纸与电视媒体都只字未提 QFII 的事情。

上官青云看完资料后问：“能知道是哪几只股票吗？”转念一想这样问是多余的，吕菲菲要是知道肯定会写在资料上。

“其实是什么股票现在知道也没什么作用，既然资料上显示是蓝筹股，自然跟我们操作的标的不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这次高调地把这事说出来显然是欲盖弥彰。官场作秀是中国的一大文化特色，到周三我们看新闻就清楚了。”贺大智理智地分析道。

周三，各大新闻电视媒体果然实时报道了这一重大消息：

上午 10 点 19 分左右，瑞士银行中国证券部主管刘淑琴在京城著名的东方君悦大酒店浮碧厅向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发出指令。此时全场鸦雀无声，众人倾听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一报出买入股票的名称：宝钢股份、上港集箱、外运发展、中兴通讯。在经过约 2 分钟的等待后，申银万国的交易员报出买入四只股票的成交价格，成交得以确认，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首单买入的四只股票全部确认成交，备受瞩目的 QFII 从此正式登上中国证券市场大舞台。

瑞士银行亚洲区主席加利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高兴地说：“作为首家投资于中国境内市场的 QFII，瑞银深感荣幸。QFII 机制的实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天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言，深具历史意义。”

瑞银亚洲证券部主管约翰·霍兰德在接受采访时说：“QFII 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当中一个新篇章的开始。QFII 提供了一个框架，所有的改革和变化将在这个框架下发生。在国际资本不断流入中国证券

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资本都能获得好处。但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今天仅仅是这一进程的开始，双方需经历一个互利的、相互教育的过程，中国公司对股东负有责任，要教育广大投资者了解中国市场的情况和蕴藏的投资机会；同样，国际投资者也要发挥作用，教育中国上市公司，让他们了解国际资本市场的希望是什么，帮助中国公司以有效的方式进入到国际市场。”

在座的人，对这篇报道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贺大智心想，此门已经打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战争形态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后能不能在这个战场中存活那就要看各自的道法了。

上官青云心想，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将会在巨大的外来资金的推动下驶上快车道，未来人民币将会迅速升值，这帮狼群已闻到猎物的腥臊味，他们必将闻风而动。到时候 QFII 批准额度与数量将会呈几何数地增长。QFII 也将当仁不让地成为 A 股市场最有想法、最有资金实力的主力部队。它正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到时做庄的概念也将会发生意识形态上的转变。谁掌握了对方的文化特性，谁就是胜者，是赢家。反之亦然。

几年以后 QFII 几经扩容，证监会多次降低了 QFII 资格要求，简化了审批程序，放宽 QFII 开立证券账户、投资范围，持股比例从 20% 提升至 30%。已有公开数据显示，最多时有 172 家境外机构获得 QFII 资格。日后 QFII 投资额度审批一直出现加速迹象，外管局的批准速度也在加快，且进入的资金也以亿为单位数增长。

吕菲菲心想，这个战场未来将会更残酷无情，以个人为主的国民小额投资者（散户）将会逐步退出这个市场或者成为市场的边缘投资人，这里也将逐渐形成群狼逐鹿的战场。她的情报技术能更好地辅助上官青

云在这个战场上存活下来。因为任何一个战场都离不开情报这个最重要的环节。

“青云副总，你对他们公布出来交易的几只股票有什么看法？”贺大智的问话打破了在场人员的思绪。

上官青云说：“正如你前面所说，这几只蓝筹股是用来探水作秀的，他们真正的目的远不是这些。不过他们透露出了一些信号。”

“哦？什么信号？”贺大智问。

上官青云回答说：“将来蓝筹股将会成为他们操控股指上升或者下降的次要战场，他们不指望从此中获利，只要求达到战术目的即可，有点获利最好，没有获利也无谓，因为他们会从其他的主战场来获取高额的利润。大象起舞的舞姿好看，还是孔雀起舞的舞姿好看？”

上官青云说：“这一切最明显不过。不过这一次他们作秀的时机正好，在股改全面启动的时候跳出这样一个优美的舞姿，其寓意深远。”

贺大智点头表示了认同。他本想问，如果这次香港那边借此搭车进入西科建业（2048）会不会也这样高调地宣扬出来？但见上官青云只字未提，想必他在香港那边自然是安排到位的。这可是在摸老虎的屁股，不允许有半点的差错。

周四，在大家都一如既往的无聊地等待吴总那边发出进入信号时，吕菲菲的呼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盘口密电码出来了，在问是谁在不按规定动作不停地扫进西科建业（2048）的货。”

“密切监视，看他们还说些什么？”贺大智有些紧张地说，很明显他是担心吴总他们知道他在这场战役中的私自行动，毕竟“京城八爷”那边一直还没有答复。

“他们一直在查，通过各种手段追查，包括用我们开发的软件来定位锁定目标都没有得到答案。”吕菲菲说，“我们的系统是联动的，他们

那边怎么操作这个软件，我这边都有窗口显示。”

“他们一个个在查问，这货扫到哪里去了。”吕菲菲说。

贺大智问：“有没有问过我们？”

“还没有，他们好像就没有想要问我们的意思。”

“继续看他们在说什么。”贺大智并未因此放松。

“有人建议这两天来个做空，提前洗一次盘面。”吕菲菲说。

吕菲菲说：“有人提议先横盘一段时间，静等那个不明的扫货者自己跳出来。”

吕菲菲说：“大家都乱成一团了。”

贺大智又问：“宝利科技（1008）那边有什么动静？”

吕菲菲说：“那边由潘卫国和鲁海波两人在监视着盘面。我们这边没有出现异常，按部就班地在进行着盘面打底。出了几次盘口密电码都是有其他的参与者在进入扫货。”

上官青云说：“我看了下，宝利科技（1008）这段时间的成交量做得不是很明显，吴总在外面不断放出的唱空消息和消息静默的节奏都把握得很是到位，应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按照时间来算，这都快近一个半月了。”

“这个当然了，标的物的价格定得越高，沉默打底的时间就越长。目前看来这个陈彪的操盘风格还算温和。”贺大智说。

贺大智接着对吕菲菲说：“你发个密语，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参与进入这两只股里来。”

得到指令的吕菲菲安排张浩、陆明进行盘口密语的操作。

很快，吴总用密语回复了：“现在西科建业（2048）有捣乱者出现，宝利科技（1008）按计划行事，把我们安排在第一次强洗盘用来托盘子时进入。让我们不要急，这事不提前通知我们是担心会出现意外，也考

验我们是不是听从统一指挥。”

“他妈的，我就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鸟。还要来个临阵考验我们的忠诚，他们怎么不去考验考验那些跟他们一起参与进入的人和机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贺大智有些气愤地吼叫起来。

大家都被贺大智的愤怒吓了一跳，以前很少看到贺大智发这么大的火，一直以来贺总在大家心目中都是和蔼亲切、平易近人的。近来总是看他心情不好，却也不曾想会发这么大的火。

骂归骂，抽完一支烟后，贺大智定了定神，交代吕菲菲回复吴总，一切听从他们的统一指挥。

今天的西科建业（2048）就在一片乱麻麻的争吵中结束了一天的交易。K线图上一根很显眼的放量红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晚上，吕菲菲刚把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以留言的形式汇报给了干爹，就收到了捷维斯·伍格曼发来的信息：“今天开始按要求进场，有什么更改就请提前告知。”

吕菲菲即时打通了上官青云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并问他如何回复。上官青云告诉她：“回复：就按事先定好的行事。你们的行动有点引起了相关方的注意，请注意节奏。”

吕菲菲按照上官青云说的，回复给了捷维斯·伍格曼。

吕菲菲本想在电话那头再跟上官青云矫情一番，但听出上官青云正在忙着修改计划的样子，心中又禁不住生出了爱怜之情，悻悻然地挂断了电话，发了一会儿呆就去休息了。

次日，整个股票战场的情况并未有太多的变化，昨天为了不明筹码被扫走的情况而乱成一团的西科建业（2048）今天出乎寻常的安静。

“吕副总，那个黑客入侵者的情况如何了？”上官青云问。

吕菲菲回道：“这个张海很好笑，他这段时间一直在重复着前面的小

动作。虽然有时用入侵了的极个别账户进行交易，但他似乎知道，他所有的这些交易不管是亏损还是赚钱他都拿不到人家的一分钱。因此他每次的交易额与量都不是很多。他好像在寻找一种既能交易入侵了的账户，又能使自己获利的方法。”

上官青云嘿嘿一笑，说：“等他想明白时，也是我的计划要实行的时候了。”

“你们都在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贺大智手中拿着一份文件走进了操作室，“这里有一份文件，要求证券从业人员从现在开始都要考取《证券从业资格证》，你们有谁要考的就到我这里报名，我统计一下，然后一起上报。”

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还是上官青云的话打破了这种气氛。

“《证券从业资格证》？现在社会上追求这证那证的人，手里的证是一个比一个多。最后证来证去的，还是只有一个证最有用，那就是身份证！至于其他的那些什么学历证呀，资格证呀，在某些人眼里就是一张废纸。因为这种文化特性里包含了这样一个哲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就是再行也还是不行。反倒是那些个提出规定要办证的人，正好借办证的名义来收取一笔可观的费用，至于实际能力他们可管不了那么多。”

上官青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就说这个《证券从业资格证》吧，就算很多人拿到了，难道就可以证明他是证券方面的专家了吗？非也，有了这个证最多就是证明你在公共场所里可以公开地讲解和分析某某股票了。而持有这个证的人对证券行当的理解又有多深呢？这个我相信只有他本人知道。

“中国也许再过 50 年也不会出一个巴菲特这样的人物，至于原因，明眼人细想一下就知道了。单从监管者来说，监管的职责应当是维护证

券市场秩序，打击伪劣，保护守法合规经营，保护投资者权益，确保证券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得到落实。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交易所、证券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投资者都是被监管对象。

“然而，在现行的证监会主导股票发行审核的机制下，监管者从源头开始即陷入上市公司精心编制的各种利益链条，与被监管者形成了一种利益同盟。监管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证券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当然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管，其结果却是证越多，越证明不了什么。其实说到最根本的，不管你拥有了什么样的证，只要你的内心是正直的，那就足可慰藉自己了。

“不过，我也不反对去考取这些证，因为在考取这些证的时候，至少你可以学习到一点儿文化理论知识，至于这个知识怎么用，那就是个人的事情了……”

“在此我补充一点，我对这个证不感兴趣。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和现在的能力，远在这个证所包括的东西之外。我是不会去考这个证的，它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不过，对于在座的像王彤、吴宏、张浩、陆明这些年轻的小兄弟们而言，拿一个这样的证还是有些好处的。”

贺大智听了上官青云的这段话，知道他对现行的制度有很多的不满，这跟他追求真善美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就不再跟上官青云争辩什么。贺大智笑了笑，说：“如果有报名的，这两三天就来我办公室登记。”说完离开了操作室。

又过了两天，西科建业（2048）的盘口密语再次出现。

“我看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得对这个扫货者进行试探。”

“吴总你们打算怎么做？”各方的参与者都在等着总指挥回复。

“要不来个洗盘如何？”有的参与者建议，但很快就遭到总指挥的拒绝。

“在大盘普跌的行情之下，这样的洗盘操作我想起不到什么重要作用。”

“这个扫货者你看他隐藏得这么深，只扫进货而从不放出货，他这是想搞什么？”

“我看还是利益的缘故。”参与者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难道我们的整个计划泄露了，有人想跟我们作对？”

“如果是为了利益，那倒好说，我们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获利走人；如果是跟我们对着干，那么他选错了主战场，不知道我们的真正计划。这样看上去也不像，不管怎么样，明天就给他设一个台阶再观察一下他的行动。”

从西科建业股票这段时间的行情走势来看，不管是小阳还是小阴，都错落有致地在盘面上稳步上行，整个股价已经上升近 20% 了。但它的上升在大盘普跌的掩藏之下也能很好地躲开公众的视野，有些做短的投机客在里边进进出出却并未影响整个盘面筹码的控制，反倒可以更好地利用这部分浮筹的流动性来隐匿行踪。

次日，上官青云和吕菲菲等人在操作室里密切地监视着西科建业（2048）盘面的变化。有人提出：“还是先洗一洗盘面吧，如果他只是个偶尔进入不坚定的持股者，可能很快就会为了守利而吐出筹码的。”

总指挥部很快否定了这种做法：“11 点开始啦，建个台阶给他。把股价从 19.30 元拉到 20.03 元上午收盘结束。全部参战人员参战。”

命令一下，大家都按配比与价位申报出去，贺大智这边指挥着操作人员也都按要求参与。很快，西科建业的股价，以一条直线的形态贯穿在 11 点至 11 点 30 分这个时间点上。盘面未见什么不良动静。

下午开盘后不久，总指挥部再度布置下午的情况：“把股价搞上涨停，但不要封死它。直到收盘把股价控制在 20.15 元。”就这样，股价

在下午 14 点 10 分左右，冲击涨停 20.70 元的价格，然后很快回落。

“没有跟踪到那个扫货者，他没有抛出货来。”

“×××，这个家伙的胃口真大。”

“奶奶的熊，吸货者想干嘛啊！”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用盘口密语骂开了。

只有上官青云在电脑前暗自发笑，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上官青云走到贺大智身边贴近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一些别人听不到的事情，贺大智只点点头表示回应。

周四，总指挥在开盘后不久下达了命令：“配合昨天的行动，把股价搞过 21 元。全天动静不要太大。”西科建业全天便以震荡的形式把股价推过了 21 元，最高股价达到 21.50 元。

“太顺利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那个神秘的扫货者，在 21.45 元时还扫进了一些我们放出的货。”

“这个扫货的是不是疯了，给他一个获利的台阶下，他却无动于衷。他到底想干吗？……”大家再次吵作一团。

总指挥部却是出奇地静默。

这种静默并未延续多长时间，总指挥部发出周五的操作命令：“从明天开始，开始用跌停板洗盘法……”

“跌停板洗盘法？”

“我的妈呀！这么狠……”

参与作战的人员个个唏嘘不已。贺大智和上官青云也不曾想到吴总他们会使出如此凶狠的操盘“必杀技”。操盘的人很少用这一招来洗盘，一旦启用必定血流成河。而更让上官青云没想到的是，股价一连三天地连续跌停，而且都是开盘没几分钟，股价便“一”字封死在跌停板上。而正是这三天的洗盘，让按兵不动的他们躲过了一劫。

总指挥部不仅想用这种洗盘法洗出的这个神秘的扫货人，还想证实这次的战役是不是出现了“内鬼”。

周五，西科建业股票无量跌停封死在跌停板上。

新的一个周一，继承了上周五的无量跌停。周二，放量跌停。周三，在最后的验证后，股价上午跌幅达到近-7%的低价位。

“我看我们是多疑了吧，那个神秘的扫货者是不是早就退出去了。”

“我看也是，如果那个神秘的扫货者要是真心想跟我们作对，我们这么放货打跌停他应该继续扫货才对，怎么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是呀，是呀，我看了在跌停板上敢接货的人，也只是很少量的一些赌次日反弹的零散股民。”

“既然这个神秘的扫货人不再有动静了，估计他们可能是缴械投降了吧。三个跌停外加一个-7%跌幅，有谁能受得了，说不定早就走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参战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地用盘口密语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总指挥部在经过这种凶狠的操盘方法，查找这个神秘客无果的情况下，当即在周三下午2点时发出指令：“把股价从-7%的幅度位拉回到+6%幅度，搞一个‘绝地反击’！”

西科建业股票在总指挥的命令下，很快让一个个投资者喷血的情况出现了，瞬间股价就涨起来了，涨幅之快，涨幅之大，无人能想象得了。

其实，上官青云在上周四晚上就让吕菲菲通知了捷维斯·伍格曼那边按兵不动，静等周五的风暴过去。香港那边当时也确实想借他们放筹打跌停时，再寻机扫进一些货，但因捷维斯·伍格曼在周末回了一趟英国总部，具体操作的人没有接到捷维斯·伍格曼再一次加仓扫货的指令，也就自行把交易停了下来。正是这种偶然，让上官青云他们顺利地躲过一次清查。捷维斯·伍格曼再次接到吕菲菲风暴已过通知后，才又按

计划进行操作。

也正是这几天西科建业股票离奇的走势吸引了市场投机者的注意力，很多的股民都在茶余饭后讨论这只“妖股”，市场活跃度与日俱增，这也正中操盘总指挥部的下怀。再依照不同的时机点，配合股票盘面上的情况，根据有部分喜欢反向操作的股民特性，在市场上进行大放消息，通过预先安排的各种类枪手、专家在各种媒体里大肆宣传，不过这次宣传的全都是西科建业股票的利好消息。然后再根据喜欢听利好消息操作的股民进行放出西科建业股票利空的消息。总之好消息、坏消息都是由他们一手策划。

魏军带领着涨停板敢死队员，有如一辆开足马力驶向目标的列车，随着他们在股市里的名声越来越响，市场上模仿他们操作手法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认真总结上官青云等人的建议，移师上海，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他们不再是一个小散户了，更不是一群组合在一起的小散户，他们成立了地下私募，成为股市游骑兵里的一支劲旅。他们从羊变成了猎人。

股市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不仅等待着羊的出现，也等待着狼的出现。

魏军他们作为一群猎人，有着自己的信念与目标，他们跟随着股市的步履，在股市中寻找着猎物的身影。他们的眼神中，透出阵阵杀气，却只能保持死一般的寂静。正是如此，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的不同市场表现很快就吸引了敢死队员们的注意。一个新的进入计划正在魏军的脑海里形成，能不能猎杀到庄家的一块肉，就看魏军等人的谋划了。

几周后，西科建业股票很快就又涨到了 30 元附近，当然这离不开总指挥部对其股价的推拉安排。而另一只主战场的宝利科技（1008）股票未出现特殊的情况，除了在股价前进中安排了几次小幅的洗盘和盘震

外就一路以慢牛爬山的形式前进。在这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状态中，盘面上经常出现让人想入非非的“九阳真经”的形态来，其股价把西科建业股票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达到 40 元。不过两只股票股价之间的差距很是微妙，始终保持 10—15 元的差价。

宝利科技（1008）股票在 40 元的时候进行了盘面清洗，也正是在这次的盘面清洗中，贺大智他们以下托股价的形式正式进入了战场。“九阴真经”的洗盘法温柔中带有阵阵杀气，让参与此中的投机者在炼狱般的状态中完成了一次次股票交易。

两只股票的上涨与下跌在不明内情的投资人看来似乎毫不相干。但它却很好地体现了一个强硬的操作手的操盘能力，这种左右手互搏的操盘功夫，将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买自卖、蛊惑交易、抢先交易、虚假申报、特定价格、特定时段价格交易等操盘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将筹码高度地集中到了总指挥者的手中。

“吴总，我们两边的筹码集中度都达到了 40% 以上了，是不是我们应该发动最后的冲锋了？”有参与者通过盘口密语请示。

“急什么，我这里筹码的统计才 48%，现在发起冲锋，想找死呀，这样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价？再等等！”显然总指挥部在这场战役中已烦透了这类闹心的提问。

“那要到什么时候呀，我们资金的拆借是有期限的呀。”

“你们这些机构就是小家子气，表面上说是某某机构，其实还不是外强中干，等筹码锁定过了 50% 再说。”

“那吴总也得给个时间嘛，我们心中好有数。”

“等春节过后再定。大假期间往往是股民讨论股票头寸是留还是空的日子。等他们空了以后，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贺大智算了算，按计划收集两只股票的货和余下的资金，得出了一

个保守的结果，就算在标的价格附近清仓走人，在交易宝利科技股票所有的获利也不过只有 33% 左右，在交易西科建业股票也会有 36%。两者之间的利润也还行，当然这还不包括香港那边的获利。虽然香港那边账户的交易最终得到了“京城八爷”的认可同意，他还是有所担心，毕竟这种在利益面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事情见不得光。

这跟他待人处世的原则明显冲突。前面既然答应了朋友，他就会遵守承诺。虽然朋友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可那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想着想着，不自觉地想到自己真的老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知足者常乐与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两种观点在他的价值体系里形成了两个尖锐的对立面。

随着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股票股价的相继走高，吴总先前预算的资金量逐渐吃紧。为了保证主战场的战争节奏不被破坏，总指挥部决定先行在春节前对西科建业股票进行调整。把西科建业股票的股价做到 50 元后进行横盘休整，拆走一部分在西科建业股票的资金转移到宝利科技主战场来，为主战场最后的冲锋做好准备。

1 月的宁海，阴霾中带着几许的寒意，蓝蓝的天空失去了秋日里的光泽，隐匿在了层层云雾之中。离春节不到两周的时间，操盘总指挥部发出密令：

“周一，把股价控制在 35.4 元至 36.70 元，做一个假摔的样子（意指下跌）。

“周二，让股票在尾盘临近十分钟收市时再做个涨停，以涨停价收盘。

“周三，股票在上午收盘前推进涨停，股价定在 44.51 元并封死涨停。

“周四，股票在上午冲个涨停，不封停。下午股票全面放货，把股

价压回到 44.84 元收盘。”

接连几天的操作，贺大智按照总部的要求亲自指挥操作，容不得有半点差错。吕菲菲研发的系统软件在这次的战役中发挥出了强大的功能。她把各个软件功能发挥到极致，在好几次的交易中得到了总指挥部的表扬。

西科建业股票这几天的行情表现并未能逃脱“涨停板敢死队”的视线，他们的操作习惯决定了他们的操作方向。

吕菲菲报告说：“我发现了‘涨停板敢死队’的行踪，他们的交易 IP 地址是上海方华证券和华新证券的营业部。”

“哦，他们已经去上海了。”贺大智说，“先不用惊动他们。密切关注他们的行踪。”

吕菲菲又说：“我发现这两天他们的交易很是频繁，买进卖出都有，买进和卖出额都相对较高，所以才进入了我们系统的监控范围。不过在周四他们的交易是净卖出，数额有点大。”

贺大智说：“看来这帮人已脱离了原来小股民的角色了，成为一支股票市场里的‘游骑兵’。”

上官青云问：“总指挥部发现了这一情况没有？”

吕菲菲回复：“我想应该是发现了，只是总部对这种行为不感兴趣，毕竟他们是做超短，不影响我们整个计划。”

吕菲菲在电脑系统上调出几组数据，接着说：“他们在两天的涨停价位都有买入，总部在涨停价的挂单减少后，就有一部分新的挂单涌出来，看得出来这不是我们自己人。”

“这么说，总部也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操作习性来帮衬着封涨停？”贺大智意味深长地笑笑。

上官青云说：“我们应提醒一下总部，把这个情况简单汇报给吴总，

让他们留意一下，这样也好表示我们对战役的关心。我们总不能在人家眼里就是一个机械的士兵吧。”

贺大智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吕菲菲就通过密语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总指挥部。吴总很快进行了回复，说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这种超短的进进出出，对大局无关紧要，不必在意。同时对贺大智的及时汇报予以表扬，说这么多参战人员就他们发现了问题并做了汇报，希望继续努力合作。

“贺总，还有一个情况我要汇报一下。”吕菲菲说，“那个黑客张海好像找到了利用被入侵人的账户获利的方法。”

“是吗？”上官青云问。

“他利用众多被入侵人的账户，来同时交易一只股票。在交易这只股票时，他先行用自己的账户买进，然后再用那些被入侵人的账户跟着买进推高价格，其结果是他先买进的股票就跟着上涨有获利了，然后他就把自己账户的股票获利清仓。卖完自己的股票后再卖别人的，别人的获不获利他就不管。不过有的也有获利，有的会出现亏损。”吕菲菲详细地说，“我分析了追踪数据，他动用的交易额都很大，最多一次他所操作过的账户资金合计近800万元。而那些被入侵的账户主人却从未发觉。”

“哈哈，这小子果然有点小聪明。”贺大智开怀大笑。

“真有一套，借人家的资金为自己的股票拉升。”上官青云说，“现在先不用惊动他，让他自娱自乐，等时机一成熟，我对他的计划就要开始了。”

西科建业股票经过中途这一战后，随即就沉默了下来。临近年关，各参与机构都要忙着做业绩，总指挥部也就配合部分关系很紧密的机构另外做了几只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帮着他们把业绩做得漂亮一点儿。就这样，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股票的股价一直清淡地横在那里。这种横盘

的静默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感觉，也有一种对黎明前黑暗的恐惧。

在股票这个行当里，有很多人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很多股民在节日长假前空仓的习惯让宝利科技股票的浮筹很快就吐了出来。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总部的筹码收集统计已经达到了 52.6%，这为春节后发动总冲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七章 见好不收

面对美梦有谁会愿意清醒呢？问世间情为何物？真是一物降一物。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太平盛世里的宁波市到处洋溢着节日里喜庆的气氛。天空中漫天飘落的雪花给整个世界穿上了白色的外衣，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用银子装饰而成的。

雪花用它特有的纯洁的美，来庆祝这美好而特别的节日。街道两旁落叶已尽的树上挂满了彩灯和彩旗。大大小小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各式各样购买年货的人。步行街上人流涌动，人人手中提着大包小包兴高采烈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如果说每一天都有一份新的希望，那么每一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新一年的梦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升起，让人们在寂静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因儿子贺峰一家年三十要去岳父母家过年，贺大智一家三口就显得有点冷清。得知上官青云和吕菲菲两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就特意邀请他俩来家里吃年夜饭。

上官青云和吕菲菲接受了贺大智的邀请，在年三十中午时分提着大堆的礼品来到了贺大智家。但是贺大智要是知道女儿贺兰兰对上官青云的心思，就不会邀请他俩来家里团年了。

贺兰兰看到上官青云和吕菲菲成双成对、恩爱有加的情景，别提有

多难受了，她几乎是含着眼泪把年夜饭吃完的。贺兰兰原本以为工作上的忙碌，已经让她忘记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可当上官青云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心中的那份躁动难以用言辞来表达。其实在她众多的追求者当中，比上官青云帅气有才的也大有人在，但她在跟他们约会时总提不起那份热情。她不冷不热的态度，总让那些苦苦追求她的男友摸不着头脑。问世间情为何物？真是一物降一物！

屋外，黑暗天空里绽放的五颜六色的烟花与雪花共舞，飘散在人间。烟花虽然灿烂无比，却怎么也照不亮贺兰兰那寒冷凄清的内心世界。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她在心里默默祈祷。她相信上帝会怜悯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份爱，一定会给她一个美好的归宿。她不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自己的情感还像个失重的物体，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引力带到一个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时空。

待上官青云和吕菲菲吃完水饺离开后，贺兰兰回到了自己房间，关上房门扑倒在床上大哭了一场，直到哭累了，她才从床上起身，坐到写字桌前，拿出她久违的日记本，记录下此刻的心情：

许久没有动笔写日记了，不知自己能不能将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和这个难忘的除夕一起留给昨天。当我看到你们踏进我家的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开心还是忧伤。我在你们面前表现得很开心，直到你们最后离开。我知道自己在感情把握上比你当年差远了，好在思想上比那时成熟了许多，早已脱离了郭小四“明媚的忧伤”“左手倒影，右手年华”般的无病呻吟。

现在提笔写日记并非心血来潮，以前一直想着能与你写下未来生活的篇章，现在看来，那已成为了梦幻泡影。刚才痛苦流泪的时候，满脑子里全是你的样子，就在混乱的思绪里，想着怎么聊寄相思。

你这会儿应该跟吕菲菲在并肩欣赏夜空里多姿多彩的烟花吧。而我在提笔刹那，心底却是一片苍凉。想想刚才你们与我爸用餐时还在开心地笑谈，你们一走我就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缺了一大块，忍不住鼻头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以后自己该有多寂寞……

咱俩认识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这里边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我们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看似很近却又遥远。在感情方面我是个被动的人，我猜测你也喜欢被动。因你从来没有主动约过我聊天，所以我俩就丧失了彼此了解的机会。如果两个人在情感上都很被动的話，很可能就会失去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是这样理解的。

当我在你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吕菲菲时，女人敏感的直觉便告诉我，她跟我一样很喜欢你。当我从爸爸嘴里得知吕菲菲的住处与我爸送我的那套房子相隔不远时，我就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写到这里，我才明白很多东西的出现是必然，而这也让我看清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在别人眼里，我们之间的感情不算爱，这点我也思考过，一方面我确实爱慕你，另一方面我对你确实没有冲动，没有啥非分之想……所以我有时候挺怕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感觉。但想到每次听我爸提到你时我内心的激动兴奋，我就打消了疑虑，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就是爱你啊！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只要我心里知道就行了。

中国人从来就不习惯把爱说出口，只是我此时也并不羞涩，说出来了心里也就坦然了。我不会排斥吕菲菲的，但我会嫉妒她可以天天见到你，跟你在一起。

我知道我们都不是谁离开了谁就不能活，谁走了就会带走全世界的那种人。但是当生活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掰下来一块的时候，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

昨天吃饭时才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成长蜕变期，之前的我其实不喜欢瞎琢磨，也远没有现在这么难搞，可现在我没事就老爱各种想，想别人，也想自己，结果越想越矛盾，越矛盾越纠结。但是在有些事情上，我却越来越把握不住自己。看到你们在一起亲密交谈，我就立刻火起，就像失去了理智一样。其实我不该这么反感的，越是反感，伤害的反而自己，我何不心平气和地接受呢？我需要尽快地成长起来，脱离这个状态。

兰兰，新年

贺兰兰写完后，拿着它靠在床头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蒙眬睡去。

* * *

这个假期，吕菲菲玩得很开心。每天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逛商场和公园，寻访宁海民间小吃，大大地饱了口福。在这期间，上官青云偶尔也给吕菲菲讲投资行当里的人和事。

春节之后的一周，股市出奇的平静。宝利科技和西科建业如沉睡中的美姑娘，还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中。总指挥部未发出开始决战的指令，操作室内大家在闲聊着节假日里的所见所闻。

但吕菲菲并未闲着，她按照上官青云的安排，收集着国际上各种敏感的新闻资料，公开的或者是不公开的，并有针对性地收集有关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国家政策方面的信息。吕菲菲知道上官青云是打算先从外围的资本市场中寻找有关格妮雅·黎“美人豹基金”的蛛丝马迹。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去追杀目标，他们是一群狼，是一群专门守护着猎物的狼，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也可以称之为猎物的守护者。

节后第二周的第一天，各参战人员就收到了发起总攻的命令。

宝利科技股票高调地开始拉涨，在K线图上先来一个“三阳开泰”以贺新春，再来一个“汉地拨葱”凸显出一个放量大阳，随即来个“回头一笑”。新一周的盘面就这样过去了，盘面的形态很是吸引眼球。而西科建业股票在这一周却是阴雨绵绵如三月里的小雨，每次寒风吹过都透露出冰雨的寒意。

股市上也随之传来股民们各种分析猜测的声音：

“从成交金额来看，西科建业股票近几日的成交量明显是一个个地量，从前期的天量到目前的地量，空方做空动能或已现衰竭。”

“这只股在补了前期的跳空缺口后，连续两日在60日线出现企稳状态。另外从技术指标分析，日KDJ指标出现超卖后钝化，而从布林线指标分析，也有回抽下轨的要求……”

“我不这样认为。我看西科建业近段时间调整也较为充分，很多个交易日在横盘低位都收阴阳小‘十’字星，而大盘近日连调后又出现了小阳，我看这只股短期反弹要求强烈，有很大的上涨可能。”

“如你们所说，是否能够说明西科建业近期就会有反弹出现？我持怀疑态度，我们周一也是如此的期待，结果它却打破之前的‘开门红’惯例，大多以阴线收场了，我看它的后市不乐观。”

“我看它近来出现了‘五连阴’，既然有五，那很可能就有六、七连阴的出现……”

……

股市里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风平浪静，股民的态度并不会影响庄家的操盘计划，更多的时候却被庄家牵着鼻子走。另一周，西科建业跟宝利科技股票刚好相反，在盘面上唯一不同的是，西科建业搞出了一个“五鼠闹东京”的姿势。操盘总指挥部决定在西科建业股票上不把战线

拉得太长，开始压缩阵线，结束这边的佯攻，转移重心到宝利科技股票上来。

很快在新一周的伊始，西科建业股票如一头得了疯牛病的牛一样，东跑西蹿，根根 K 线图里的大阳线屹立在每一天大盘最显眼的位置。股市投资者的情绪高涨热血贲张，很多人按捺不住心中贪婪的欲望，纷纷追杀了进去。连续三个涨停，此时西科建业股票的股价已经达到了 66.25 元。市场的热点与注意力全部都转移到这只股票上来了，各种风险的警示和继续看好该上市公司业绩的讨论充满着整个市场。在周二的晚间，吕菲菲使用专用网络跟捷维斯·伍格曼取得了联系，示意从明天开始可以逐步清仓了结，两三天之内全部将手中的货出完。

捷维斯·伍格曼自然是心领神会，临下线时说：“期待你们能早日来港举杯庆祝。”

* * *

在这几天的连续涨停中，最为头疼的就是那个黑客入侵者张海。他明明看到自己股票申报交易单上填写的是农业板块类小盘面的股票，怎么在所有成交单上显示却是西科建业股票，就连自己的账户也未能幸免。这些账户的成交量都不是很大，因为价格太高，账户所持有的数量总是会根据账户上的资金出现很好的配比。张海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如此，他感到自己像是遇到鬼一样。

他看到自己所入侵的所有做过标记的账户，全是这只股票，只是有的账户里有赚，有的出现亏损。在今天收盘结束时，所有交易过西科建业股票的账户是全部获利的。他在电脑前郁闷了很久。

毫无疑问，这是上官青云、吕菲菲等人操作的结果。螳螂捕蝉，黄

雀在后。张海没有想到的是，噩梦才刚刚开始。

周四，西科建业股票高开 +4% 再次冲上了涨停。中途股价反复在 70.30 元至 72.88 元波动。

这么长时间以来，张海所入侵的账户之所以未被账户真正的持有人发现，他不算太贪，操作时间很短，两三天就会把股票清掉，停一段时间再交易。今天，张海跟往常一样想把所有获利的账户都清仓了，也包括自己的那部分账户。可是一连串的操作却未得到任何的响应，总是提示交易未成功，他怀疑是自己的电脑或者网络出了问题，他一边用手巾擦拭额头上的汗珠，一边不停地在电脑前调试。在最终确认无法交易后，他放弃了所有的检查，瘫软地靠在椅子上。

现在他只能等到明天再交易，看看明天是个什么情况。张海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个黑客反被别人给黑了。这段时间里，自己那种入侵征服别人账户的荣誉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按上官青云的计划，贺大智自然看准时机把黑客张海的情况，以捣乱者的身份汇报给了总指挥部吴建国那里，很多参战人员开始认为前面丢失的西科建业股票筹码那批货，很可能就是这个张海所为。因此总部果断坚决地表示格杀勿论：“全部套封绞杀！”

周五，西科建业再度因股价异常临时停牌 1 小时后开市。重新开市十分钟后，股价很快直线往下掉，股价落到了 69.70 元。如果不是收盘时间到了停止交易，看那势头很可能往跌停板上奔去。

黑客张海今天已经完全崩溃了，他入侵的账户大多数都交易成功了，部分获利的账户也在 +3.5% 点以内。而自己的交易账户，不是在卖出，反而在买进，而且买进的数量并不多，他都快气疯了，嘴里不停地在骂。直到下午西科建业的股价停在了几近跌停板处，他的账户还在买入。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账户不仅被反黑了，而且被反黑得很离谱！而

那些他所入侵的账户里有西科建业股票的，全部平仓交易完成，有的有获利，有的出现了亏损。

张海想通过他所掌握的黑客技术来追查，到底是谁对他使了阴招，迷乱地忙碌了一阵后，最终无功而返。一种不祥的预感积压在了心头。

又是一个周一，总指挥部见手中掌握的筹码都派发得差不多了，下达了一个在江湖上很具有传奇性的操盘指令，使出一招“红色玫瑰”，即做“红K线出货法”（也称之为“阳线出货法”）。

股价每天都在一个近跌停板价开盘，然后在盘中就无缘无故地将股价拉起。临近收盘时股价总是落在开盘价上一点点，让人感到反弹总是呼之欲出，盘面的K形图形做得红彤彤的，很是精美诱人。很多的技术派投机者就这样上了套，走上了不归路。一连四天，这样周而复始的盘面情况，将一个成熟而凶狠的操盘手的操盘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于西科建业的股价，在这个颓势的引领之下一泻千里，股价最终又回到了20元附近，凡是这段时间进入想抢反弹的或者想抄底的股民，最终是永世不得翻身。

黑客张海自然是逃脱不了，自从他账户上所有资金全部在高位买进了西科建业之后就再无任何动静。他每天就这样呆呆地看着自己账户里的资金在不断地缩水，最后在总资金亏损达到近90%时，他又尝试着进行交易。见可以自己操作交易后，他才松了一口气，重复着每天的粗口：“我要操他祖宗十八代，是哪个在这里阴我！”

未等张海把所有的粗话骂完，强行破门而来的几位警察已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此时此刻他竟然有种解脱的感觉，他主动伸出双手，戴上手铐，在警察的押解下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这种高雅杰作自然是出自吕菲菲之手，看到西科建业的战役已经胜利完成，这个替死鬼再留着也无用处，跟贺大智与总指挥部商量后，她

便把这事通报给了华新证券，决定让华新证券宁海分部的网络技术部负责人去当地警察局报案，然后就出现了前面张海的那一幕。

西科建业佯攻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其股价已回归到正常跟随大盘的轨道里。阴跌不止，阴魂不散。

又过了一周，主战场上的宝利科技股票这段时间得到了很好的休整，颇有种背倚孤山、平湖秋月的韵味。在这种孤山望景之下，也有很多的散户投资者注意到了它的美丽。媒体上时不时地传出一点点有关宝利科技上市公司的消息，各种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利好与利空掺杂其中。

战役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决定从下周二开始逐步收缩战线，发动总攻：在目前 41.68 元的基础上开始温水煮青蛙。

就这样，宝利科技股票每天慢慢地涨了上去，有时一天来五六个百分点的涨幅，有时一天来一两个百分点的涨幅，宝利科技股价在所有参战人员的配合下，各路人马齐头并进，一个“孤山摘月云上飘”的形态被做了出来。什么“九阳真经”的走势那只能算是小儿科了，一连半月的红遍天足以独步江湖。然而也正是这种独步江湖的气势，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股价上涨到 73.7 元的时候，监管者要重查“妖股”幕后操控者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部分参与者的耳朵里。此时，有些参与者就想在交易中途全身而退。

“总指挥，我看这个股价也差不多了吧，见好就收吧。”

“总指挥，我们的资金有限，弹药都用完了，现在开始放货，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获利。”

“不行呀，总指挥，我们的领导有点害怕了，再这样搞下去，怕会出事情……我们得先走人了。”

“我们什么时候放货呀，近来拆借的利率又提高了，我们要返还资

金了！”

.....

各路参战人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纷纷要求退出，但总部是绝对不会允许参战人员中途退出的，不断安慰着各路参战人员，也威逼利诱着思想动摇的极端分子。

“如果此时全部退出，我们将前功尽弃。到时候算一下总账，我们会亏得血淋淋的。如果大家能把最后这关挺过去，大家都会赚得盆满钵满……”

吴建国压抑着内心的怒火，按照既定计划指挥前进。

正是这几天各参战人员在闹情绪的日子，盘面上难得地出现了两三天的小阴横盘走势。但市场上投资者的热情并未减弱，一些信奉“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理念的散户投资人都卷了进来。他们将宝利科技股票的股价高看到两百元以上的激情，在各种情绪的渲染下得到了确认。

贪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人丧失理智，丧失理智的人就会为自己编织一个美梦。面对美梦有谁会愿意清醒呢？这就是人的魔性吧。

新的一周，宝利科技股价接着往上冲涨。周四时，总指挥下达了尾盘拉涨停的指令，此时宝利科技股票的价格已达到了目标位置 108.2 元。周五，在这个看似平常的股市交易日，宝利科技股迎来了它最后的光芒。当股价在众多的追涨中达到了 122.6 元时，结束了它所有的使命。

宝利科技股票的股价在过了 100 元时，总部便全力分步骤派发筹码，贴现出货的命令已在操盘总指挥部响起。市场的追涨情绪很容易将这种不起眼的震荡筹码完全吞噬掉。

又一周的开始，也是宝利科技股票价格下跌的开始。在 100 元处买到高位筹码的人希望这朵云彩能飞得更高更远。股市里各路投资者的声音，伴随着媒体铺天盖地的消息接踵而至：

“我认为宝利科技股票最少能涨到 150 元！”

“我看它可能会涨到 200 元！”

“你们看看，现在媒体都在推荐这只牛股……”

“你瞧瞧，那些股评专家都说这宝利科技股票至少还有 30% 以上的涨幅……”

“对对对，我认为也会涨到 150 元！”

“这样涨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

许多投资者认为每一次股价的震动下跌都是正常的休整，股票随即就会出现高强度的反升，但事与愿违。在宝利科技的股价接连两天在 110 元区间震荡后，随之而来的跌停让所有后面追高进入的投资者都措手不及。日后的大阴线三跌停，十几日的小阴跌，打碎了所有投资者的美梦，股价很快就回到了 65 元。如此快速的腰斩，让高位入市的投资者亏损严重。那些还沉浸在自我编织的美梦中的投资者，来不及回味便被现实惊醒。可梦终归是要醒的。醒来之后，哭闹着寻死寻活，哭哭啼啼地找政府要说法的大有人在，国民愿赌、好赌不服输的劣根性展露无遗。

最后宝利科技股票的股价在长达三个月的阴跌中又回到了起点，这场战役也正式宣告结束。

前面中途想打退堂鼓的部分参战人员现在都分享到了胜利的果实，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贺喜的，说恭维话的，吹嘘拍马的大有人在。在利益面前，人性的丑陋暴露无遗。

“这场战役打得漂亮，说它改写了股市的历史，创造了一个神话毫不为过！”

“总指挥的操盘水平当今世界无人能及啊……真是了不起。”

“总指挥，你是不是组织我们搞一个庆功会啊？庆功会的钱兄弟们全包了……”

“总指挥，下一次的大战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呀，到时别忘记了咱兄弟们啊！”

……

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参战人员，又在展望下一次的行动了。面对眼前这群贪得无厌的人，吴建国理智地给挡了回去：“一切回归从前，以后如果有什么战役，自然会再召集大家！”

吴建国这样决定是有原因的，这次战役的影响实在太太大，影响范围之广超过所有策划者的预期。股市在这样的红色飓风的席卷下，没有几个投资人会置身事外。面对众多寻死寻活的投资者，监管者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的，他们的职责就是给这些贪婪的败得丢盔弃甲的投资者们一个交代。其实他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两只股票在市场上的异动，并开展了秘密的跟踪调查。

在他们开展秘密调查时，总指挥部早已通过内部渠道，获得了第一手情报。他们也及时制定了清扫战场的策略，以便全身而退。既然此次战役有了权力出租者参与其中，事情就好办多了。

对于权力出租者而言，在如愿收到价值不菲的租金后，当然不想在日后清扫战场时把自己牵连进来，对所有的战线与责任早已划分得很清楚。诚然，他们也及时提供了很多监管层秘密调查进展的情报。吴总根据这些情报，结合战役进展的实际情况，给调查者设置了层层阻碍，直到最后战役完美收官。

面对资本市场影响力这么大的一场战役，严厉打击股市幕后黑手的呼声满天飞舞，各种讨伐之声充斥着媒体。监管办的稽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困境，无从下手。拿到了尚方宝剑的监管者，也加大了稽查力度与

深度。吴建国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部分相关联的机构参与者已经被请去喝了好几次茶了。吴建国心里很清楚，虽然名义上说是请去“喝茶”，其实就是协助调查。

战役结束后，总指挥部早已经全部解散，出国的出国，遁隐的遁隐。现在吴建国虽然身在美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监管者的一举一动，心想只是一味地设置调查障碍和出逃也不是办法。经过多次越洋电话的密谋之后，最后陈彪提出了一个最具可行性的方案：“丢车保帅！”

丢哪个车？怎么个丢法？毕竟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丢掉谁都不仁义，为此大家又争论了好久。

有些兄弟只能共享福，有些兄弟却可以共患难。主操盘手陈彪就属于后者。

“这次主要是我做的策划和操盘，要不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反正我现在也检查出了肝癌，活不了几天了。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只要是我认定了的兄弟，他们就会知道我有‘三胆’，一是股胆，炒作股票我啥也不怕；二是色胆，身边不怕美女多，三妻四妾我都应付得了；三是忠肝义胆，为了咱兄弟，在这种艰难时刻我义不容辞。”陈彪豪气云天地说。

“好兄弟，不行，我知道你义薄云天，你现在得要好好养病。”吴建国当即就拒绝了。他怎么能让这么好的兄弟去承担这个责任呢？他需要找个替罪羊，可他知道，这个案子实在太太大，一般的替罪羊是不足以让稽查者信服的。随便找个替罪羊也只是做无谓的牺牲。

“阿彪啊，你个人是不可能担起这个责任的。你的病如果第三次复查确定是肝癌，你就把公司里的事交代安排一下，然后来美国治病，这儿的医疗条件比国内要好很多。”吴建国在电话另一头说，“钱不是问题……”

陈彪说：“都这个时候了，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在众多的兄弟中，我还想不到有比我更合适的。”

吴建国说：“兄弟，不能急，容我再计划计划……”

又过了两个月，在权衡了各方利益后，为了保全大家华新证券上海总部的总经理李宏杰，主动请缨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毕竟他是以公司法人的名义，来承担这次对宝利科技股票和西科建业股票的坐庄操纵股价责任，个人的成分占得不多。

“宏杰兄弟你放心，这次你们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先进去了，在号子里边自然会有人来关照你们的，我们在外面会以最快的速度想办法，通过硬关系把你们弄出来，你就先委屈一下。这些都是钱可以搞定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就放心吧……”吴建国在最后确定顶罪人选之后，说了最有人情味的一句话。

这样确定了丢车保帅的人选之后，吴建国就承担责任的一些细节和对他们个人及家人的安排，在大洋彼岸做了详细的计划安排，以最小的损失，完成这次的清尾工作。

* * *

这场战役结束后，紧跟着A股市场也隆重地推出了中小板，首批8家中小板新股上市，标志中小板市场正式诞生。这一突破，不仅是中国构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也被看成是创业板的前奏。然而贺大智等人并未参与首次开板的交易，却是带领着公司全体员工外出旅游。从南到北，再到西北，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雨后的新疆天池景色格外迷人，池边群峰竞秀，山野如洗，一汪清泉，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天池上空云雾缭绕，忽明忽灭，给人一种

神秘莫测、飘飘欲仙的感觉。贺大智正带着同事们欣赏着天池的旖旎风光，却突然接到了“京城八爷”打来的电话。

“什么，去自首？他们主动承担了所有幕后操纵的责任？”贺大智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原以为吴建国会找几个不着边的江湖小混混来应对监管层的调查，可当他听“京城八爷”说是华新证券上海总部的总经理李宏杰承担了这次的责任，他有点错愕地愣在原地。

“是的，我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是华新证券的李总主动去自首的。”“京城八爷”在电话那头重复了一遍。

贺大智从电话里听得出“京城八爷”的心情极为沉重，挂完电话后，他已无任何心思来欣赏眼前的美景。

贺大智得知了战后清扫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后，沉默了半晌。他们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而自己先前做过的那些有违道义，而又见不得光的事情，就显得自己气量狭小了许多，良心自责了一番之后，重又回到了现实。

很快有关宝利科技股市操纵一案就在全中国各大媒体广泛传播：

作为“我国股市第一案”，通过对涉案的首席操盘手华新证券总经理李宏杰、副操盘手华新证券宁海分部总经理刘水生等人的审判，“宝利科技”案中案的案情终于真相大白。该股两庄家用一系列手法，与100余家出资单位或个人签订合作协议、委托理财协议等，筹集资金共计54亿余元，通过1600多个股东账户，控制了宝利科技股票和西科建业股票各流通盘55.36%和52.35%的仓位，然后由操盘手进行股价操纵交易，把股价从9元拉至122元和16元拉至83元。中国证监会鉴于华新证券严重违规经营，证监会决定自12月8日起撤销华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新证券的证券业务及所属证券营业部由南东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托管，证券营业部托管后继续经营，并对相关责任人和机构参与人员进行刑事处罚。

两年之后，宝利科技股票的实际主操盘手陈彪在美国因癌症不治去世。在陈彪治病的这段时间，他以“禅忆者”的名字在国内某家网站注册了一个博客，将他一生的爱恨情仇，纵横捭阖股市江湖的经历，写成一篇篇带血的博文，作为一份遗产留给正行走在股市江湖的人们。

贺大智安排吕菲菲在总指挥部解散时，把留在华新证券宁海分部的内部区域网络给断开了，并不再留下任何后门，以防不测。同时按照“京城八爷”的吩咐把注册的那近十家新公司以各种名义注销。所有的财务账目该销毁的销毁，该留存的留存。进来的资金加上部分利润再按原来的资金通道返还给“京城八爷”。

一周后，贺大智带领同事旅游回来，见各大媒体都在渲染宝利科技案中案的事情，内心深处的痛苦越来越深，时常出现心悸气短的状况，这也坚定了他退隐江湖的决定。最初“京城八爷”还极力挽留，但见贺大智执意要这么做也就同意了他的决定。

可是在公司接班人的问题上，贺大智与“京城八爷”又产生了分歧。贺大智一心想让上官青云来接替他的位置，但“京城八爷”不同意，却也不说原因。“京城八爷”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人选时，贺大智明确表示目前很难再找一个能让他看中的接班人。“京城八爷”的回答却让贺大智大为惊诧：“如果没有其他人选，那就把公司解散了吧，时间由你来定。”

贺大智也回复“京城八爷”：“那我就找一个好的时机把公司给解散了。”

第二天，贺大智在老办公地转了一圈回到新公司，刚在办公室坐下

上官青云就推门进来，说有急事要请示他。

“贺总，香港那边发了一个请柬说，有个基金年度报告答谢会要请我们去参加，让我们确定人数。”

“这样的报告会，我看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你去参加就行。”贺大智现在一心想着解散公司的事情。

“贺总，这不是一般的基金年度报告会，我们是作为他们重要的客户被邀请的。”

“重要的客户？”贺大智仿佛想起了什么。

上官青云说：“是的，邀请函是我的老同学捷维斯·伍格曼代表他们公司英联博富全球指数基金发出的，说是跟上次的委托交易有关。”

“难道是在委托交易上出了什么差错？”贺大智有些不解地问。

上官青云说：“贺总，看你想哪儿去了，虽说我们是上次委托交易最大的获利方，但他们获利也不小，人家是想搞个庆功宴会给我们，好让我们继续跟他们合作，这不正好遇上他们要召开基金年会，也就一并把这事给办了，我们这次去香港的所有费用他们全包了。”

“继续合作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贺大智说。

“什么事？”上官青云有些诧异。

“如果我想把公司解散了，你有什么看法？”贺大智说完，留意着上官青云的表情。

上官青云想了一下，说：“解散公司是你跟董事长的决定，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贺大智看着上官青云表情平静地回答着他的问题，继续问：“公司如果解散了，你想过你未来的去处吗？”

“何去何从，这要看天意了，我现在跟吕菲菲确定了关系，有些事情我还得问问她的决定，我个人做不了主。你也不想我辜负她的一番情

意吧？”上官青云轻笑着回答。

贺大智思虑了一下，心想上官青云说得也对，于是说：“这个问题就先到这里，如果我真的做出了什么决定，我会提前告诉你的。”接着又说，“香港那边你回复他们，就说我们这边去三个人，你、我，还有吕菲菲。”

贺大智待上官青云离开了办公室后，点上一支香烟，若有所思地深吸了一口，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原来“京城八爷”不同意让上官青云做接班人，是对他有另外的安排和考虑。这应该都跟吕菲菲有关吧。先前的忧虑早已烟消云散，贺大智也释然了。

第八章 比的是软实力

如果说爱能让人永远记住一个人，那么恨一样能让人永远记住一个人。

吕菲菲自从战役结束后，就一直沉浸在甜蜜的欢乐中。从公司安排的外出度假旅游，再到接到去香港参加年会的通知，最近似乎好事不断。此刻她正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在电脑前等着干爹上线，想跟他分享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快乐。

但是干爹却迟迟没有上线，她只好给他留言。这份留言几近报告的形式，将战役中的一些细节和与香港那边合作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

两天后的下午四点，吕菲菲、贺大智和上官青云乘坐航班去了香港。在机场出口处，捷维斯·伍格曼安排来接机的司机举着写有上官青云名字的牌子，在人群中四处张望。上官青云远远地就看到了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径直走到他的身边，坐上车前往年会统一安排入住的香港 JW 万豪酒店。

在酒店房间里简单的洗漱后，上官青云正透过落地窗眺望远处的海景，这时捷维斯·伍格曼的电话就打来了，告诉他年会在次日上午 10 时准时召开，今天就自由安排，晚餐统一安排在酒店餐厅。

上官青云挂完电话，到隔壁房间约贺大智一同上街逛逛，贺大智欣然接受两人的邀请，三人一起离开酒店前往周边的商场。

三人漫无目的的闲逛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面对拥挤的人群和充满时代气息的商场，三人均不为所动。逛商场本是女人最爱的户外活动，可今天吕菲菲身体有些不舒服，也就有些意兴阑珊。趁二人在商场小憩的时间，吕菲菲去了趟卫生间。

上官青云干等着吕菲菲没事可做，就用目光随意扫视着周边的商店。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周大福金店门前。跟身边的贺大智打了个招呼，他就径直走了进去。不一会儿上官青云从商店出来时，包里鼓鼓地多了些东西。贺大智也不问，两人会意地笑笑，彼此了然。

“两个大男人在这里鬼笑什么？”吕菲菲从卫生间里出来，好奇地问，“是不是又看到什么性感的美女了？”

面对吕菲菲不着边际的问题，两人哈哈一笑，吕菲菲一头雾水，心想，这两个男人一定是疯了。

见时间不早了，三人沿着来时的路线闲逛回去。

晚上十点左右，靠在床头看电视的上官青云和吕菲菲接到了捷维斯·伍格曼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们去夜店玩。上官青云征求了吕菲菲的意见后，婉拒了他的邀请。

次日，贺大智三人在酒店用过自助早餐后，整顿好随身携带的行李，跟随已在大厅里等候的一对韩国男女，坐上了前来接他们的奔驰商务旅行车。半小时后，车辆行驶到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的海运大厦邮轮码头。众人下车，在礼仪小姐的带领下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一艘“玫瑰梦幻号”邮轮。

“玫瑰梦幻号”是皇家加勒比邮轮梦幻系列中一艘个性十足、风姿绰约的邮轮。邮轮总吨数近 80000 吨，船深 24.5 英尺，时速 28 海

里，船长 867 英尺，船高 105 英尺。依照国际知名专业邮轮评鉴机构 FIELDING'S 的评定，“玫瑰梦幻号” 2001 年被评定为国际五星级豪华邮轮。

“玫瑰梦幻号” 船体内部装潢设计典雅高贵，呈现金碧辉煌的气势。据传所有装饰灵感均出自挪威、瑞典、英国、美国等多位世界知名的设计师。在登上“玫瑰梦幻号”的刹那，现代与古典的完美结合就像一幅精美的画卷在眼前展开。气派的中庭挑高 7 层楼，直达水晶玻璃拱形屋顶。数层楼高的落地玻璃窗气宇非凡，回廊处处典雅亮丽。梦幻交谊厅位于船的最高点，登临其间视野无限。站在观景窗前临海眺望，颇有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势。

礼仪小姐引领来宾走过安检门后，进入到可容纳二千多人的会议中心。此时的会议中心陆陆续续坐满了不同肤色的与会人员。

这次会议的等级和规格远远超出贺大智等人的意料，完全可以用“高雅”“奢侈”来形容。如果说在内地，官员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其社会地位，那么在这里金钱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因为金钱永不眠，金钱永无界限，而政治权力是有时间和边界的。

10 点整，伴随着邮轮长长的鸣笛声，会议在主持人捷维斯·伍格曼的致辞中准时开始。简单的开场白后，一个瘦瘦高高，看上去快五十岁的欧洲男人，面带微笑地走上会议主讲台。原来他就是英联博富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安德杰·弗兰克。

安德杰·弗兰克在报告中指出，未来公司的投资重心将转移到亚洲乃至高速增长的中国和印度经济体，并继续让各位客户享受到丰厚的利润回报。

安德杰·弗兰克的讲话结束后，公司的财务总监又作了公司财务情况报告。随后公司的两位投资分析师对全球的投资环境和投资重点又作

了分析和预测。

年会最后在主持人展望未来的激昂陈词中结束。从会议厅出来，贺大智、上官青云、吕菲菲三人随人群往西餐厅走去。

吕菲菲边走边说：“没想到，这次年会搞得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啊，真是不虚此行。”

上官青云瞅了眼正沉浸在欢乐中的吕菲菲，不自觉地笑了笑，良久，说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我们现在应该驶入公海了吧？”

贺大智下意识地朝窗外望去，蓝蓝的大海在晴朗的天空下泛着粼粼的波光，邮轮驶过的海面，溅起朵朵雪白的浪花，发出哗哗的声响。

“这次年会可是下了血本啊，搞这么大的动静，把世界各国的行业大佬都请了来。”贺大智说。

“你说，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吕菲菲好奇地问。

“有些应该是股东，有些应该是合作客户，还有些应该是准客户。听伍格曼说，他们公司客户的门槛设置比同行略高。”上官青云推测道。

“这样看来，我们的地位也不算低哦。”吕菲菲得意地说。

三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西餐厅，面对各式各样的精致糕点，各自拣了些放在碟子里。

上官青云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登上邮轮的那一刻，就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们。他们走到哪里，这双眼睛就跟到哪里。

在吕菲菲的提议下，三人穿过走廊到梦幻交谊厅。交谊厅里灯光迷离，乐队正在演奏爵士乐，风度翩翩的男士和身着晚礼服的女士正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贺大智挑了个僻静的角落，三人一边品尝着美酒一边欣赏着舞池中曼妙的舞姿。

“怎么样，要不你俩也去跳一曲？”贺大智提议说。

上官青云与吕菲菲相互看了看，犹豫片刻说道：“还是不要了吧，在

旁边看看就行。”

贺大智听他俩这么一说，就不勉强。

一曲音乐结束，场内一阵骚动。一个性感妩媚的女子在三个男人的陪伴下，径直穿过舞池中央。只见她身着一件红得近乎要燃烧起来的V领低胸晚礼服，宽大的裙摆就像天边燃烧的晚霞，紧束的腰身令一对酥胸高高隆起，在迷离的灯光的衬托下，显得异常性感妩媚。

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四人身上，拥挤的人群中时不时地发出啧啧的赞叹之声。只见她迎着众人的目光穿过舞池，在离贺大智不远的空座前坐下，并有意无意地拿裸露的后背对着贺大智他们。与之同来的三位男子则贴身站在她身旁，很明显他们是她的私人保镖。

“哇，这个女的好靓啊！”吕菲菲忍不住惊叫起来。

短暂的平静后，演奏的音乐再度响起。上官青云注视着年轻女子的背影陷入了深思，这背影好熟悉啊，难道她也来这里了？

“怎么啦，看到美女就有心事？”贺大智望着发呆的上官青云开玩笑地说。

“没什么……只是……”上官青云吞吞吐吐地不知该怎么说，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

“青云，怎么样，对今天的安排还算满意吧？”捷维斯·伍格曼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还用说么，这么高规格的安排，又让我长见识了。”上官青云礼貌地回答。说完就把身边的贺大智介绍给了捷维斯·伍格曼。

捷维斯·伍格曼与贺大智彼此握手客套地打过招呼。

“我想介绍一个人给你们认识一下，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捷维斯·伍格曼说。

“是你们上司还是我们以前的老同学？”上官青云问。

捷维斯·伍格曼笑而不语，示意上官青云、贺大智和吕菲菲三人跟他走。

交谊厅的人越来越多，捷维斯·伍格曼拨开人流，将三人径直带到红色晚礼服女子的身边。

“黎小姐，我有几位朋友想介绍给你认识一下。”捷维斯·伍格曼对眼前的女子说道。

红衣女子起身，放下手中的酒杯，转过身来面对着捷维斯·伍格曼和上官青云几人。

高挑优雅的外形，一双会说话的蓝眼睛，眼前的女子不正是格妮雅·黎吗？

面对眼前这个性感美艳的女子，吕菲菲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是……”

捷维斯·伍格曼的话音未落，就被格妮雅·黎给打断了：“这位漂亮的女士叫吕菲菲，是‘京城八爷’的养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计算机工程方面有些特长，近日成功用‘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系统操纵了两只股票的涨跌，目前是上官青云先生的性伴侣。

“这位长相敦厚的中年男士叫贺大智，是‘京城八爷’在国内的得力助手，也是某些方面的合伙人之一，在国内的资本市场浸淫时间较长，成功地在A股市场上做过几笔买卖，目前有退隐山林之意。

“这位装模作样的男士叫上官青云，是我曾经扔弃的一只破鞋，自认为有些聪明才气，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可没想到，我扔弃的这只破鞋，却被这位女士给捡到了，还把他当成个宝来爱护……”

格妮雅·黎的介绍，让在场的人大为吃惊。她傲慢轻蔑的态度显然是恶意的挑衅。作为东道主的捷维斯·伍格曼面有不豫，但很快就镇定

了下来。只有贺大智从始至终都保持着礼节性的微笑。

面对格妮雅·黎的挑衅，上官青云很想予以还击。可此时的他却如骨鲠在喉，任凭心中千言万语，却是说不出话来。

吕菲菲沉吟片刻，反唇相讥道：“看来黎小姐不但没有忘记被你扔掉的破鞋，还对我这个拣破鞋的人做了跟踪调查，只是有一点我要更正下，我不是上官青云的性伴侣，我们是两情相悦，准备共度余生的人生伴侣。”

吕菲菲的绝地反击，让格妮雅·黎大为难堪，但是生性要强的她，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果然伶牙俐齿，看来你对我的了解也不少嘛，那个臭男人有没有把我们的艳照拿给你看啊？”

“你……”吕菲菲气得说不出话来。

上官青云在旁边苦笑着，任凭她俩在眼前打口水仗，谁让他闯下了这样的祸呢？

是的，格妮雅·黎是恨上官青云的，她既恨他的无情离开，也嫉恨眼前的吕菲菲。如果说爱能让人永远记住一个人，那么恨一样能让人永远记住一个人。

“这次战役你们之所以能大获全胜，别忘了是谁在暗中帮助你们！”

“是谁？”上官青云追问道。

“这次你们委托的业务，很多都是格妮雅帮你们完成的，要不然你们暗中委托交易的西科建业股票（2048）是很难完成的。”

“你是说，西科建业这次的买卖交易都是她安排的通道？”上官青云有点不敢相信地说。

“你是不相信我们的能力？要不要我把交易清单复印几份，拿来给你们确认一下？”格妮雅·黎不屑地说。

贺大智觉得没必要为此事的真假争论，反正这件事都已经结束了，

于是说道：“我相信黎小姐说的，我们还得感谢你的出手相助。”

“你们真想谢我？”格妮雅·黎得理不饶人地说道。

“当然，你开个数吧。”贺大智肯定地说。

“贺先生你想哪里去了，我会额外要你们的报酬？我们是按合约办事，我们跟捷维斯签订了合约，彼此已经结算清楚了。”

“格妮雅说得没错，我们是按照合约办事，这件事已经了结了。”

贺大智有些不解地问：“那你想要我们怎么感谢你？”

格妮雅·黎一改之前的态度，语气快活地说道：“你们要真心想谢我的话，就让你们的上官副总陪我跳一支舞好了！”

贺大智见格妮雅·黎的要求也不算太过分，便从中打圆场：“我看这事行。”说完，瞅了一眼呆若木鸡的上官青云。

捷维斯·伍格曼见气氛缓和了许多，自然十分高兴。做生意嘛，和气生财，于是也在一旁附和道：“来一曲 Tango 怎么样？”说完，未等上官青云表态，就径直朝乐队走去。

此时吕菲菲心里有千百个不愿意，但是贺总都表态了，她只能让自己的恋人牺牲色相去还这笔人情债了。

捷维斯·伍格曼示意乐队换了一曲激情的探戈舞曲。曲子刚开始，舞池中只有一两对宾客在起舞。格妮雅·黎托着上官青云的手，随着舞曲缓步步入舞池中央。也许从一开始格妮雅·黎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现在她又跟一位英俊得体的男士在舞池翩翩起舞，于是人们就停下各自的交谈，在一旁伫立观看。

格妮雅·黎仿佛又回到了以前跟上官青云在一起时的那份开心和愉悦，两人优雅的舞姿不时引来宾客的阵阵掌声。

格妮雅·黎将脸贴在上官青云耳边柔声问道：“这么长时间，你有想过我吗？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见面的舞会吗？”

上官青云猛然想起他们第一次在晚会上相遇的情景，那种相见恨晚的欣喜，认定彼此都是对方的唯一。只是如今早已时过境迁，上官青云不愿再回忆那些往事，只淡淡地说：“破鞋扔了，就算捡回来补好也还是有一个疤。”

“虽然我恨你，但很多时候我会偷偷想你。”格妮雅·黎言语中带着丝丝温柔。

“你想不想我，那是你自己的事。”上官青云说，“感谢你这次出手相助。”

“帮你也是帮我自己，我们也看好亚洲这个市场，正好试一试水深。”格妮雅·黎说，“你想过我们以后的合作吗？”

上官青云说：“这个事情以后再说，请专心跳舞。”

格妮雅·黎原本想借跳舞跟上官青云诉诉旧情，却不承想被上官青云果断地拒绝了，她只好恨恨地瞪了一眼上官青云，将心思收了回来。

伴随音乐的节奏急旋转，贴身夹腿，摆股展开，再跟着节奏交叉变换着脚步，送腰再旋转，一连串一气呵成的动作将探戈舞姿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哪像一对怨偶，分明是一对恋人在调情说爱……

贺大智也是第一次见上官青云跳舞，却没想到跳得这样好。而此时的吕菲菲看着两人在舞池中甜蜜共舞，双眼几乎快冒出绿火来，全身被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醋意给包裹着。心中突然生出一个主意来，她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悄然向卫生间走去。等她再回到贺大智身旁时，一改前面的文静装束，衣服和头发上都焕然一新，显示出另一种青春活力。

探戈舞曲终于结束，格妮雅·黎和上官青云在众人的掌声中离开舞池，回到原来休息的地方。

“真没有想到跳得这么好，足以让在场的每一位嘉宾为之倾倒。”捷维斯·伍格曼笑着说。

听到伍格曼的称赞，格妮雅·黎轻轻一笑，此刻的笑容跟先前冷嘲热讽时的样子判若两人。这是一种美，美得让人舒心，美得让男人掉魂，美得让女人生出嫉妒。

“你俩的舞跳得真不错，果真是郎才女貌呀！”吕菲菲不知是夸赞呢，还是在嘲讽上官青云，总之听着怪怪的。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吕菲菲的装扮有所改动。格妮雅·黎此刻正得意地享受着众人的掌声和赞美，自然没有留意到吕菲菲衣着的变化。

“我也想跟我们的上官青云跳上一曲，不知捷维斯·伍格曼能否跟乐队说一声？”吕菲菲主动开口，明显不需要征求上官青云的同意。

“好啊，好啊！你想跳什么舞？是华尔兹，伦巴，还是狐步舞？”捷维斯·伍格曼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可他心里明白，两个女人已经从斗嘴变成了斗舞。不管怎么样，只要不在面子上伤了和气就行。毕竟，后面的合作还得继续下去。

“来一曲桑巴！”吕菲菲看着格妮雅·黎故意提高声调。

捷维斯·伍格曼让乐队重又开始演奏桑巴舞曲。

众宾客才从刚才优美的舞蹈中回过劲来，见刚才跟穿红色晚礼服女士跳舞的男士，再度跟另外一个长相靓丽的年轻女子来到舞池中央，知道又有好戏看了，也就都安静了下来。

随着热烈奔放的桑巴舞曲的响起，吕菲菲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吕菲菲轻轻褪去上官青云的外套往贺大智所在的方向一扔，两人便在舞池中激情共舞起来。

上官青云经过刚才的热身，现在在桑巴舞曲的刺激下已逐渐进入状态。两人几个高难度的动作博得了众人雷鸣般的掌声，连在一旁静观的格妮雅·黎也频频点头，她知道自己遇到了劲敌。一曲桑巴舞下来，在舞池中主演的就是吕菲菲，上官青云也就只能算是个配角，他的桑巴舞

还不是很娴熟。

直到舞曲结束贺大智还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情知在跟格妮雅·黎的较量中，双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有占到半点上风。但三人的舞姿却着实让他大开眼界，他不由得感叹自己真的老了！

舞曲结束，吕菲菲礼貌地向热烈鼓掌的宾客行个谢礼。

“真想不到东方女性也能跳出这么优美的桑巴舞。”格妮雅·黎诚恳地说道。

“谢谢你的赞赏，我只是学过一点点。”吕菲菲不再带有敌意地回答道。

“感谢几位，你们精彩的表演令人大开眼界。”捷维斯·伍格曼说，“今天能请到你们几位来，真是我的荣幸，我想就下一步的合作我们能否找个安静的地方谈一下？”

格妮雅·黎和贺大智等人明白捷维斯·伍格曼的意思，上官青云重新穿上西服说：“总算言归正题了，我就说请我们来不只是吃吃喝喝玩玩这么简单吧。”

第九章 黄雀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起整个地球。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支点来开辟一个新天地，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捷维斯·伍格曼并未正面回答上官青云的话，而是领着众人离开了交谊厅。途中格妮雅·黎说有事先离开一下，等到格妮雅·黎再次回到捷维斯·伍格曼所在的露台休闲吧时，已将原来红色的晚礼裙换成了一套紧身的银灰色女式中山装，一改刚才的妩媚妖艳，体现出女性的刚毅果敢，俨然一个久经战场的铿锵女将军。

上官青云一直未敢正视过格妮雅·黎，他的内心隐伏着一种莫名的纠结，生怕多看她一眼，那份纠结就越发地深刻。吕菲菲倒是有说有笑地跟贺大智闲聊。

捷维斯·伍格曼待格妮雅·黎坐下来后开口说道：“我不想当个中间人的角色，却又是一个中间人的身份。”

“此话怎讲？”上官青云问。

捷维斯·伍格曼说：“我不想介入你们私人间的恩怨，却作为中间人代表我们公司与各客户之间的联谊。”

贺大智点了点头。

捷维斯·伍格曼接着又说：“格妮雅·黎现在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之一。上官青云你们是我们的新客户，也是我的老同学。这次把你们都约来，是想跟你们一起合作做一笔业务，不知你们有没有兴趣？”

贺大智问：“什么业务？”

“我们要全面进入你们内陆的资本市场，做掌握市场话语权的人。”

掌握市场话语权？一句看似极为平常的话，却隐匿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座的人都心知肚明。中国股市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完整的退出机制，也没有建立正常的分红机制，所以大量的龙蛇混杂的企业踊跃上市，其目的就是圈钱。中国的股市机制也只是片面强调融资功能，片面地保护一些上市企业利益，但极端忽视小股东的投资利益。这些投资者在中国被称为“股民”，股民是没有股东权利的，这是中国股市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就给那些个能掌握市场话语权的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

贺大智说：“国内的资本市场目前正处于发展建设阶段，很多方面都不健全完善，而真正能掌握市场话语权的只能是国家政府。”

“是啊，掌握话语权的是国家政府这一点不假，但我们可以做影响政府决策的人，我所说的掌握市场话语权人就是这个意思。”捷维斯·伍格曼接着说，“一个国家再大，不发展经济是不行的，发展经济没有资金更是不行。他们所缺的正是我们所有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互补，这样就可以达到双赢。

“面对新兴市场强大的资金需求，以他们本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远远达不到国家发展的要求。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就势必依赖外来资本，一批亲外资的掌权者势必会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那时我们何不寻机充分发挥好自己的资本优势呢？我们会促使国内有关部门大量放行我们这些外来资金，而我们这些资金也会促进他们的经济快速发展，政绩得到提升，权力的价值得到体现，并能变为实实在在的资本。”

他停顿了片刻，继续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不是跟世界接轨了吗？那它的资本市场也一定会而且必定会跟世界接轨。你们想一想，一旦跟世界接轨，那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会是谁呢？到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感叹融入江湖，身不由己了！至于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也会逐步实行起来，还有其他更多的金融衍生品也会破土而出。”

“你知道现在国内股市有多低迷吗？”上官青云问。

“在 1000 点左右。”捷维斯·伍格曼不假思索地回道。

捷维斯·伍格曼紧接着反问：“老同学，你想过现在有多少资金已经屯兵在港了吗？一旦这些天量的资金涌入国内会是个什么情况？”

“难道是‘共和国圣战金融集团’复活了？”上官青云说。

捷维斯·伍格曼和格妮雅·黎相互对视了一下，不明白上官青云为何突然这样问。

上官青云接着说：“不是有消息传言他们正在针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略、金融战略和文化战略的计划吗？”

捷维斯·伍格曼表情极不自然地说道：“这些都只是传闻吧……”

格妮雅·黎冷静地接话：“一切都有可能，只是他们就算现在复活，也算不上什么中坚力量，更多的却是世界资本的正常流动。”

大家都默默地听着，并不接话。

格妮雅·黎紧接着又说：“这些强大的资本定会让国内资本市场几近疯狂起来。到时候我们以极小的资金引导，就会发挥超强的杠杆作用。国内的民众尤其是老一辈民众都有一个最大的美德——储蓄！他们将自己的积蓄以这种方式保存在银行里，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统计过拥有理财观念的人在全民中不超过 5%。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带动全民的理财观念，让这种理念以主动的方式和被动的的方式渗透到全民当中。你们说这种杠杆的作用大不大呢？”

在座的几位都在心里算一笔账，这不仅仅是算金钱账，更是在盘算未来国内发展趋势。

格妮雅·黎说：“如果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支点来开辟一个新天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拒绝呢？”

“这么多资金屯兵在港，香港的监管部门难道就不会发现？”上官青云疑惑地问道。

“当然不会发现，这些资金又不是针对港元来的。上次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没有人会忘记。”捷维斯·伍格曼说。

贺大智问：“你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做？”

“我们想跟你们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你们还可以再投入上次资金的两倍，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然后再提供一些我们专属渠道里没有的国内情报即可。”捷维斯·伍格曼真诚地望着贺大智说道。

“这个我现在不能答复你，你们是知道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格妮雅·黎女士曾调查过我的情况，这一点她是很清楚的。”

贺大智心想，我虽然很喜欢在国内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那种刺激，但那颗爱国的心从未在金钱面前动摇过。他们这一次所发动的三大战略，很明显是针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所策划的巨大阴谋，我自然是不屑与你们为伍的，所以也就很礼貌地回绝了对方的邀请。然后又补充地说了句：“我目前正在做退休的准备，年事已高，时代变化太快，我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贺大智在公开场合将自己的心思说了出来，这让上官青云和吕菲菲都有些意外。在这种情景下，他俩也不便及时追问，就把此事放在心里落了个底。

“我的态度，伍格曼你是很清楚的，我们一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总体目标不变。”格妮雅·黎说，“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剪羊毛’的好机会，更何况这一次是……”

格妮雅·黎故意未将话说完，得意地笑了笑。

半晌，格妮雅·黎突然问道：“现在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了？”

在座的都知道格妮雅·黎是明知故问，她每天都在这个行当里行走，做着大笔的交易，难道对这个汇率不清楚？她这么明知故问是何意呢？捷维斯·伍格曼想不出她唱的是哪出，只能配合着说：“还在8点附近游走。”

格妮雅·黎听后，说：“应该快行动了吧？”

上官青云听格妮雅·黎这么说，瞬间了然了，便问：“人民币要升值了是不是？”

“不错。它不升值屯兵在港的资金怎么进入？那资金屯兵在港又有什么用呢？”捷维斯·伍格曼说。

“你们看它能升到哪个位置呢？”上官青云信口问道。

捷维斯·伍格曼也不避讳，直接说：“最终能升到哪个位置不是由我们在座的几个人能决定的，但我们的共享资讯里曾提到过，预计会破6元，最少能到5元。但要多长时间这个我可不敢瞎说。”

贺大智一听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预期眼看着要破6元了，心想，奶奶的，他们可够狠的。如果人民币真是从8元一下子升值到6元，以他以前做外贸的经验来看，这将会使多少做出口的企业日子难过啊。到时候国内遍地的热钱，不仅会将资本市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整个国内经济也会加速增热到新的高度，那些以“储蓄”为美德的人的血汗钱，就会被一只无形的通胀之手给掠夺了去，市场上的各种炒作之风必将盛行。他不想再细想下去，后果可以想象。

“我认为不可能一两年内就升值到6元，这必然有一个过程。”上官

青云说。

“如你所说，必然有一个不算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叫‘温水煮青蛙’！”捷维斯·伍格曼说。

“‘温水煮青蛙’，多好看的词汇，那我在这里画一个路线图……”上官青云话未说完，就被捷维斯·伍格曼给打断了：“噢噢，不！别画你的模型图了，大家心知肚明就行。”

上官青云见老同学有意打断他的话，也不好再往下讲，谈话冷却了下来。

很快夜幕降临，天空渐渐有了许多暗云，海风也逐渐增强，邮轮的轮廓灯和彩灯都已亮起，大家各自饮用了点面前的饮料的酒水，想着各自心事。

大约五分钟后，格妮雅·黎打破了沉默，说道：“我想下个战书！”

下战书？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说话声给怔住了。她在跟谁下战书？

捷维斯·伍格曼略感好奇地说：“你是在跟我下战书吗？噢，NO！”

格妮雅·黎白了伍格曼一眼说：“我才不跟你下战书呢，那叫自找没趣。”说完把目光转向上官青云说，“你敢接受我的战书吗？”

格妮雅·黎此刻的表情，上官青云再熟悉不过了。两人在一起时说得最多的就是“下战书”，然后就是“顶牛”，顶来顶去都不分胜负。这一次，不知又是哪根神经让她不舒服了，搞出这样一个突然袭击。

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上官青云。

上官青云一脸无辜的样子，说：“又下战书？有这个必要吗？”

“你都不知道我的战书内容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格妮雅·黎的话让在座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压迫感。

“你爸爸——黎叔近来可好？”上官青云并未正面回答格妮雅·黎的话，却是顾左右而言他。众人都大感意外。

格妮雅·黎有些不悦地说：“我跟你下战书，你问我爸干什么？”

上官青云说：“好久没有他老人家的音讯了，时常会想起他，毕竟他也是我曾经的恩师。”

格妮雅·黎说：“你还记得他是你的恩师啊！你现在问起他，就直说你的目的吧。”格妮雅·黎一脸对上官青云了如指掌的表情。她知道上官青云不会平白无故地提起她的爸爸。

“我只想知道这战书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爸爸的意思。”上官青云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战书内容标的是不是股票的对赌？如果是像国内最近很火的明友乳业跟国际几大投行之间的实业对赌，那我不接受这样的战书。”

“实业对赌？你想这样对赌我还不敢干呢！众所周知，我爸他已经隐退很多年，不再过问具体业务上的事情了，至于外界还流传着的有关他成了教父的事情，你大可不必当真。”格妮雅·黎坚定地说道，“对你下战书的当然是我，不是我爸！”

上官青云点了点头，表示相信了格妮雅·黎所说的话，但他内心的疑问并未就此消除。

“我的战书你是接还是不接？”格妮雅·黎咄咄逼人的样子让现场气氛紧张了起来。

“我接了你的战书，是不是现在就开战了？”上官青云俨然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

“当然不是现在，你接了战书就是，至于战书里的标的内容，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格妮雅·黎说道。

上官青云用询问的眼神望向贺大智和吕菲菲，在得到了两人的默许后，上官青云爽快地接受了格妮雅·黎下的挑战书。现场的气氛也随即缓和了下来，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

捷维斯·伍格曼见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已进入了视线，就招呼大家去用晚餐。晚餐结束，邮轮靠岸后便结束今天的旅程。

星光灿烂的维多利亚港湾，“玫瑰梦幻号”邮轮稳稳地停靠在了岸边。邮轮上的客人陆续离开了，见时间不早了，上官青云他们也告别了伍格曼准备回酒店。待他们坐上专车远离邮轮后，那双一直在暗处盯着他们的眼睛，才收回了视线。

“爸，你对今天的事情怎么看？上官青云是不是变了很多？”格妮雅·黎问。

“是变了很多，显得更加成熟理智了。”

“爸，这次你为何不跟他见面呢？战书是以我的名义跟他下的，这个你都看到了。”

黎志俊说：“他还是不太相信这个战书是你的意思。虽然上官青云答应了，但我看得出他内心的疑虑。”

“嗯，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想知道你战书里的内容是什么。爸，你能提前告诉我吗？”格妮雅·黎撒娇地挽着黎志俊的手臂。

“傻丫头，我战书的内容你还猜不到吗？”黎志俊说，“还不是两只股票之间的对赌。”

“那战书什么时候下达给他呢？”格妮雅·黎迫切想知道战书标的的具体内容。

“这么着急干吗？你是不是想当内奸？”黎志俊打趣地说。

“爸，不准你这样说，我现在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我是你的女儿，怎么会为了一个臭男人背叛你呢？”

“好女儿，我当然相信你，要等我们的总体计划实行得差不多时，我才给他下战书。因为这个战书只是我们计划之外的一个小插曲。”黎志俊说。

“啊呀，啊呀，爸你又要出山啦？”格妮雅·黎说。

“谁说我又要出山啦？你的计划不就是我的计划嘛！你在完成我的心愿啊，说你是个傻丫头，你还不肯承认。”

“好啦好啦。爸，你是常有理，我投降。”格妮雅·黎说，“对了，爸，上官青云还提起了‘共和国圣战金融集团’，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黎志俊淡淡地说：“‘共和国圣战金融集团’现在的力量不是很强大，自从他们的总头目消失之后，整个集团就处于一种离散状态。但有一些国际资本集团会聘请他们的人出来干活，代表的已不是共和国圣战金融集团，因为原来的那个称呼太张扬，太政治化了。而受聘的人也只是充当打经济头阵的炮灰，他们并未掌握实际的资本，对资本市场的战略影响不是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先头兵的作用。”

回家的路上，格妮雅·黎重新梳理了一下头绪，并趁机询问了些关于亚洲业务的一些具体情况。

第十章 你能保守秘密吗

一切都是如此地透明，将别人的手机变成自己的窃听器。

在回酒店的途中，车里轻声播放着不知名的流行歌曲，贺大智等人显然没有心情来欣赏音乐，人人心事重重。

吕菲菲一路在想，这次邂逅上官青云前女友格妮雅·黎看似偶然，却暗含很多的必然性，从她对自己的了解和对上官青云下战书的行动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在她的掌握中。既然上官青云接受了这份战书，也就意味着自己也一同卷入了这个战局，为了自己的爱人，她将与她一起并肩战斗。

可有一件事她一直想不明白，她开发的这个系统也只是在极小范围里公开，那格妮雅·黎是如何知道的呢？是上官青云偷偷告诉她的，还是吴建国他们跟她有暗地里的合作？她现在一时也想不出格妮雅·黎是如何得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系统已经不再安全，她必须重新做一些修改。想到这里，她的目光随着思绪穿过车窗，游离在夜色中的霓虹灯里。

次日，在回宁海的飞机上，吕菲菲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上官青云格妮雅·黎如何得知操盘系统的事情。

虽然上官青云也不确定，可上官青云的一句话倒提醒了她，格妮

雅·黎只提到了“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系统，却未提到“上帝之眼－@”这个最重要的母体系统。

也就是说，格妮雅·黎所掌握的操作系统仅限于“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这就能确定不是他们之中出了内鬼，而是格妮雅·黎的团队里肯定也有几个高级别的系统程序编制人员。但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系统的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在以后的交战中，上官青云他们又如何能取胜呢？

带着这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吕菲菲一下飞机就直奔自己家中。简单的洗漱整理后，她就快速地打开电脑，进入了她久违的黑客家园——魔幻圣域俱乐部。她在俱乐部里一出现，就被众多的粉丝包围，最后她不得不直接问“达尔科斯”会长在不在。听会友说会长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过了，并关心地问吕菲菲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和转告的。吕菲菲只好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私下以加密的方式给“达尔科斯”留言。

吕菲菲没想到两个小时后，“达尔科斯”主动联系了她，问她有什么急事这样忙着找他。当吕菲菲把系统被别人窃取了的事情告诉他后，他也很惊讶，毕竟这个操作系统的研发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而他也如数拿到了吕菲菲应许给他的酬金。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帮着查找各种可能被窃取的原因，经过一阵忙碌两人依然没有头绪，只好闲聊起来。

闲聊中吕菲菲才知道“达尔科斯”最近一直不想在俱乐部出现的原因。原来有人盯上了他，要请他去攻克一个自称世界上最安保的银行系统。对方开出的价格很高，他现在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他也得到了一个最新的信息，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吕菲菲。

他们俱乐部里一个叫 Msski 的会员在一次网络黑游时，无意间获得了某国电信在手机通话过程中使用密钥的方法。他把这一重大发现私下告诉了“达尔科斯”。

Msski 说这个密钥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一次计算并保存在一个数据库中。密钥通过公司的 AUC（认证中心）为每次通话过程生成，生成密钥需要使用 Ks 和 AUC 生成的一个随机数。而这个 Ks 是安全地保存在手机智能卡（在手机内部，即 SIM 卡）中的隐私密码，这个密码在 AUC 中也有一个备份。

当 AUC 告知手机特定通话过程的密码时，这个信息将通过公司的 MSC（移动电话交换中心）传递。如果一个人主动地监听 OMC（操作和管理中心）的连接建立或连接切换消息，那他就知道手机智能卡中的 Ks，那么偷听一个人的手机通话就成为可能。简单地说就是复制了别人的一个手机。

成功地复制别人的手机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方法：依赖于对 A6 加密密码的了解，需要特定的设备。第二种方法：使用 Ks 意味着你必须还要了解 A3/A9 算法，否则 Ks 就毫无用处。这些算法可通过侵入交换机设备制造商获得，例如西门子、阿尔卡特、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当目标手机正在打电话的时候，你需要使用改装的手机，运用 A6 密码来监听目标手机所使用的频道。

一般情况下，这种方式只能监听到噪音，因为通话过程被加密了。但是通过前面提到的那些密码设备，你就可以清除这些噪音，解密这次通话。所以这次会员 Msski 的意外收获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

他可以随意偷听到别人的通话内容并进行通信追踪，如同给该手机装了 GPS 功能，他就能轻易知道目标人的位置。而且这还包括执行警员通话机的内容，但他保证他是不会将这些信息透露给任何的情报机构，现在他已成了一个独行侠。他只和一两个私密朋友分享他黑客战绩的部分信息，并且在谈话中用词都非常地谨慎。多数时候，当他成功斩获诱人的战利品时，他只会独自享受胜利的喜悦。

这个消息无疑给吕菲菲带来了巨大的启示，因为她明白这是一次新的黑客知识革命。以前黑客只可以在计算机内遨游，现在他们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更高层次的游玩。现在手机越是不断地智能化升级，越是给这些黑客们入侵游玩提供了便利，给智能手机用户带来更多的隐私安全隐患。一切都是如此地透明，将别人的手机变成自己的偷听器！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吕菲菲突然明白为何格妮雅·黎能知道他们的操作系统，原来是自己落伍了。当她沉迷在情爱中时，却失去了对专业知识的更新。

在求知欲的驱动下，经过多方面的查找分析，她渐渐明白原来格妮雅·黎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专业情报信息收集分析网络的“梯队系统”。

这种系统在中国本土被称为金盾工程，也称作“防火长城”，是由公安部设立的审查和监听项目，在俄罗斯被称为 SORM（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监听互联网和电话通信的系统），在瑞士被称为 Onyx（由数个瑞士情报机构维护的数据收集系统）。

而这个“梯队系统”也只是一个俗称，据说参与的国家是英美防卫协定的五个签署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但是，这几个国家的官方都没有正式证实过它的存在，而能够证实它存在的证据，也未完全得到官方确认。可这种系统能够全球性地拦截以公众交换电话网络、卫星及微波通信所传送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其他数位资讯，并监控其中的内容。

欧洲议会曾在 2000 年至 2001 年间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梯队系统”的能力和政治意涵，随后在 2001 年公布调查结果。欧洲议会也因此批评“梯队系统”的参与国利用“梯队系统”做出的各种犯罪行为，认为他们侵犯了一般平民的隐私权。

其中最有名的是沙特阿拉伯 60 亿美元客机案。空中客车公司给沙

特阿拉伯官员回扣的通信被“梯队系统”截去，对话内容并被 NSA（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开，以致最后空中客车公司投标失败。可是美国中情局前局长乌尔西曾公开承认，美国确实通过“梯队系统”搜集过欧洲盟国的商业情报，帮助美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不过，这位前中情局局长却解释说，这完全是因为欧洲的大公司在做国际商业贸易时常常使出贿赂手段，美国不得不对这些公司进行监视，窃取其商业秘密，这也算为美国公司找了个平手。

而格妮雅·黎则是通过租赁美国的商业卫星网络，以类似这样的“梯队系统”通过技术手段截取移动通信的微波信号，在同一时间记录目标区域内数以百万个电话通信，然后利用效能强大的搜寻设备，找出那些她认为可能跟定向追踪目标有关联性的关键字眼，然后进行定向式跟踪监听。

吕菲菲本想把这一发现告诉上官青云，但转念一想不行，她要试验这种新技术，等确认了这种技术的成熟性之后，再告诉上官青云。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她通过自己独特的人脉路径，为此花费了一笔数额不算小的钱，就完全掌握了这种技术。

吕菲菲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暂不将此事告诉任何人，而她也正好用这种技术来暗中监视自己最爱的人的行踪。这样上官青云在她眼里也就如同一个透明的人，而上官青云却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对于这种新的黑客技术，刚开始对吕菲菲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随着她钻研程度的加深，在“达尔科斯”等几位重量级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她很快就突破了这种技术难题。她不得不把自己的书房改装成了一个秘密设备的摆放间，并根据需要增加了很多进口的零散数据设备。然后她再加班加点地进行组装改进，经过多次测试，终于达到了心中的要求。

吕菲菲对眼前的新领域是这样的新奇，当她第一次同步监听到上官青云的手机通话后，那种喜悦之情难以用任何言语来表述。当吕菲菲每次监听完上官青云的电话后，都会感叹：“你的爱情被监听了。”

不过她这样做还有一个更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她是为了暗中保护上官青云，以便他能在跟格妮雅·黎的对战中掌握主动权，取得最终的胜利，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吕菲菲也就只能这样将计就计，通过跟踪捷维斯·伍格曼的通信系统，转而获取了格妮雅·黎的通信路径，然后她再通过“三角测量定位法”，就可以更远距离地跟踪到格妮雅·黎的行踪。她还可以借用远程联网系统使关机静默了的手机得到激活，以便于她选择时间段，对格妮雅·黎进行反监听和反监视。

所有工作都准备就绪，吕菲菲把原来的那两个系统“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重新增加的部分进行了双重加密，并做了源代码的更改，另外把上官青云的物理量化模型给镶嵌进了这个系统，更扩展了原系统的丰富资源和可操作性。

然而，时日一长吕菲菲感到这种监听很是枯燥无聊，因为她要在监听到的海量信息中，分析最有价值的信息，并对手机通话内容保密。

比如，她在一个周四的晚上，无意中监听到贺大智跟他儿子的手机通话，发现他近来身体越来越不好，经常性的心悸伴随着心绞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而贺大智又不想让员工得知他的这一病痛，至少在公司没有解散之前，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现在只能靠药物来维持他身体的稳定。面对这些私人信息，她还要在日后两人见面时装作若无其事，这无形中又给吕菲菲增加了心理压力。

当一个人知道别人的秘密越多，就越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来保密。所以，吕菲菲时常感到很累很累，而她唯一能想出的办法就是投入到浪漫

的爱情中，用爱情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

从香港回来后，贺大智好几次因心绞痛没有到公司上班，他很想就此把公司解散了，但事与愿违。国内的 A 股在众多股民各种绝望的调侃中逐渐有了起色，但起色并不明显，很难调动股民们的情绪。

除了身体每况愈下不能坚持天天到公司安排任务，还有一件事情让他决定暂缓解散公司。他在回宁海的飞机上就开始思考这次的香港之行，思考这次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和格妮雅·黎跟上官青云下的挑战书。

虽说格妮雅·黎是单独跟上官青云下的挑战书，可他贺大智不能完全把自己当成个局外人。不管战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他还未解散公司，对于上官青云所接受的挑战书，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他在想，如果挑战书是关于股票之类的事情倒还好办，如果是期货、外汇或者是大宗商品与贵金属之间的交易及实业资本的对赌，这可就有很大的难度了，他们还从没有参与过这方面的业务，到时候如何应对？不言而喻，出师未捷身先死——输定了。再有就是，就算下的挑战书是股票类的，以目前他们的实力，怎么能跟带有国际背景的基金公司来对抗呢？怎么应战都是一个输字。贺大智把这个情况及他个人的想法汇报给了“京城八爷”，“京城八爷”也未有什么好的建议，只是说先静观事态的发展，所以解散公司的事情就这样暂停了下来。

近一个月来，公司里操作交易的小伙子们也难得轻松下来，个个仿佛在休假养生一样，闲得跟没有了方向的小鸟。只有潘卫国和鲁海波按照吕菲菲的要求，定点地监控国际上的政经动向，收集相关的信息。他俩还算尽职，领导们回来后就上交了一堆的电子资料。而此时 A 股的大盘走到了 998 点后，出现了难得的几天上涨转折，在 1100 点左右又转头往下奔走。整个市场没有一点点真正的转暖之意，股民的信心依然没有恢复，寒意依旧笼罩了刚进入了夏季的股民们。

吕菲菲好几次让上官青云再换一个新手机，新手机号也只能是他俩知道，上官青云搞不懂吕菲菲从香港回来后，为何如此着急地要他做这件事情。好几次面对着吕菲菲的劝说，他都在想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而吕菲菲自然不会把缘由告诉他，把上官青云的话全当作耳边风，吹过之后什么也不留下。

上官青云自然没有时间亲自去更换手机，无奈之下吕菲菲决定送给他一个有点老土没有时代感的手机。当然，这个手机号只限他俩联系使用。上官青云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也权当是他俩感情的秘密联络器。

上官青云回来后一直在思考，把近段时间各类有关反映国内经济发展的信息，再综合从捷维斯·伍格曼那里得到的信息，预测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基本上是到了大象起舞的时刻了。A 股大盘这两天在最低点 998 位置反弹大拉的异常表现，是不是大象起舞的开始，这一切还有待观察。

这次香港之行与格妮雅·黎的见面，自然是老同学的计划，但为何没有见到他的老师黎叔呢？难道他真如外界传闻的那样，不再过问江湖上的事情了，全力去当“小守护者”们的教父去了？还是他有意躲着不见自己？太多的疑问堆积在心头，但是有一点上官青云可以确定，那个挑战书的事情绝不是出自格妮雅·黎之手。以他对她的了解，如果是她自己下挑战书，她早就把挑战书的标的直接说出来了。以前他俩在一起时不知道经历过多少类型的 N 次挑战书，可这种带有悬念的战书还是第一次，她一定是代某人下的挑战书。难道这个人就是她的父亲黎叔？

上官青云不愿细想下去，既然接受了挑战书，不管最终是什么样的标的，他也得应付下去。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最后就算是输，大不了也就是钱的事情，总不至于要了身家性命。这样想想他也就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了，把注意力又放到了股市里。

股市回暖的气息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批职业投资人士。国务院提出了“国九条”，这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要从国家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资本市场，这成为股改的前奏曲。2005 年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首批股改试点公司确定清华同方、金牛能源、三一重工等，并在最快的时间里，确定通过了三一重工股改方案，成为“中国股改第一股”。这次股改是在股市最低迷时启动的，在争议逐渐被认可之后，最后市场终于发现，股改的补偿机制原来是流通股股东的一个金矿。于是，自 2005 年股改起，到 2007 年 10 月，中国资本市场便迎来了最疯狂的一波牛市，从最低 998 点到最高的 6124 点，中国股市市值从股改前的不足 3 万亿元，一度达到 34 亿元，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给予股改最大的肯定。

* * *

贺大智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很少过问股市的情况，现在他的精力全都放在他女儿贺兰兰身上，他希望女儿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快快乐乐地出嫁。贺大智在众多提亲的人当中，相中了一个老朋友儿子。这个男孩在地税局工作，家境殷实，收入稳定。而这一次，出乎他意外的是，女儿贺兰兰也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就这样，几个月之后，贺兰兰闪电般地在中秋节这天举行了婚礼。

贺兰兰结婚庆典这天，老天也作美，万里无云，阳光明媚，上官青云和吕菲菲自然也来到了婚礼现场表示祝贺，吕菲菲还是伴娘。贺兰兰在婚礼当天，见上官青云前来祝贺，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这种心情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桩婚姻对她来说，就是为了完成父亲生前的心愿。在跟新郎交换戒指时，贺兰兰突然神情紧张了起来，交换完戒指，跟新

郎亲吻时，一行眼泪悄然滑落……

她知道父亲的病情不允许她任凭自己的性情去选择伴侣。这种无爱的婚姻如同一把无形的枷锁，捆绑了她的一生，因为她知道自己爱的不是现在的新郎而是上官青云。

在贺兰兰的婚礼现场，最开心的要数吕菲菲，她的脸上始终挂着迷人的笑容，她知道自己曾经最担心的情敌现在成了人家的新娘，便有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欢喜。现在上官青云就只是属于她一个人了。

贺大智在料理完女儿的人生大事后，几乎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修身养性。他把公司的大小事务分成两块，全部交由张副总和上官青云两人来处理。在公司业务上，张副总负责的外贸业务并未与上官青云负责的证券业务有过多的联系，自然两人也就不会再产生什么冲突。虽然张副总多次在私下看望贺大智时提起公司接班人的事情，贺大智都很委婉地推辞过去，不愿谈此事，张副总也只好作罢。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此时的股市已重回到了 1200 点位置，上官青云就相关的一些布局计划单独找贺大智进行了汇报。贺大智的原则就是，不再具体操作个股盘，股市的大方向已定，就顺势而为！做好结构性板块的布局就行，除非有重大的事情需要汇报外，其他的就让上官青云与吕菲菲两人商量着见机处理。这样一来，上官青云就带领团队按吕菲菲重新设计的系统模型，一门心思地扑到各种推算出来的海量信息上层层筛选，根据资金管理情况运用“戴维斯双杀效应”策略在股市中重点重量布局。

第十一章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的人喜欢将鸡蛋全部放进一个篮子里，也有人喜欢将鸡蛋放进各个不同的篮子里。

有的人喜欢将鸡蛋全部放进一个篮子里，也有人喜欢将鸡蛋放进各个不同的篮子里。可上官青云却喜欢在这两个习惯之间取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兵贵胜来不贵久，兵贵有道不贵术。”

A 股这波行情来得异常凶悍，除了在 5 月 30 日出现了一幕令人惊悚的持续几天的快速下跌外，就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高歌而进。这匹野马的狂啸也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催生了很多人的炒股发财梦。激情四起的新老股民和购买基金的人，个个有如打了鸡血一样神情亢奋，各大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人流如潮，新增开户参与交易的户数呈几何级增长，国民的炒股热情被激发了出来。

上官青云正好借此机会将部分大型证券公司里的证券账户，清的清，转的转，然后剑走偏锋，在一些不起眼的证券公司落户安定下来。他依然坚持贺大智的风格，低调，低调，再低调。不去争什么江湖老大，只求在江湖中存活。

然而全民亢奋的炒股热情，最后在国家石油回归 A 股，国家平安千亿再融资之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A 股创下了 6124

点的历史新高之后，国家石油也把股价定格在了 48.62 元，而国家石油也就成了未来 A 股市场永远的痛，也成了持有这只股票的股民永远的梦魇。所谓优质企业的股市价值理论再一次撞击投资者的灵魂，市场上高声唱响的国家石油上百元股价的故事，成为了一批粉丝股民的终结者。

乃至后来，网络上流行的一首被改编了的《沁园春·A 股》，成了 A 股股市最美丽的写照：

中国股市，千点狂泻，万股折腰。望沪深两市，一地鸡毛。新股破发，小非狂逃，天量融资，公司业绩难提高。疯牛倒，看绿盘熊市，分外萧条。买盘如此稀少，引改革根基在动摇，笑新老散户，犹盼利好。筹资抄底，又被套牢。俱完矣，看账面金额，只剩零钞。

更有些编笑话段子的网络人才，根据春晚《昨天、今天和明天》改编了小品《中石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网络上流传：

中石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小 崔：大叔大妈，好久不见，股票炒得挺好吧？

宋丹丹：好啊，那是相当地好！

小 崔：买的都是啥股票？

赵本山：都是中石油嘛。

宋丹丹：不说话还能把你憋死？

赵本山：我看中石油得先把你憋死！

小 崔：大妈，我听说中石油最近跌得很厉害啊？

宋丹丹：假象，绝对的假象！不会下蹲的股票是跳不高的。股评家

说了，买了中石化，生活不用怕；买了中石油，生活不用愁。

赵本山：是啊，那中石油是干蹲不起，啥时候跌停板了也就到底了。

小 崔：大妈，看您这身衣服应该挺贵的吧？是不是炒股赚了不少钱呀？

赵本山：炒股没赚，倒是写书赚了不少。

小 崔：就是那本《套子》吧！

宋丹丹：那是第一部，相当受中石油股民欢迎！很多股民打电话感谢我让他们避免挨套，有人还给我送面锦旗，上面写着“火眼金睛，避套救星”。我现在正酝酿第二部，书名都想好了，就叫《都是平安惹的祸》，股民那是相当的期待。

小 崔：这段儿大妈好好给说说。

宋丹丹：签字售书那天，好家伙，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沈发展都来剪彩了。

赵本山：股民全搁那儿喊“打倒沈发展”，跟新中国解放那会儿似的。老沈吓得搁厕所待三小时愣是没敢出来。最后，还是中石油员工有办法，在厕所底下钻一大洞，给接走了。回去就住院了，转院三次都没治好。最后经一美国专家诊断：霉气中毒。哈哈哈哈！

宋丹丹：笑啥呀？医疗费不都是我出的吗？你说这名人治病咋这么贵呢？我这点稿费全捐给中石油和沈发展了。

小 崔：大叔，你买的是什么股票？

宋丹丹：那他能好意思说吗？中国平安！

小 崔：大叔，您当时咋想的？

赵本山：我寻思中国平安从 149 元跌到 100 元就是地板价了，没想到地板下面还有地窖，地窖下面还有地狱，更没想到的是地狱还有十八层！

宋丹丹：自从那以后你大叔再也不敢笑话我了，最怕听到孙悦那首《祝你平安》，提“平安”俩字儿就头疼。现在苹果也不吃了，安全门也不走了。哈哈哈哈哈，都快笑死我了。

赵本山：笑啥玩意？你闻到汽油味不也吐吗？石头凳也不坐了，炒菜也不放油了。

小 崔：看来炒股赚钱还真挺难的。大叔大妈，你们在村里好歹也算是名人了，没参加点社会活动什么的？

宋丹丹：参加了。在一股评报告会上你大叔见一人长得挺像中国平安，上去握住人家的手就不放了，口口声声说：“大哥，你千万别增发。人家增发要钱，你增发要命啊！”

赵本山：你好？你在那推荐中石油，一个精神病医院的院长说啥，让我带你去他们那儿检查检查，说免费都行！

小 崔：看来还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大叔大妈，过年有啥打算？

宋丹丹：还打算啥呀？搁家解套呗！石油套——钢钢的——老他妈难解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赵本山：我整个锣，没事出去敲一敲：平安无事了！

贺大智经过近段时间的静心调养，身体有了明显好转，来公司的时间比往常也多了些。

“你们怎么看现在股市的行情？”贺大智在周末例行的分析会议上问道。

上官青云说：“目前 A 股已成功突破了 5000 点大关，我认为它上涨的动能正在减弱。从我们收集的各项情报来看，这种疯狂的行情不会走得太远。我们现在已经制订了退出计划，分步骤分板块退出战场。”

吕菲菲待上官青云说完后，补充道：“现在整个 A 股市场上吵着嚷

着到 8000 点和 10000 点的人不在少数，能理智看待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市场外面的经济形势有如一辆高速飞奔的列车，助长着这种高涨的呼声。很多媒体报道出来的股神也越来越多，而我手中所掌握的一些资料显示，以房地产业来作为拉动和助涨经济的发展模式，这里边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更为可怕的经济泡沫，不仅我国如此，国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贺大智听完吕菲菲的分析后说：“确实有这种现象，我个人感觉不太好，上官副总你们说现在已经减去了大量的获利仓位，我认为这样做很对。不管 A 股后市还能走多远，至少我们现在能安全地退出来就是好事，毕竟我们还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

“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座的几个小年轻都有些不解。

贺大智接着问上官青云：“那边挑战书的标的传过来了没有？”

上官青云摇了摇头，表示还未收到。这都快两年了，贺大智等人几乎都快忘记了跟格妮雅·黎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密约。

贺大智见还没有收到挑战书的标的，就对上官青云说：“不管现在能不能接到这份战书的标的，我们都要随时做好准备。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掉落下来，我们切不可把这事情给忘记了。我还是那句老话，希望在解散公司之前，跟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了，不管结果如何。”

大家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经过了这波牛市的上涨，公司的几个操作人员也都积累起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大家也都在房价如日中天时及时出手，在宁海市郊环境优美的地方，购置了自己的房产。潘卫国和鲁海波两人早已不住在一起，泉翠庄园那套共享的房子产权已全部归属于鲁海波。显然大家都做好了解散公司的准备。

对于公司解散的事情，几个小青年都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有的准备加入到一些私募里去；有的希望吕副总带领大家再立山头，成立一个私募；有的说想去搞点实业，尝尝做企业当老板的感觉。面对大伙儿的这些想法，贺大智和上官青云都鼓励他们勇敢去尝试。

A 股气势如虹，腾飞而上。上官青云看着清盘之后的大盘如此涨势，依然不为所动。只是王彤、吴宏、张浩、陆明等几个小青年，会时不时地私下聚集在一起说一些抱怨丧气之话。

“你们看，大盘又上涨了，这样上涨，它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头呀？”

“对呀，我们也不知道上官副总是怎么想的，在 5000 多点时就全部清盘了。现在都过 6000 多点了，足足少了 1000 多点啊！这可是少了多少利润呀！要不然，我们的奖金还会更多一些。”

“就是的，1000 多点的涨幅给弄丢了，我看他是江郎才尽了。这么明显的大趋势会看走眼了？这明明是决策上的失误嘛！”

“那倒也未必，我看是他一门心思都用在跟吕副总谈情说爱了。我还听说，他俩很快就要结婚了。”

“我呢还算好，这 1000 多点的涨幅我也不算亏，没事时带着潘卫国和鲁海波，用自己的一小部分资金参与打新股，运气好时还能中个签什么的，利润虽不多，但多少也有些成就感嘛。”

“你们偷偷地打新股怎么都不叫上我们，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未免也太不够义气了吧。”

.....

上官青云未尝不知王彤、吴宏等人在背后说的那些话。大盘冲过了 6000 点大关之后，自己也曾扪心自问，是不是在 5000 多点时全部清盘了手中的股票是个很失误的决定。虽说贺大智在最近的例会上并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可自己内心的那份不安与自责，时常萦绕在心头。故此，

每当心里不安时，他就翻开《圣经》默默地祷告一番。

让上官青云感到欣慰的是，吕菲菲对自己的决定一如既往地支持。在 5000 多点想要全部清盘时，他就征求过她的意见和看法。因吕菲菲的悟性极高，再加上她所掌握的“独门秘技”，现在她也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操盘手了，且功力与自己相差无几，应该说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自己。

上官青云原本想在 5000 多点清盘后，再用少量的资金来参与一些新股的认购。比如在国家石油这只股上，他也曾动了那个心思欲念，为此也问过贺总，贺总只让他自己决定。恰好吕菲菲故作神秘地提供了一些有关国家石油的内参资料和情报，看完这些资料上官青云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所以后来每当看到国家石油这只股票的走势时，上官青云都会生出无限的感叹：“这可真是坑爹呀，坑了回归 A 股当日购买此股股民的老祖宗了！”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道琼斯指数达到 14198 点的时间和 A 股达到 6124 点的高度相差不过三天，可以说是双双冲顶，比翼双飞。

随后的日子，华尔街便刮起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飓风，道指狂泻一半。A 股也在达到了 6124 点的高度之后，终结了它如梦一般的狂涨。梦终是要醒的。随后的下跌，无情地将股民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5500 点，5000 点，4500 点……一路跌下来，真是这边风景独好。

日复一日，大盘继续狂跌，然后又毫无预兆地来上几个不大不小的反弹，每一个反弹似乎都具备了逆转股市的特征。爱数浪的技术派们，总是聚集在一起研究股市趋势走向。也有一些活跃的动量型股民们再度杀进来，想趁反弹捞点油水，可结果往往背道而驰，股市再次无情地暴跌杀盘，股民们只好止损出局，在原有的伤口上再添一道新伤。数次这样 5% 的损失之后，就连最高傲自信的热钱短线玩家们都明白，老办法

是行不通了，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大熊市，吃进的每一批货都意味着逆势而行，必将被大浪推到海里，全军覆没。

这段时间，上官青云等人也落得个清闲，偶尔参与国内期货和国际贵金属期货的交易。每次下单做空和做多的数量不多，全当是修炼自身的读盘功力，盈利多少并不在意，注重的是取胜率。

上官青云最爱用的就是下“钓鱼单”。“钓鱼单”就是用多余的闲钱，在自己看中的某个交易商品的高位挂个卖单，在低位挂个买单，然后根据交易走势情况及时平仓获利了结。这种“钓鱼单”过去在国际期货市场很普遍，只要有多余资金，那么就在各个合约的涨跌停板上，或者当日重要交易价位的节点上，全部都挂上“钓鱼单”。因下单的数量不多，不会引起主力的察觉，也不会破坏主力原有的操盘思路。只要出现一些“市价指令”，而恰恰该合约的成交量很少，就很容易“钓”到这些单子。由于期货是杠杆交易，因此这样的“钓鱼单”一旦交易完成，获利都极为丰厚。这有点类似股市里的跟庄。

俗话说，无市不成商，无股不成庄。其实，在期货市场里一样有固定庄家的存在，而且每个庄家喜好的期货交易品种都各不相同。不过，成为某个商品固定的庄家之后，这种庄家是不会轻易退出这个商品的庄家之位的，这就跟狼群一样，占据和争夺一个地盘之后，就固守这个地盘，除非有其他的意外出现，才不得不寻找新的地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交易市场的地方就有商家存在。只是各种交易市场都各有各的道法。这一点倒是难不倒上官青云。因为他知道，道生万物，万物之法同归为道。只要他将以往的经验融会贯通，很快能领悟其道法。

只是这样就苦了吕菲菲，这无形中增加了她的工作量，参与交易的面越广，工作量就越大。对于这种无声的战斗，要想存活下来是很难的

一件事情，她的情报工作要做到细中有细。现在好不容易能享受到一段清静日子，却摊上了这样一位夫君，也就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 * *

这一年，金融市场极不平静，国际市场也是如此，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即将来临。清明节过后的交易日，A 股大盘在 3300 点附近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反弹性上涨，整个大盘上涨幅度达到了 4.4%，随后照旧跌跌不休。

泉翠庄园的操作室里，闲得无聊的操作员们各自摆弄着面前的电脑，边查看新闻边收集资料，或者做些私活，玩玩网络游戏。

这时，潘卫国在网上看到则消息，独自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吸引了在座的人。

“看到什么好东西了，那么开心？”

鲁海波凑过身子，盯着潘卫国的电脑，说：“《股民恶搞上市公司实物分红 要伞要房要柳岩》？这是啥意思？”

“啊？上市公司分红都要搞出个创意来，真是了不起。”张浩惊奇地说。

“都是怎么说的？说出来大家都听听……”陆明说。

鲁海波说：“近日来，上市公司南方食品和量子高科两家公司，分别提出了对股东进行实物分红。这南方食品引领‘舌尖上的分红’，给股东分发黑芝麻乳，消息出台后，南方食品股价在 5 天内上升了 6.24%，按市值算增加了 1.4 亿，比起其预计费用支出 500 万而言算是‘四两拨千斤’，打了一个漂亮的营销仗。”

鲁海波紧接着说：“这家量子高科上市公司，不甘落后跟起风来，

给股东送龟苓膏，只要花 736 元购买 100 股量子高科股票，即可获得 49.2 元的龟苓膏，如果折现的话，相当于最高回报率可达 6.7%。”

“哈哈哈……有这档子怪事？”吴宏大笑说着。

“后面还有呢……”潘卫国说，“上市公司人福医药发布公告称，持有 1000 股以上（含 1000 股）的股东，可以选择申领一份新产品，包括杰士邦 SKYN 极肤安全套、祖卡木颗粒以及“爱卫”艾滋病快速自检试剂。股民们按博时新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人福医药 1213 万股来计算，可以领到 12130 盒安全套。还有购买了上市公司梅花伞股票的投资者声称，持有你们股票两年多没赚钱，年报送几把伞遮遮雨也好！梅花伞负责人回应，从公司角度看，这个可以有！”

王彤也在电脑上找到了这条消息，插进话来，说：“还有更好玩的，根据这种情况，现有大量的股民集体在网上跪求上市公司万科分红送联排别墅，恒大地产是否也可送豪宅？其他小地产上市公司，分红送单元房……”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个个神采飞扬。

潘卫国止住了笑声，说：“对于股东而言，实物分红方案都是损人不利己的噱头而已。大家也就嘴上嚷嚷，真到投票表决的时候，必然还是金钱至上。”

也正是在这天下午，上官青云拿着吕菲菲急匆匆递来的资料，出神地看着，默不出声，最后叹了口气说：“唉，该来的终会来，迟来还不如早来的好，我们就接受格妮雅·黎挑战的这个标的吧。按照他们的要求，本次对赌期限为一年。在国内股指期货上市前，以二级市场股价为准，谁先达到 40 元为胜。在此期间，关于标的物的上市公司出现的任何经营情况与风险都将自行承担。菲菲你也一并把这个转给贺总看一看吧，也省得他总牵挂着这件事情。”

吕菲菲正要走出办公室时，上官青云突然想起了什么，说：“菲菲，你在回复格妮雅·黎的信函中就说接受挑战，一周后，也就是下星期一的交易日开始计时，标的物我们选择南方锆矿股票（0467），他们选择钢业玻璃股票（3139）。”

贺大智在接到吕菲菲传真给他的挑战书标的资料后，及时打通了上官青云的电话，说晚上他到泉翠庄园办公地来，让他跟吕菲菲在办公室里等他，商量如何应战。

当天晚上，泉翠庄园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上官青云与吕菲菲坐在茶台旁边，一边品着贺总亲自沏泡的工夫茶，一边商量着如何打赢这场战役。

第十二章 心术

千年的修行遇上了蛇妖，几近毁于一旦了。看一看那冰冷无情的蓝天，蓝天下那些并未残败的绿叶还紧紧依附在树枝上。

在正式的商讨开始前，吕菲菲让上官青云和贺大智把手机都关机了，并取下了电池。刚开始，贺大智还不知为何吕菲菲这般神经质，后来听吕菲菲详细说了手机被窃听跟踪的事情，才恍然大悟。尤其是上官青云，他终于明白，吕菲菲先前为何吵着要给他换一个新手机，自己还错怪了她，骂她是个疯婆子，现在内心难免生出几许内疚。但他很快就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何不搞个手机信号干扰器呢？然而吕菲菲的回答却让这个自认为聪明的男人大跌眼镜！

“如果我们用了手机信号干扰器，那监听方岂不就知道我们在防范他们了吗？那他们又将如何来对付我们，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们索性就来个装聋作哑，故意让他们能时常监听我们的行为动向，让他们以为我们对此事还一无所知。这样我们以后的秘密行动，才能得以顺利实施，我们才能有取胜的把握。这可不仅仅只是一场股战，而是人性的交战。”吕菲菲说完自豪地笑了笑。

贺大智很是赞赏吕菲菲的做法，并暗自感叹现在的她，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姑娘了。

“青云，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南方锆矿股票（0467）做我们的标的。”贺大智问。

上官青云说：“贺总，我是这样考虑的，南方锆矿是资源类股票，它是去年才上市的一只次新股，经过这次A股的疯涨之后，从它上市发行以来的市场最高价格来看，它也就在60元左右，那时它的发行价只有9元不到，而上市当日的开盘价就达到了40元。当初它上市时我就曾关注过它，只是没有在一级市场里收集到它的筹码，就放弃了。现在经过这次的大跌，它现在的股价也回落到了9—10元附近，它的股本也就在1亿股不到，而流通股才60%左右。现在的二级市场价格相比它当时的发行价格来说不算高，并且解禁股还没到期，市场上闲散的浮筹很多，尤其是现在的整个大势还处在全力下跌中，手中能死守的筹码应该不是很多，我们现在要收集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就能达到我们要做盘的数量。这方面的工作，在你未来之前，吕菲菲就全力在做这方面的情报工作，得出的结果跟我分析的相差不大。”上官青云说完，把手中的资料递给了贺大智。

贺大智节选出重要点仔细看了看，说：“钢业玻璃股票不也是才上市没有多久的次新股吗？而且资料显示它的股本也才1亿股左右，且流通股不到40%，它现在的股价已经达到了20元，选择它做标的，做到40元相对要容易得多嘛。”

“是的，我也感到奇怪，青云为何舍近求远呢？”吕菲菲紧接着说。

上官青云解释说：“是这样的，贺总，当我拿到挑战书的标的时，及时看了看这两只股的盘面行情，单从股价上看，我也感到奇怪，格妮雅·黎为何在选择标的时留出这样大的一个漏洞来。两只股票的股价相差这么远，而且一个起跑点是在10元左右，一个在20元左右，如果单以取胜的终点40元来看，从20元做到40元要容易很多，我也犹豫了

一下。后来仔细分析了故意设置两股之间的这个价差的含意。”

“你是说他们是故意这样设定的？”贺大智问道。

上官青云说：“是的，我仔细分析，确定他们是故意这样安排的。”

上官青云肯定地说道：“如果以常人的思维，自然就近弃远，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离取胜的终点应是越近越好。贺总你看，这只钢业玻璃股票（3139）上市发行价在16.25元，而当日开盘价在20.50元，上市后二级市场上目前最高的价格才26元左右，排除大盘近来下跌的熊市影响，它今天的收盘价也只是在20左右。这说明在二级市场里它筹码的集中度的比率相当高，而且这部分筹码的持仓成本应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一级市场的筹码被少数人掌握在手中。在目前这种整体大盘下跌的大势之下，他们都不急着套现走人，说明他们不缺钱，也不害怕这只股会跌破发行价，这种筹码高度已控的盘子，我们现在介入进去收集筹码，就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收集到有话语权的数量，如果再要把它做到40元去，那可是难上加难。因为跟格妮雅·黎相比我们在资金实力上不强，不战就先输一招了，在对战实力上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正面抗衡。”

“按你这么说，我们是输定了？”吕菲菲有些着急地说，“做盘做标的毕竟是讲资金实力的，哪只股票的股价不是因为资金实力强而做上去的？原来跟吴叔叔他们打的那一场战役，不就是因为有很多有资金实力的人参与吗？现在看来我们直接举白旗认输算了。”

“直接认输？我是不会答应的，就算要输也要输得有尊严。”贺大智说。

上官青云说：“输？也不一定。所以我就在选择股票标的上，先行避开了他们的陷阱，直接来个相反的，舍近求远。舍得舍得，不舍如何得？南方锆矿股票从10元要做到40元看起来困难，但它的阻力小，便

于我们控盘。”

上官青云接着说：“这就是我选择南方锆矿股票（0467）作为我们标的的原因。”

贺大智点了点，表示认可。

贺大智随后说：“你说下周一的交易开始，就是我们挑战的开始？我看这样，明天吕菲菲通知他们，就从本周四开始计算。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害怕他们。我说过就算输也要输得有气势，有尊严！人生在世，有什么是真实的？名与利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我现在不用图什么名了，说到利嘛，经过这一波的大行情，我们也把这辈子的钱赚够了。我贺大智就不服这口气，不就是一场股战嘛，论战争，《孙子兵法》还出自中国呢！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就算输了，从金钱角度看，也就是把这波行情所得的利润全部吐回去而已，对于名誉我早已是无所谓了。数千古风流人物，到头来还不是都付笑谈中！青云、菲菲，你们就带领着这些小兄弟打好解散前的最后一场战役吧，放手去做！我也会经常来陪伴你们的。”

上官青云好久没有见过贺总的这般气势了，不由得从心底生出敬佩之情。

会议最后吕菲菲提出一点疑问：“这次的对战，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引起证券监管部门的注意？”

上官青云说：“肯定会有的，原因很简单，现在整个资本市场跌成一片，此时的救市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政府的监管层也会随时推出一些救市政策来，比如降低印花税什么的。现在如有一些个股上涨，而且涨得不是那么刺眼，监管层自然是不会特意关注和调查的。所以，这次格妮雅·黎设定的标的价格在40元不算是很高，这在个股的上涨是合情合理的。我也看出了他们把标的定在这个价位的用意，是考虑到了监管部

门这层的。”

第二天，在公司的例会上，当上官青云把将要开战的消息告诉王彤、吴宏等人后，他们高兴得摩拳擦掌。因为他们已经沉默得太久了，对于他们这些年轻的操盘手来说，只有在不断的实战操盘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高手与高手的对决中，才能使自己的操盘功力得以提升，仅仅停留在买卖交易阶段是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的。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们也渴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独立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在那一波股市疯狂上涨的大势中，是练不出一个好操盘手来的。就连路边一些个卖菜的小摊贩都自称是股神，买什么涨什么，当被问起这么厉害为何还要卖菜时，他们脱口而出：这叫保持英雄本色！

当潘卫国和鲁海波听说对手是如此强大时，难免心生一些畏惧情绪，不过这种畏惧也正好激发起这些青年人的好奇心与斗志。至于那种我方已被对手监控之类的事情，吕菲菲是只字未提，这种机密的事情也只能保持在她、上官青云和贺大智三人所知的范围。

吕菲菲重新改动过的“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系统这一次又要发挥作用了，而“上帝之眼－@”系统依然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这些系统对于情报信息的收集，如同将所需要的标的物几近变成透明。只不过这次吕菲菲特意把“策赢智通分析”和“策赢智通分单”系统放在了一个公开域名的网络运行，不同于上次的那场战役，将系统放置在华新证券公司内部的一个隐匿通道里运行，因为这个证券公司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吕菲菲想过，如果这次再依托或者联营一家证券公司这样做，以格妮雅·黎的实力，早晚会追查到他们的行踪，这样一来反而不好。还不如就公开地在几家小型的证券公司租赁他们的交易单元席位通道，公开

进行这次的交易。对于一些小型的证券公司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准机构客户进入，他们自然是乐意的。他们也可以偷偷地借机搭上船，在不影响客户操盘的情况下多多赚上一笔。

周四，南方锆矿股票（0467）的建仓操作如期进行，上官青云按部就班地在二级市场9元附近进行扫货。这样的扫货在大跌之势是不用费什么力气的，只是扫货的动静不能太大，收集筹码的速度也慢了很多。贺大智见这样收集筹码很慢，变数也很大，他也就主动做一些外围的工作，托关系与上市公司取得了联系。上市公司自然是乐意配合，这种抬高他们公司股价的事情，怎么会不乐意呢？上市公司几位持有无限禁股的股东也乐意借出或转让一部分可以上市交易的股份，盈利点自然是高出现行市场价格的。这部分股份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进行了转让，这样一两个月下来上官青云他们手中分散的筹码集合起来就达到了流通盘面的20%。

可也就在这20%的筹码收集过程中，二级市场仿佛是得到了风声一样，惜筹的人也越来越多，还出现了一些公然抢筹的大户资金。股价眼看着节节攀高，这对于上官青云他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股价很快就达到了22.28元。如果手中所掌握的筹码不能达到40%以上，是很难掌控好盘面走势的。在这个价位上，任凭你如何震荡，强洗盘面，上官青云总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下托力给阻挡了回去。而这种阻挡力，用吕菲菲的系统无法追踪详查到它的来源。上官青云内心的不安逐渐增加，如果用掉过多手中好不容易收集到的筹码做一些放量打压洗盘的话，这部分筹码极有可能会丢失，到时候再收集回来，有可能要花费更高的代价。此时他愁眉不展，吕菲菲也只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相反，钢业玻璃股票（3139）如鱼得水，在挑战开始的当天，就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开盘 20 分钟里直接拉出个涨停，把股价死死地控制在 22.29 元。这种巨量的买单封涨停的手法，上官青云一看就知道是格妮雅·黎的杰作。她仿佛在向世人宣告：我以前征服过你的肉体，现在一样能在这个领域征服你，打败你！

这种涨停更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入上官青云的心里。不，它本身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王者之剑，深深地插入了上官青云的灵魂！上官青云团队里年轻的操作人员看了盘面，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挑战的标的是有明确规定的，必须是两方手中无任何筹码的情况下的公平挑战。挑战开始后，双方可以用任何一种形式、任何方法达到取胜的目的。最终，双方只认谁最先将股价做到 40 元。

显然，这种涨停建仓法是用江湖上很少见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抢筹建仓的。这种建仓的成本刚开始不会很低，只有等到有大量的压盘筹码蜂拥而出时，他们收集的筹码增多，成本才会降低。这一切也只有资金实力很强的人才敢这样做。看来真是来者不善！

上官青云一心想洞悉格妮雅·黎用这种招式的背后含意，难不成她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让自己在一开始就知难而退，举手投降不成？万般心绪涌上心头，一向镇定自若的上官青云此时也很难平静下来，一时难以找到破解之法。然而，这招过后，格妮雅·黎又将变出什么花样来对付自己呢？

第二日，上官青云以为格妮雅·黎依然会延续昨天的涨停抢筹建仓法，使钢业玻璃股票的盘面保持强劲的涨停势态。可这一次，上官青云错了，格妮雅·黎好像知道上官青云的想法，以高开 +6.55% 点，股价在 23.75 元的位置开盘后，便直线往下打压下来。盘中有几波反复的震荡，最后全天以 +1.75% 的涨幅，股价落在 22.65 元收盘。当天的换手率却出奇地达到了 41.5%。这一下可让上官青云摸不着头脑了，心中一

团迷雾。心想，这是她故意放自己一马，还是有意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这招“回头望月”，是想告诉我，她依然恋着旧情不想让我很快就败下阵来而招致难堪吗？

正在上官青云茫然不知所措时，吕菲菲告诉他：“青云，格妮雅·黎发出了盘口密码，我正在想法破解密码的内容。”

很快吕菲菲就把密码破解出来了：“怎么样，亲爱的，今天这个礼物算是我送给大家的见面礼，你们要再接再厉。”

这哪里是什么礼物，分明是一种嘲讽。很显然，对方是故意用开放式的盘口密语来跟他们交流。大家都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

可是第三日钢业玻璃股票的一招“翘首展翅”，以微弱低开盘的方式亮招，然后全天震荡着，以万夫莫挡之势把股价直推上了 24.6 元，最高价时的涨幅达到了 +8.2%，似乎有种赶尽杀绝之意，非要把上官青云等人无情地绞杀在战场上。可它在收盘时又不急于冲上涨停，反而把股价往下杀掉了一点儿，落在 24.10 元收盘，全天的换手率再次高达 38.4%。

上官青云等人，包括贺大智在内，看着这种凶悍的杀招都有些心惊胆战，以这样的操盘方式，不出一个月就可以将钢业玻璃股票推到 40 元的取胜终点，心里难免有种无力回天之感，个个一副等着认输的样子，低落的士气占据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心。这也让几个小青年见识到了高手之间的过招，刀光剑影间有种令人窒息的感觉。

就在大家等着认输的这段时间，贺大智鼓励大家，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绝不妥协。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也许是格妮雅·黎不想赢得这么轻松，随后连续两个月股价都在 28.65 元至 21.45 元的区间来回游荡。这无形中给了上官青云他们以喘息的机会。

上官青云控盘的股票价格最高时也达到了 25.35 元。可是，无论上官青云他们如何努力都很难再收集到控盘所需的筹码。这些筹码就像消失了一般，不管上官青云使出什么招法，市场上的浮筹就是出不来。而吕菲菲监听到的对方的信息也是杂乱无章的，都是关于他们自己控盘的钢业玻璃该在什么时候洗盘、拉台、骗筹、对倒等的信息，可她多想知道格妮雅·黎是如何看待他们此时的局面的，想知道格妮雅·黎有没有使过阴毒的伎俩。

上官青云也很奇怪，格妮雅·黎也从不让股价冲过 30 元，最高的一次也只是达到了 29.8 元就回落下来，做着规整的箱体运动，像是有意在等上官青云这边把股价做过 30 元之后再冲刺的样子。双方就这样干耗着，其实上官青云又何尝不想让股价快速冲过 30 元大关？但他无能为力呀，手中的筹码不够，现在零零星星收集到的筹码总共也才 25% 的份额，他也不能为了冲上这个平台而承担致命的风险。

而股市大盘市场上，这两只股都是在大势下跌时出现的反弹，因而南方锆矿股票（0467）温和上涨的走势，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倒是钢业玻璃股票（3139）因格妮雅·黎张扬的抢筹建仓风格，引起了那些混迹股市已久的老股民，尤其是那些在熊市里不怕死的老股民的注意。这些人有很多都是抢短线搏沪深两市排行榜的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么上涨的股票一定又有什么消息要出来了。结果，有些人上网一搜索，看到市场上未有什么新鲜的消息出来，也就此作罢。也有一些激进的跟风者进入，有几个点的利差时就贴现走人。

此时的全球股市，正经受着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狂风暴雨的冲击，市场波动之大难以想象，什么成长股、价值股一个跌得比一个凶狠，扭曲了的市场令各类型投资者饱受煎熬。任何国家的资本市场，无论是股票、外汇、石油、大宗商品还是期货每天随便一跌就是好几个百分点。

个股的波动就更大了，很多价格的变动也都失去了理性。

此时的上官青云，面对这种两军胶着的作战情况，心情很是烦躁。他还时不时收到格妮雅·黎发出的嘲讽他们的盘口密语：

“如果江郎才尽了，就快一点儿认输吧……”

“你主动向我妥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就这点功夫，也敢接受我的挑战？看来是我爸太高估你了……”

上官青云面对这种挑衅般的讥讽，经常会生起一股子无名怒火，并将这种情绪带到同事间。吕菲菲也算是看到了上官青云的另一面。两人也多次因控盘上的分歧而争吵，争吵完后就是一阵冷战。还好，不出三天上官青云就主动向她认错。“这个臭男人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她时常这样问自己。

上官青云总认为自己是个走向天路的修行者，在品性和脾气上跟常人有太多的不同，可近来他才意识到，千年的修行遇上了蛇妖，几近毁于一旦了。

他也经常克制自己，感到束手无策时，就神情呆滞地离开操作室，在别墅周围走一走，看一看那冰冷无情的蓝天。蓝天下那些并未残败的绿叶还紧紧依附在树枝上，一些不知名的随季节开放的花朵仿佛也在嘲笑自己。他只能无奈地忍耐着这种情绪的折磨，心里涌起一股越来越深刻的绝望，他感到自己像掉入了冰冷的大海中，任凭海浪吞噬着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被囚禁在大海深处的狱卒，忍受着想死却又死不掉的折磨。

有好几个夜晚，吕菲菲看到憔悴不堪的上官青云心痛不已，她想用身体的抚慰使他暂时忘掉那份苦恼，可总是事与愿违，上官青云完全没有了激情。萎靡不振不仅吞噬了他的肉体，更渗浸了他的灵魂。

这个周五，一种莫名的感觉时有时无地冲击着上官青云的心灵，闷

恢恢的他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能明显地感到这种内心的不安。在操作室里，他把这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了吕菲菲。

“青云，是不是你近来压力太大了，多放松一下，这不离战役结束还有半年呢，有大家陪着你，没事的。”吕菲菲安慰着上官青云。

第十三章 锦囊

这条直线在上官青云看来，既不是涨停板，也不是跌停板，而是人生的终结板。人的一生只有两个结果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一场虚空，这两个结果就是生和死。

上官青云望着墙壁上挂着的那幅《满江红》字画，一边发呆一边勉强地自我安慰着，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打倒，应彻底地放空自己，从心灵深处去寻找破解之法。然而，上官青云看到的却是无边的愁云，仿佛心里有一根无形的针，给他带来难言的疼痛，又好像正跋涉在无尽的森林雪地，每喘一口气都是如此的艰难。

下午股市正常交易时，逐渐平静下来的上官青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给打断，接通电话，电话那端却传来贺兰兰的哭泣声。

“喂，是上官青云吗？”电话那头贺兰兰语气哽咽地说，“我是贺兰兰，我爸……出车祸了……现正在医院抢救。”

“啊？……什么？你再说一遍？”上官青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爸……我爸，他出车祸了，正在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贺兰兰强忍着悲痛，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轻声啜泣起来。

“啊？车祸？正在医院抢救？……”上官青云脑子嗡嗡直响，几乎

要炸开了，表情凝滞地站在原地，“你先别急，我马上过来。”

操作室所有的人员都知道出了大事，都惶惶不安地等着上官青云发话。

上官青云挂完电话，说：“贺总出事了，在医院抢救，我跟吕副总现在就赶过去，这几天你们先把操作冰冻起来，让股价自由运动，后面的情况我再安排。”说完，拽着吕菲菲离开了操作室，开车直往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驶去。

从环城路到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虽说有些绕道但不堵车，以 80 公里 / 小时的速度一般只要 20 分钟。如果走城里，正常情况下只要 10 分钟，一旦遇上堵车就要 30 分钟。现在宁波市到处在搞城市建设，因为修地铁好几条主要道路都被隔断了，堵车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因此，上官青云选择了绕道出行。他把车速调到 100 公里 / 小时，打开了应急灯，急速驶在环城路上。从泉翠庄园到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只用了 10 分钟。

进了医院主体大楼，上官青云快步往急诊手术室走去，吕菲菲一路小跑，紧跟在上官青云的身后。

急诊手术室的走廊通道里，有几个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上官青云一眼就认出了贺兰兰和她的哥哥贺峰。

“你爸情况怎么样了？”隔着远远的走廊上官青云着急地问道。

贺兰兰循声望去，话未出声，眼泪已经夺眶而出。她情不自禁地抱着上官青云哭了起来。

她这一抱，差点把上官青云吓了一跳。吕菲菲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如果不是因为贺大智出了车祸她肯定会醋意大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来。上官青云只好轻轻地拍着贺兰兰的肩膀轻声安慰着。

贺峰见妹妹的行为有些失态，连忙拉过了贺兰兰的手，把她跟上官青云分开，说：“青云，我爸还在手术室里，都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了，你

们来时，警察刚走。”

“警察也来了？具体是怎么回事？”上官青云迫切想知道事情的经过。

贺峰说：“我爸中午吃过饭后，说下午要到你们那里去看看，顺带给你们送点资料。我问他要不要我送他去，他说现在身体没事，可以自己开车过去。可结果呢，在江民路红绿灯路口时，他按绿灯正常直行，可突然从左侧的江北路横穿过一辆抢红灯的水泥搅拌车。对方的车头撞到了我爸车的左后轮位置，我爸的车控制不住，就往人行隔道上撞了过去，然后车辆撞到了路灯杆上才停下来。这个撞车的过程是我赶到医院后，听警察同志说的，他们还让我在勘察记录上签了字。”

“那个肇事的水泥工程车和人呢？”上官青云问。

“那个司机见自己的车损伤不重，然后开着车就跑了。”贺峰说。

“跑了？这么缺德！”吕菲菲气愤地说道。

“据说，当时的行人不是很多，那辆肇事车牌没有记录下来。车祸发生后，还是一位正在扫街的环卫工人打电话报的警并叫了120救护车。”贺峰说，“我们也是接到警察的通知后，才赶到医院的。”

正说话间，急诊手术室里，一脸匆忙的急护人员进进出出，正在对贺大智进行紧急抢救，其中一个护士提醒上官青云在外面说话声音小一点儿，以免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急诊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两个护士推着一辆病床车出来，贺兰兰、上官青云等人急忙围拢过去，想知道贺大智的情况如何。

护士见有人挡着过道，提醒他们道：“请大家让一让，我们要把病人送到ICU重症病房。”

随后几个医生走出手术室，其中一个主治医生摘下口罩，对贺峰说：

“你是病人的家属吧？”

贺峰焦急地点点头。

“病人伤得很重，有两个部位遭受重创，一个在胸部，一个在脑部，都是机械性撞伤，对脑部的瘀血我们及时做了开颅手术，胸部的问题我们无法解决。至于伤者能不能醒过来，还要进一步观察，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贺兰兰听到医生说要做好心理准备忍不住又哭了出来。吕菲菲在一旁挽着她的手，轻声地安慰着她。

医生说完，然后让贺峰去办理住院手续。

上官青云也打电话给公司的张副总和财务人员，将贺大智出事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张副总在电话里说财务人员马上就赶过来。

很快，张正龙副总跟财务总监王芮就赶到了医院，并协助贺峰把住院手续办理好。张副总还提议聘请一位专职的医务护理人员来照料贺大智，这样也就不会影响家人的正常工作。

见贺大智已被安排住进了一个独立的ICU重症病房看护室，也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大家静坐了一会儿，都陆续离开了，只留下贺峰和他妈妈及那个专职护理人员。上官青云临走时，特意交代贺峰，如果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给他。

随后的两天，上官青云、吕菲菲和公司的同事都带着礼品、鲜花等到医院来探望贺大智，但贺大智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第三天，贺峰打电话给上官青云，说警方已经找到了那辆肇事车辆。那辆车是十几天前所属单位报失的工程车，这就使事情从原来的交通事故变成了一起有待追查的盗窃案。

“什么？怎么会是这样？是一辆丢失车辆的肇事交通事故？那肇事司机有没有找到？警方正在追查？……”上官青云有点着急上

火了，在电话里说，“那偷车人还没有找到？这些警察都是干什么吃的？……”

贺峰明显地感到电话那头的上官青云有些失去理智，说了几句他爸的病情，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也难怪，这段时间以来，跟格妮雅·黎的对赌还没有头绪，现在又出了贺大智这档子事情，上官青云整天心神不宁，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

这几天，上官青云也无心指挥操作，一副懒散的样子，时不时望着盘面发呆。几个小青年也明显感受到这种气氛的压抑。

上官青云自创的“股市截拳道理论”在这时也失去了作用，所有的操作仿佛都遇到了瓶颈。就这样，大家都麻木地耗着。

“青云，格妮雅·黎发来了慰问密语。”吕菲菲面对着正在发呆的上官青云说。

“她发什么慰问密语？”上官青云无精打采地说，“她又是来取笑我们的吧。”

吕菲菲说：“她是对贺总出车祸的事情表示慰问。”

“她怎么知道贺总出了车祸？”上官青云话一出口，马上就后悔了。吕菲菲曾告诉过他，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格妮雅·黎的监控中。

上官青云说：“你告诉她，谢谢她的关心，贺总会渡过这个难关的。”

吕菲菲听得出来，这是上官青云自我安慰的话。但她还是将上官青云所说的用密语回复了过去。

“格妮雅·黎又发来消息，问贺总的事情需不需要借助他们的资源帮忙查一下？”吕菲菲又说。

“告诉她，我们不需要她的可怜和同情！”上官青云怒吼起来。说完狠狠地爆了一句粗口，“他奶奶的臭女人！”

第七天，天气异常的闷热，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暴雨。雨水无情地拍打着玻璃窗，发出“哗哗”的声响。贺峰来到贺大智的病房，替换守了一晚上的母亲。在接近中午时间，他看到父亲的手动了几下，就大声叫着“爸爸”，并通知专职护士去找医生。

渐渐地，贺大智借助呼吸机的输氧，缓慢地睁开了双眼，向四周看了看，问：“我这是在哪里？”声音小得只有贴近他的耳边才能听清楚。

贺峰忙把这几天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简单地讲给了他爸。贺大智气若游丝地说：“我只记得‘嘭’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车……上带的那个挂……包呢？”贺大智问，“那……里边装了……我要给……青云他们很重……要的东西。”

“皮挂包，警察交给我之后，当晚我让妹妹带回家了。”贺峰有些激动地说，“我现在就告诉她，让她带过来。”

“你也一并……告诉上……官青云，让他来……我有话……有话……说。”贺大智说这句话，用了很长的时间。

贺峰忙着连打了好几个人的电话，他有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临死前的回光返照？爸爸这次醒来，是想最后看一看这个他所留恋的世界和他所牵念的人吗？他不敢往下细想，只能希望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他长这么大还没有经历过亲人离去，这种事情突然出现在了眼前，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专职护士见病人醒了过来，就及时通知了值班医生，值班的主治医生过来看了看贺大智的瞳孔有逐渐扩散的迹象。贺大智已处于弥留状态，他提醒贺峰赶快通知家人。

上官青云、吕菲菲、张正龙、王芮等人很快赶到了医院。贺大智的妻子，贺兰兰和她的老公都已经来到了病房，贺兰兰在贺大智耳边轻声说着些什么，贺大智只是时不时地点点头。

贺兰兰见上官青云来了，说：“我爸好像有话要跟你说。”说完含着泪水把靠床的位置让给了上官青云。

“我来了，贺总，我们都来了，你放心吧，公司的事情有我们大家呢。你安心养病吧，你会好起来的。”上官青云看到贺大智虚弱不堪的样子，极力忍着内心的悲痛安慰着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记住……这几句话：以战……止战，以弱胜强……就要多积……势，有必要找……找外援……帮……帮忙。”贺大智说话的声音时大时小，显然他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公司解散……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法律文书，此战……结束，就由……张副总……代我执行。”

贺大智闭着眼睛，费力地说着：“睡着的这……几……天我感……到好轻松……四周一片……黑黑的，醒……来感到……很累……你跟……我说……过有天堂的，不知道我……我这次能不能……走到天堂……里去，你要为……我……祈祷啊。”

“好好好，我为你祈祷。贺总你能上天堂的，一定能的。你走时在黑黑的四周会有一片光亮出来，你顺着那道光走，就是天堂，耶稣会在光的尽头迎接你……”看着贺大智这个样子，上官青云双眼含泪，忍着内心的悲痛说道。

上官青云没有经历过生死，而关于天堂的说法也只是对贺大智人生最后的安慰吧。

贺大智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我……想到这……次事故，应……不是意……外，是赎我……们上次联庄的……罪。我们……做了对不……住别人的……事，人家现……在来……找我了，出来……混，迟……迟早……要还的……”

“不要多想啊，都是我惹的祸，上次是我的魔性在作祟……跟你没

有关系的啊。”上官青云没有想到，此时贺大智还惦记着上次联庄的那个事情。这人呀，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一旦他省悟，就会成为一生的内疚。

贺大智轻轻地闭上眼睛，说：“那……挂包……里的文……文件……是留给……”话未说完，他的头一偏就永久地沉睡了过去。病床旁心电图机的信号渐渐变弱，最后走向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在上官青云看来，既不是涨停板，也不是跌停板，却是生命的终结板。

贺兰兰见状，急忙伏在贺大智身上，右手紧紧地握着她爸的左手，大声地哭泣。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房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不一会儿，站在外边的医生、护士进到病房里，从贺大智身上撤去各种仪器，众人也都退出病房，空出地方给护士操作。

吕菲菲紧紧地搀扶着贺兰兰，看着眼前的贺大智，不由得感叹人的一生如梦幻泡影，转眼都成空。

人的一生只有两个结果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一场虚空。这两个结果就是生和死。

一周后，贺大智的骨灰被安葬在了宁波市鑫明山公墓。贺大智入土为安的当日，老天一除近日浓浓的阴霾。头天夜里一场电闪雷鸣的大暴雨，涤尽了世间的灰垢与尘埃，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一个肉身的生命已经灭亡，一个永生的生命已经开始了！次日，大地散发出清新的空气，祥云在蓝天下飘动，金灿灿的阳光透过云层边缘照向大地，一派恬静祥和的气氛。

上官青云为了悼念贺大智，特意安排留守的操作人员按临时制订的计划操作好南方锆矿股票（0467）全天的走势，并在15分钟K线图和60分钟K线图上做出一招“大雁南归”的走势，这种K线图形如两只

大雁飞翔在蓝天。最后在收盘的点位上也别有深意：跌幅 -5.20%，全天振幅在 -5.20%，全天的换手率 -5.20%。

而格妮雅·黎控盘的钢业玻璃股票（3139），好像也看懂了上官青云的心思，也在30分钟的K线图上做出“闲云孤鹤”的走势，在收盘时也跟上官青云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跌幅 -5.20%，以此来悼念贺大智。

晚上，上官青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情绪低落地打开了贺大智留给他的东西，其中一份是手写的一段林觉民的《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汝其勿悲！

……

当他看完这段话，泪水夺眶而出。心想，贺大智在很久以前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留给我这段话是想告诉我，我俩的情谊已超越了一般同事之间的感情，如同亲人兄长一般吗？

等情绪稳定一点儿之后，上官青云再看其他的几份打印文件，都是关于公司解散，解散后公司的资产分配等，里边还有由“京城八爷”亲笔签写的法人委托书复印件。最后，他还看到一个小信笺纸上写着：“以战止战，战中之战，以战养战。”上官青云认得出这是贺大智的笔迹。这十二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凝视着眼前的这行字，百思不得其解。

吕菲菲在第一时间把贺大智的死讯告诉了“京城八爷”。远在大洋彼岸的“京城八爷”并未就贺大智的死发表过多的感慨，只是表示了一下哀痛和叹息，然后就交代吕菲菲代为处理公司的一切事务，包括这场战役之后公司解散的事情。吕菲菲面对干爹这种不近人情的冷漠，有些愠怒，但也不便在电话里发作，只是想不通干爹为何会这样。

贺大智的后事才办完，上官青云等人的心态一时很难调整过来。时光仿佛要将他的心灵重新洗练很多次。又经过了几个毫无睡意的夜晚，他才从身心疲惫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又过了几日，吕菲菲和张正龙带着聘请的律师就忙着办理公司解散的事情。

一切都按贺大智遗留的文书办理，解散公司的事情进展很快。现在还剩这最后一件事情：这场还未结束的挑战。公司里的大部分流动资金还压在里边，只有等这场战役结束之后，才能按股东的比例进行分配解散。

吕菲菲心想，这场战争的胜负还不清楚，从目前彼此相持的战争形势来看，我方显然处于弱势。如果这场战役输了，他们最多能收回 50% 的资金，最少却只有 20% 不到。所以她想到，这场战争真的不能输，也真是输不起。

第十四章 向死而生

做最有效果的事情，而不是考虑该摆什么架势去应对，因为等你摆出架势时，人家已经把你打倒了。你最有可能打倒对方的时机，不是在你摆开架势之后，而是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做最简单直接的一击。

吕菲菲见公司解散的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也就又回到了别墅办公室。来到操作室，看到上官青云依然情绪低落地对电脑发呆，就主动跟他搭话。

“青云，我这边的事情都已办好，你们这边战况如何？”吕菲菲关心地问。

“唉，老样子，我们现在被困住了，找不到突破口。战局一直僵持着，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双方处于相持阶段。”上官青云说完，又轻叹了一口气，有些颓丧，又有些焦躁。

“青云，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吕菲菲说完，瞟了几眼在场的操作人员。

来到吕菲菲的办公室里，未等他坐下，吕菲菲就直接开问：“你想过贺总临死前说的那几句话吗？”

“你指的是哪几句？”

“我还能问哪一句？不就是那句以战止战，以弱胜强，就要多积势，

有必要找外援帮忙？”

“啊？这一句，我还真没有细想？”上官青云深思着说，“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着老头子信笺纸上的那十二个字……”

“哪十二个字？”吕菲菲急着问。

“就是‘以战止战，战中之战，以战养战’这十二个字。”

“这就对了，那天贺总没有把这十二个字说完，直接说了后面的意思。”吕菲菲说完拉着上官青云的手坐下。

“你想想，我们现在打的是一场什么样的股市战争？”吕菲菲说，“我们跟格妮雅·黎打的是一场信息战、科技战。我们有的优势，他们也有，我们没有的优势，他们也有。这就难怪你一直没有在战局中找到突破口了。其实贺总那天是想到了什么，受到了什么启示，就急着赶过来找我们，是想提醒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待对方设定的这个局面。”

“哦，另一个角度？”上官青云不解地问。

“是的，另一个角度。表面上看我们是深陷在了他们设定的局面当中，其实我们是陷在自己的迷雾中。如果我们跳出这个战局来看，就会发现天地很宽，我们的战场回旋余地很大。”

“亲爱的，你接着说。”上官青云低落的情绪渐渐消散，忍不住亲切地叫了吕菲菲一句“亲爱的”。

吕菲菲很受用地笑了笑，说：“贺总让我们找外援，就是要我们找帮手，强强联手聚集我们的势。‘以战止战’就是说，在战争相持阶段，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战中之战’就是说，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战场局面和形势，我们要加入到他们的战场中，这就叫合成战。我们打的不仅是一场信息战、科技战，更是一场合成战！”

“菲菲，你等等，加入到他们的战场中？”上官青云想了想说，“对，

我们不要只盯着自己做的南方锆矿股票（0467）的筹码，也要收集、抢夺钢业玻璃股票（3139）的筹码，给他们制造抛盘阻力。这就像我们在跟对方进行肉搏战，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弱势就得到了弥补。”

上官青云受到了吕菲菲的启发，接着又说：“‘以战养战’，就是指用抢夺到的钢业玻璃股票的筹码，再给格妮雅·黎做盘制造阻力。他们为了抢回筹码必定会高价回购这部分筹码，我们就可以抬高中间价差，抛出一部分筹码，变成我们的获利，来给养我们这边南方锆矿股票做盘资金的不足。这有点‘草船借箭’的味道，你说是这个意思吗，菲菲？”

吕菲菲会心地笑笑。

上官青云心中的迷雾散开了，心念一起，瞬间想到了《古道御书》里讲的死诀：沉、衢、绝、围、杀。“围”字诀云：“围字凶如狼，迎风无式样。回身势莫夺，分推气更强。”整个死诀讲的也是一个先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道”。一般人都是喜生怕死，有谁愿意去死呢？却不知先死而后生的大“道”。诚然，这个死也不是乱死，所有的死都是为了生而死。

此时，上官青云内心涌动的灵感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知道易，信道难。信道易，行道难。行道易，得道难。得道易，守道难。守而不失，乃常存也。常存者，乃化为无形也。此乃御王之道。”

他仿佛听到一个空灵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恐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深处黑暗的深渊。正是这种黑暗的深渊放大了人对恐惧的理解与承受能力，人越害怕恐惧，就越不敢直视这种恐惧，内心的眼睛就看不到黑暗里的光亮。擦亮你内心的眼睛，重新回到正道上來，清空你的一切，生命之光就会出现在你眼前。”

上官青云猛然想起自创的“股市截拳道”理论，他的这种理论跟股市流行的各种投资炒股理论不同，他的理论源于对中国现代武术大师李

小龙所创“截拳道”的参悟。

“股市截拳道”理论充分运用了“截拳道”的思想：当别人攻击你时，你不需要先摆出什么架势，该怎么做就直接、简单地出击。做最有效的事情，而不是考虑该摆什么架势去应对，因为等你摆出架势时，人家已经把你打倒了。你最有可能打倒对方的时机，不是在你摆开架势之后，而是抓住了最有利的时机，做最简单直接的一击。当炒股投资者面对未知的对手时，先不要管对手的能力强大到何种程度，关键是用何种心境来面对。要摒弃自己浮躁的心境，保证自己最快的一击，能这样做的就是顺势随心，出手即成杀招。对此投资者仅仅停留在知道层面是不够的，必须加以运用。投资炒股是一种艺术，是智力与技巧，学识与人生参悟的结合。以无限为有限，无法为有法。

上官青云瞬间回想起这些内容，内心无比高兴，他抱住吕菲菲，在她的脸颊上重重地亲了一下。

“菲菲，今天我俩讲的这些，他们会监听到吗？”上官青云有些担心地问。

“青云，你大可放心，你看这是什么？”

吕菲菲说完，从挂包里拿出一个便携式精美的电磁信号干扰器，说：“你别看它小巧，它的功率很大，操作灵活，可随意开关。它具有谐振、滤波、超声波发生器一体化作用，里边很多关键元件都是用优质水晶做成的。我还给它配了一个辅助电磁波谐振放大器，我把它安放在室外一个隐蔽的地方了。现在我们别墅周围五米之内，无线信号全部屏蔽。你要不信，现在看一看你的手机还有没有信号。”

上官青云从兜里掏出手机一看，果然没有信号，说：“那格妮雅·黎不是知道我们在防备他们了吗？”

“都到这时候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装傻了，该是我们还击的时候

了。”吕菲菲自信地说。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到哪里去找外援呢？”上官青云试探着问吕菲菲。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也想过求助干爹，但后来被我否定了。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这样既可以迷惑他们的视听，又可以帮助我们打胜这场战役。”吕菲菲故作神秘地说。

“看我猜得到吗？”上官青云说，“是不是找敢死队帮忙？”上官青云说完看着吕菲菲。

“你，讨厌！看我不打你！”吕菲菲见自己的心思被心爱的人看穿了，嘟着嘴一脸愠怒的样子。

“嘿嘿，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嘛。”上官青云得意地躲闪着。

“对了，我说正经的。贺总下葬那天，格妮雅·黎也在钢业玻璃股票当天K线图的走势上做了一个精美的‘闲云孤鹤’的走势。”上官青云停止了躲闪说道。

吕菲菲说：“这个我知道了，当天晚上潘卫国就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事，事后我也详细地看了看盘面，他们确实是为悼念贺总而做的。”

其实，吕菲菲心里清楚，这不是潘卫国打电话告诉她的，而是她回家后，习惯性地打开自动录音监听器，监听到格妮雅·黎亲自下达指令操作的盘面。对方的几个操盘手，为此事还质疑过格妮雅·黎的决定。但都被格妮雅·黎坚决地给挡了回去。听完录音，吕菲菲莫名地生出一种对格妮雅·黎的敬仰之情，看来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君子之战，以往对她的那种厌恶和憎恨也逐渐消失，无名地生出一种好感来。

“青云，你打算什么时候联系他们呢？”吕菲菲问道。

“我认为这事得赶紧，不能拖，我现在就去联系敢死队的队长。”上

官青云说完，离开了吕菲菲的办公室。

* * *

早上，魏军来到公司已经快十点了。公司的几个分析师正忙碌着手
中的活计，魏军从身边走过都未察觉。魏军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桌
上的电脑，查收各种工作邮件。如今的魏军已经今非昔比，借助早期资
本的原始积累，他和他所带领的敢死队早已实现转型，成立自己的私募
基金，成为上海滩又一颗闪亮的明珠。而当年的敢死队员现如今也都有
了自己的地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嘟——嘟——”，魏军放在桌上的 1 号手机短信通知铃声急响了
两下。他顺手拿起手机打开短信：姐夫，你昨晚死哪里去了，又是一晚
不归，整整一天都不落个信，电话也不打一个来，又去哪里潇洒去了？
这个家，你是不想要了吧……

魏军看完短信，嘴角浮起了一抹不易觉察的笑意，正想着如何
回复李小曼的短信，突然他的 2 号手机铃声急响，一看来电显示是
宁市的号码，他犹豫了一下，接还是不接？手机又响了两声，他果断
地接通了。

“喂，哪位？”魏军在电话里问。

“你好，你是魏军，魏先生吗？”上官青云问。

“你好，你是哪位？”

“我是上官青云，我们以前在华新证券见过的……”

“哦，是上官青云分析师呀，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近来可好？”
知道对方是谁后，魏军语气明显客气了很多。

“我们还好。听说你们成立了自己的私募？”上官青云问。

“嘿嘿，你们的消息还真灵通。是的，我们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地盘。”魏军说，“这还得感谢你们当初建议我们移师上海。果然，到上海后感到天地宽了很多，结识的朋友也多了。”

“这都是你们自己的成就，我们哪敢居功，你们的名气在外，现在人们只要听到‘涨停板敢死队’无不生出敬仰之情，你们都成了股市江湖中的名片了。”上官青云说，“对了，我联系过你们的队员徐建，他的号码成了空号。”

“嗯，他的电话都改了好长时间了。在那波大行情之后，他就跟我们分开了，他说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炒股，不想成立什么私募，然后就离开上海去了深圳。”魏军说。

“哦，去了深圳？”上官青云说，“听说那边也是游资集散地，有人称为南派的敢死队。”

“呵呵，上官分析师的消息真是灵通，这也知道？”魏军高兴地说，“你今天找我不只是闲聊这么简单吧？”

“嗯，确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上官青云说，“现在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上官青云话还未说完就听到电话里传来声音：“魏总，手中的那笔货要不要现在出掉？”

“等一下，你没有见到我正在打电话吗？”魏军说，“出货的事情一会儿再说。”

说完回到原来的话题：“真是不好意思，刚才一个小兄弟问我一件事，你看我真是没有礼貌。”

“魏总，你这是说哪里话，是我打扰你。这件事比较复杂，要不这样，三天后我来上海见你行吗？”

“三天后，我看看日期……”

魏军在电话里停顿了一下，说：“嗯，行。这天我正好没有安排，你们到了上海就打电话给我。”

“好的，我们到了上海联系，拜拜。”上官青云收起电话，回到了操作室，把跟魏军的约会告诉了吕菲菲。

第十五章 合纵连横

他们现在看待这个江湖里的是是非非，自然不再是一般人的眼神了，一切为利而动。

三天后，上官青云安排好操作人员的工作，就和吕菲菲开着车直奔上海而去。

四五月份的上海天气不冷不热，进入上海区域，天空飘起了小雨，铅灰色的乌云把整个城市上空包裹起来。上官青云在临近上海城区时，打通了魏军的电话，跟他约好在浦东新区的民生路和锦绣路交会处的金鹰国际大厦见面。

上海的金鹰国际大厦并不难找，是浦东新区一栋很显眼的商务楼。它毗邻世纪公园和证大·大拇指广场，这里是浦东政商的核心腹地，也是上海最知名的三大国际社区之一——“联洋社区”的所在地。不过随着资本圈的各大风云人物相继落户附近的商务楼，这里也渐渐地成为“上海私募一条街”。

在金鹰国际大厦双塔楼下，上官青云远远地就看到了魏军在跟几位朋友站着闲聊。上官青云和吕菲菲下车朝魏军走去，魏军就告别了几位朋友，迎面走来。

“你们好，上官青云，好久不见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英俊帅气。”

魏军客套地打招呼。

“魏总，你可不一样了，近来发福得都快认不出来了。”上官青云打趣儿地说。

“唉，没有办法，这人要发胖呀，喝白开水都会长肉。我也减过肥，结果没恒心，这不越减越胖，我都快成梨头型的人了。”魏军说，“这次这么着急地见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这样吧，我看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要不上楼到我公司里去坐坐？”

“这里可是众多私募的集结地，卧虎藏龙啊！我可不敢去沾光……”上官青云推辞道。

“要不这样，到我们准备入住的淳大万丽酒店的咖啡厅里详聊吧，我看离这里也不远，就几步路程。”上官青云建议。

魏军想想也行，就开着他的保时捷跟上官青云来到了淳大万丽酒店。吕菲菲等几人进入大堂后，径直去前台办理了入住手续。上官青云和魏军则在服务生的带领下来到万丽咖啡厅，找一靠窗的角落处坐下闲聊着。吕菲菲办好入住手续后走进咖啡厅，也加入了他们的商谈。

上官青云待服生离开后，说：“魏总，我这次是来给你添麻烦的，现在我们遇到了难处。”

“不要这么客气嘛，看你说哪里的话，我知道在这个圈子里说帮忙，就一定会有好处的，怎么叫给我添麻烦呢？”魏军狡黠地笑笑。

如今的魏军已不再是以前那个小散级别的股民了，他现在也算得上是私募里的生力军了，尤其是经过上波A股的大涨，像他们这类有想法有技术又有人脉的股民，早已经积累起了强大的资本，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魏军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投资顾问公司，有独立的研究部门，对房地产、金融及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都有自己的渠道。他们现在看待这个江湖里的是是非非，自然不再是一般人的眼神了，一切为利而动。

敏锐的嗅觉，无时无刻不在捕捉着市场上的风吹草动。

“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魏军爽快的性格依然没变。

上官青云随后就暗示吕菲菲把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打开，调出了挑战的两只标的股票给魏军看，并把对赌股战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关于国际资本组织已经发动的三大战略和格妮雅·黎的具体情况，只是用“境外资本”字眼代替，其他战略的具体内容他只字未提。

听完了上官青云的叙述，魏军沉默了一会儿，说：“对赌这事确实不好做。如果我们现在参与进来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上官青云见魏军有所顾虑，就把交易操作的计划及细节详细地告诉了他。魏军听完后，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你们说的这两只股，我们倒是没有关注，也确实看不出有扫货的迹象。”魏军一边听着上官青云的讲解，一边看着电脑屏幕。

“不过，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目前这两只股在盘面上显得还是很沉稳。相对来说，钢业玻璃股票（3139）做盘的风格很毒辣，气势凌厉。南方锆矿股票（0467）明显很弱，有如空中楼阁，摇摇欲坠的感觉。”魏军盯着电脑上的K线图，发表自己的看法。

“是啊，正如你所说的，南方锆矿股票很弱，这正是我来找你们的原因。”上官青云实事求是地说。

“这样，我先把话说在前面，我们进来的话，我们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到这场战役结束，如果出现亏损，你们负责承担一半，如果有获利，我按8：2跟你们结算，你看如何？”魏军在商言商，先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我是个先小人后君子的人。”

上官青云听了魏军的要求，用眼神征求了一下吕菲菲的意见。吕菲菲明白上官青云的意思，点头表示同意。

上官青云得到吕菲菲的同意后，说：“这样吧，从你们正式进场交易

起开始计算成本，结束时如果出现了亏损，我们承担一半，如果有获利全部是你们的，不用按 8：2 来结算。”

魏军看到上官青云这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在获利部分并不需要按比例分配，自然是很高兴，于是说：“那我们用什么来相互约束这种君子协定呢？”

“这个你放心，合作协议我都带来了，你看完在有空白的地方写上名字就行。”吕菲菲说完从 LV 的挂包里取出协议，递给了魏军。

“嘿嘿，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魏军接过协议，仔细看完协议内容后又问，“那我们在盘中交易时如何联系呢？”

“这个容易。用盘口密电码，一次性的，战役结束就自动失效。”吕菲菲说完，又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本黑皮外壳的盘口密电码本递给魏军。

魏军打开一看，里边全是数字和对应的注解。

“那如果我们在进入交易后，你们或者是我们，突然反悔怎么办？”魏军突然发问。

“我相信你们敢死队员的为人。我认为某些时候人的名声要比利益重要。”上官青云说。

“哈哈，真有你们的。确实，每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魏军笑了笑继续说，“现在，外面兴起的敢死队太多太杂。是个炒股的都说自己曾是敢死队员。”

“嗯，我们也听说股市出现了很多的敢死队员，什么北派的，中原派的，西南派的，南方派的，根据地域派别又形成了新的五大派系，如国信系、财通系、光大系、华泰系和五矿系等，不过真真假假，水货很多。”上官青云说。

“呵呵，你知道得真够多的。行，那就按我们说的，我在协议上签

字了。”魏军说，“要怎么做，你们用盘语通知我们。”

签完字后，大家又闲聊了一些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闲聊中，上官青云才知道原来的敢死队员们都已经分开自立门户了，有的学着做PE项目，有的投资了一些实业。队员徐建、陈晓燕、周汉生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刀一辉夫妇去了成都，成了某私募的主力操盘手，现在留在上海的只有魏军。不过他们名义上虽然分开了，但私底下他们还是经常联系。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大家就又聚在了一起。

闲聊一阵后，魏军见晚餐时间到了，就提出请上官青云和吕菲菲在酒店的中餐厅里用餐，并一再交代，这顿晚餐一定得他请客。上官青云见推辞不了，索性答应了。

晚餐三人吃得很开心，大家又聊了一些参与进入交易的细节，魏军在听到上官青云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满腹狐疑地盯着上官青云看了半天，不敢相信这样的馊主意他也能想得到。心中暗思这样做风险不是很大吗？待上官青云详细地把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具体操作方法说出来后，魏军又对他产生了些许敬佩之情。

“这么说来，我们这边的主体任务，就是扰乱他们的战略布局，打乱他们的操盘计划？”魏军说。

“嗯，差不多吧。为了保证你们的利润，我会在盘中放一部分底部筹码给你们，到时你见到跌停信号或盘口语言，就快速接单，然后我们再瞬间把它拉回原位。这个过程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快！”上官青云说。

“我明白，这叫二级市场的利益输送嘛！‘快’字，正是我们的精华之一。”魏军不无得意地说。

“当然了，江湖中谁不知道你们快、狠、准的三字必杀技。”上官青

云赞许地说。

“另外，你们要在天涯、猫扑、凯迪社区、全景网、和讯网等影响较大的一些网络论坛和财经网站上，找些枪手发布一些相关的经济软文，在文中可以提到并推荐这几只股票。有些时候，也可以在一些 QQ 群里发布一些两股对战的言论。最后，再把消息全部散布到市场中去。”上官青云说。

“你们的意思是说，要让市场上的人知道有挑战这回事？”魏军疑惑地说。

魏军接着又问：“要用‘抢帽子’手法吗？”

“正是如此，‘抢帽子’手法可以见机搞一些，我们就是要在市场当中把水搅浑，让一些听者有意的人也加入进来。加入进来的人越多，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也要把虚虚实实用到极致。”上官青云自信满满地说。

“对了，吕菲菲给你的盘口密码本里的最后几组数字：席位号 229010、席位号 264600、席位号 074300、席位号 286600、席位号 031400……这些席位号，就是你们用来‘突袭’的交易单元通道。”

魏军问：“你是说，让我们的部分账户用这些租用的席位号进行买卖交易？那‘突袭’是指什么呢？”

上官青云说：“是的，这些席位号的交易筹码数据，对方定能追踪得出来，这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突袭’就是以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来进行当日的短线交易。这些席位号全用来做短、平、快的交易。筹码不多，但换手要快，用来做换手率，吸引超短投机客跟风追进，也是用来打乱他们的控盘策略。”

上官青云紧接着说：“你可别小看这个‘突袭’，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的操控手法更讲究时效性，且操控成本相对较低，并能很快获利，待主控操盘手反应过来，你们已退出了战场。这就好比打游击战，不定点、

不定时、不定价地进行‘突袭’！”

“嗯，听起来很不错，可以试试。”魏军听得有点激动了。

上官青云接着又说：“今天是周五，下周一开始，你们着手扫进钢业玻璃股票的货，并且还要去大宗交易平台，挂上几家需求额大的购买单，制造一种虚假的供需关系。”

“进大宗交易平台购买？那如果真有大额的卖单出来怎么办？”魏军有些担心，这样明目张胆地要筹码，会不会对自己不利。

上官青云看出了魏军的担心，随即说道：“你大可放心，市场见有人这么公开地要筹码，惜筹和抢筹都来不及，哪会真有大额的卖出筹码。就算有这样的筹码卖出，也得等那部分解禁的筹码出来后，才可能达成。”

“这种酿造市场虚假筹码供需关系的手法，是建立在自己对对方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必须要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吕菲菲补充说道。

魏军想想也是，就不再多问什么。晚餐聊得很开心。魏军结完账单后，跟上官青云和吕菲菲两人告辞，说是还要回公司加班。上官青云也明白魏军的意思，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就此别过。

次日一早，上官青云和吕菲菲吃完早餐后，就办理了退房手续，驱车直回宁市。

上官青云至今还不清楚，魏军见过黎叔，还是黎叔的准门生，得到过黎叔的真传。魏军也不知道，这个上官青云就是黎叔跟他说起的关门弟子，是“股市截拳道”理论的创始人。这一切似乎都是上天的安排。

第十六章 卖了个破绽

每个人都有弱点，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有的人是体现在性格上，有的人是体现在习惯上。

上官青云一回到宁海，就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着手制定反击战的战略战术。

在查阅海量信息资料的过程中，吕菲菲发现潘卫国提供的几份关于近期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玻璃现货变动的资料非常有用。经过仔细的分析 and 查证之后，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变化：自 2005 年以来，我国玻璃产能扩张趋势不减，产能过剩是整个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今年新投产 15 条生产线，新增产能 0.47 亿重箱，总产能达到 6.94 亿重箱，其中冷修及停产产能 1.42 亿重箱。另外，目前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有 255 条在运作，开工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加上今年在建未投产产能达到 2.2 亿重箱，仍处于产能增长高峰期。

市场的需求受制于金融风暴的影响，虽说国内制定了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但相关玻璃生产企业的销售并未走上良性循环，前景并不乐观，部分行业停工，加之运输不便，市场需求基本停滞，加上去年定下的冬储价只有 500 元 / 吨—800 元 / 吨，较往年同比大幅降低，而南北价差都处于历史极值。

由于季节性的原因，从现阶段的销售情况来看，除了华南地区销售较好外，其余地区整体销售情况非常疲软。企业旺季卸库以及基建启动的时间尚早，不足以支撑起玻璃价格进一步走高。玻璃行业闲置产能多，也反映市场供应大于需求。且后期又有 13 条生产线准备投产，市场供应压力巨大。近期玻璃行业的总体运行格局仍是去库存。未来玻璃行业需要经历去产能、去库存两个阶段，才能达到自身平衡，只要玻璃价格稍有反弹，便会导致潜在供应产能释放。

吕菲菲思忖，各种现货市场数据信息显示，整个玻璃行业处于低潮期，很明显是有人在刻意打压玻璃现货市场上的价格。这种打压目的很明确，就是唱空不做空！利用上市企业的行业经营现状，骗取上市公司股价做盘的动力。这种内外结合的手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看到了股价如梦幻般涨了上去。等到股民们反应过来追进时，正好是他们目标达到准备脱身之际。

上官青云与吕菲菲既然找到了战略的突破口，就可以制定突袭的媒体战术，再交代给魏军找的“专业枪手”，在重要信息发布渠道上持续发布《上市公司整肃大幕拉开 分析称“行情一触即发”》《钢业玻璃再创行业低迷时期净利新神话》《钢业玻璃开创新蓝海 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钢业玻璃利用高新技术将集团精细玻璃产业升级》等近 30 篇文章。这种在市场上突然公开发布的利好消息，完全出乎格妮雅·黎团队的意外。

* * *

面对市场上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利于她做盘的利好消息，格妮雅·黎的团队此时有如炸开锅的豆子。此刻格妮雅·黎正望着各种媒体

报道发呆：

“据内部消息，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钢业玻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分别为信阳钢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深圳钢玻浮法玻璃有限公司等值约 26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目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余额为 128529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去年底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18.60%，占总资产的 8.41%。公司无逾期担保……”

“据可靠消息，由于历史原因，钢玻集团精细玻璃事业部位于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和科技园）内的三家公司，厂房接近饱和，没有发展余地，净化条件弱，生产线布局非常受限制，大大制约了公司的发展。为此，董事会同意公司寻找地理位置优越、产业配套良好的新生产基地，优化整合深圳三家工厂的资源为一体。布局新项目，将集团精细玻璃结合高新技术进行产业升级转移。本项目总投资 15.3 亿元，其中精细玻璃事业部三家公司搬迁设备价值 5 亿元，新增投资 8.7 亿元，流动资金 2.5 亿元……”

“这些消息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格妮雅·黎百思不得其解。

她已派人跟上市公司高管和证券事务部负责人询问过，这些根本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她当初还低估了这些消息的力量，总认为市场上像这样的真假信息多如牛毛，哪些是真的，做盘者自然知道。可现在就连自己这样当庄做盘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信息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更可气的是，现在的钢业玻璃股票（3139）的盘面出现异常的波动，而这些波动是由另外一种她所看不到的力量在操控。

格妮雅·黎对着电子墙上环形屏幕里的1号屏幕，看得入神。屏幕里是被放大的钢业玻璃股票K线走势形态图。

很快，她转过身，对着操作团队说：“我要你们查清这些消息的所有来源，所有的发布人，发布人的背景和家庭情况。对异动的筹码数额，我要持股数量在5位数的所有人的信息，他们的持仓成本区，他们的交易地址，他们的个人身份，也包括各种专业机构和中介机构。任何觉得蹊跷的，全部拽出来单独查清排除，即使是蛛丝马迹也不要忽略。我给你们授权A+级提取资源库权限，你们要全部给我动起来，就算大海捞针也要把他找出来！我要在他们下一步行动之前，知道他们的计划！”

格妮雅·黎继续下达指令：“彻底查清大宗交易平台那些需求者的所有资料，包括他们的资金实力、背景及资金来源渠道。我们要提前知道他们即将使用的战术，要严防这种潜在的对手，必要时对此进行定向打击。”

格妮雅·黎在短时间里成了信息战里“聋子”和“瞎子”。她也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是不是自己的对手上官青云搞的迷魂阵，但她一直不能确定。她唯一确定的是，他们对他们使用的监听技术，已完全被他们知晓和破解，并采取了防范措施。虽说偶尔还能监听到上官青云身边下单操作人员的部分信息，但都是一些黄色网站的更新情况，小青年的男欢女爱，明星的花边新闻，都是跟对战毫无关系的私人信息。监听与反监听成了双方必用的深度操作技术。

格妮雅·黎现在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南方锆矿股票（0467）交易盘面上的走势情况，因为她深知自己早在开战之时，就偷偷地扫进了这只股票的部分筹码，这样才使得上官青云一筹莫展，任凭他如何在交易中控盘，都会遇到层层阻力。也正因她对上官青云有所了解，才在开战时就占尽先机。而上官青云又笨得可爱，对她的这点小招数却浑然不知。

她还曾得意地在爸爸面前说自己如何如何进步了，上官青云如何如何不如自己。现在轮到自己郁闷了。

格妮雅·黎的操盘团队中，一位叫保罗·伯里斯的青年人，带着地道的美国北方口音从电脑旁伸出头来，说：“周二，南方锆矿股票的盘面出现过一次很奇怪的走势，当天中午交易结束前3分钟，出现了一股直往跌停价的大卖单。可随后在不到20秒的时间里，这些大卖单全部被几股莫名的下接力给吸走，这些筹码从数量上分析，总数不会低于总量的8%。随后股价又从跌停-10.02%处快速拉回到-0.25%处，K线图盘面上留下一条很奇特的长下影线。”

“哦？有这事？当时为什么没有及时报告给我？”格妮雅·黎说。

保罗·伯里斯说：“当时太快，系统做了预警提示，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其他的交易市场里经常发生，所以忽略了这个细节。我们当时还以为对手是缴械投降自动退出了呢！后来看到异动前十分钟出现了大量的盘口密语。”

格妮雅·黎紧接着问：“那跟踪筹码流向了没有？密语破译了没有？”

保罗·伯里斯说：“密语还未破译。筹码流向追踪到了，在深圳一家不起眼的证券公司流入一部分，在河南南阳市的一家证券公司流入一部分，在青岛的一家证券公司也购进一部分……所有流进的这些筹码都在5位数以上，且都是个人账户，合计有几十个；而这些证券公司都是一些小型的证券公司，有的还是总部。”

格妮雅·黎说：“行，我知道了。你们加紧破译密语。”

“密语做了双倍加盐值处理，还加入了特定的密钥，我们正在努力……”保罗·伯里斯一脸无奈地说。

格妮雅·黎知道对手是编制密语的专家，要想破译密语谈何容易，也就没有责备手下的操盘人员。格妮雅·黎从内心里喜欢这种较量，越

是强大的对手，越能激发起她的斗志。对手越是强大，她越是有种挑战的欲望！格妮雅·黎认为，高手过招不只是输与赢这么简单，这关乎到人的价值尊严。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她冷冷地笑了笑。

* * *

上官青云对盟友魏军如此低调的操盘风格很是满意，不由得生出几许敬重之情。随着挑战日期的临近，上官青云也加快了操作的步伐，随即在盘面对魏军发出新的密语：

“下周开始，不间断地对钢业玻璃股票进行突袭进攻，将能用的手法都用到，且要用到极致。对南方锆矿股票也要进行如钢业玻璃股票一样的软文信息发布。”

“用对付钢业玻璃股票的利好文章来对付自己？上官青云是不是吃错药了？”魏军心中虽有不解，但也只能按计划行事。

很快上官青云就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原来，这种搅局手段对对手使用和对自己使用，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他自创的“股市截拳道”理论里的招数，寸指寸金，近身肉战的战法。

当格妮雅·黎看到自己的对手遭遇跟她一样的难题时，自然不会相信自己的处境会是对手故意而为的，她认为有个不知名的第三方在搅局。自然格妮雅·黎的注意力会转移到第三方的身上去，这样就给上官青云留出了顺利操作南方锆矿股票盘面的空间和时间。

魏军的办事效率真是很快。随后各种财经媒体和网络论坛里，《地方政府拟依托南方锆矿打造“国家锆城”》《南方锆矿将开创业务新时代》《南方锆矿与核业科技联姻将再创新的业绩》《民企入央企法眼 南方锆矿介入核产业链》等几十篇文章漫天飞舞，这一波接一波的资讯信息，

看得人眼花缭乱。

“据消息，南方锆矿与核业科技正在商谈联姻事宜，细查双方的合作背景与近期动向，核业科技与东方锆业‘牵手’的可能性相当大。核业科技称，经公司向控股股东询问告知，核业集团正在筹划和履行程序，拟协议转让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公司第二大股东核业集团江苏阀门厂不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目前，核业集团正将该事项的具体方案与相关部门沟通论证……”

“据可靠消息，南方锆矿将增发募资投入年产 1000 吨以上核级海绵锆，由于国内核电运营商还未拥有自己的核级锆生产线，因此外界猜测公司或将与核电运营商核业集团进行合作。近期，某沿海市 1 号工程‘国家锆城’首期项目开工，双方的合作猜想再起。引人注意的细节是，南方锆矿实际控制人，在当月突然辞去了包括董事、董事长、总经理在内的所有职务，亦被解读为其未来将出售股份引入战略投资者……”

……

格妮雅·黎再度看到对手遭遇了跟自己一样的情况，望着这些已被证实的假的利好消息，百思不得其解。

格妮雅·黎的操作团队负责人也做了实盘交易中的战况汇报，受市场上这些消息的影响，南方锆矿股票也出现跟钢业玻璃股票一样的盘面异动，并发现对手上官青云不断地用各种控盘手段来抑制这种异动，好像他对搅局者的行动也是束手无策。

“这个第三方的搅局者是谁？为什么全是针对我们挑战的标的？他又从哪里得知这两只股票正在进行对赌呢？”格妮雅·黎内心冒出

这种疑问。

她突然对上官青云由衷地生出怜悯之情，他因自己先发制人而麻烦缠身，现在又遇到第三方搅局，这下他要掌控盘面岂不是难上加难了吗？面对这个曾经有过太多爱恨情仇的对手，格妮雅·黎心想，我是帮上官青云找出这个搅局者呢，还是我们共同协商放弃这次的挑战？或者是从他所控的南方锆矿股票里退出来，让他先搞定这个搅局者，再跟我在最短的时间里一决雌雄？我该如何选择？

好些日子，格妮雅·黎为此事陷入无尽的思考。每当她犹豫不决时，就在心里生起对父亲的不满：这次的对赌原本是由他提出来的，然而开战之后，他就把所有的这些战事交给自己来做。而他呢，却做起了甩手掌柜，跑到欧洲去干其他事情了。她多次联系他，将战局的情况汇报给他，得到的答复总是：“亚洲的事务已全部交由你去做，你想怎么运作自己做决定！”

我勒个去！父亲重复了N次的回复，完全是不负责任。格妮雅·黎现在只好硬着头皮按照之前的战略，把这场战争打完。好在时间不是太长，她想，如果现在全盘退出，作为挑战对手的上官青云会怎么想？他身边的那个吕菲菲又会怎么想？这已不是输赢几个钱的事，这关系到自己的声誉与尊严。她在亚洲的操盘团队的运作能力是无可挑剔的，但他们做的是全面布局战，而这种极小的，个人之间对赌的局部战争，他们还是头一次遭遇。

新的一天，格妮雅·黎正在办公室里处理着欧洲那边传送过来的资料。操作员保罗·伯里斯就敲门而入，说：“我们查到了一些资料，近些日子在钢业玻璃股票的交易盘子里，快进快出的搅局者是用‘抢帽子’的手法在捣蛋，操作者都是用席位号 229010、席位号 264600、席位号 074300、席位号 286600 进行买卖交易的，而这些席位号都隶属于几家

证券公司的租赁席位。

“其次，在大宗交易平台上公开大量申购我们标的筹码的是几家空壳公司。虽说是空壳公司，可这些空壳公司掌门人的背景却很深远，是一个隐匿在国内江湖，叫‘天宇系’的资本大鳄。这个系很擅长资本的腾挪运作之道，这个‘低调’的系族资本竟然在国内控股、参股及曲线持有几十家上市公司，还构建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PE、基金等机构的完整金融产业链，在海外也参股了很多投资项目。系族的掌门人中文名叫肖天宇，英文名叫罗布森·沃森，澳籍华人。此人长期居住在加州和澳洲两地……”

保罗·伯里斯话未说完，就将手中的资料递给了格妮雅·黎。

格妮雅·黎接过资料说：“OK，我随后细看。如果还查到其他的情报，及时通报我。”

保罗·伯里斯离开办公室后，格妮雅·黎翻开资料看了起来。资料显示：

“天宇系”掌门人肖天宇，70后，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当地人称他为天才。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8岁成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29岁成为上市公司资华实业总经理，30岁掌控国内4家上市公司。

1996年，“天宇系”的早期舰队开始陆续组建。当年，北京峡海业恒计算机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金100万元。次年4月，北京天地德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德惠”）成立，注册资本金500万元。同年，北京德惠与清华力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新大地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上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肖天宇的直系亲属。同年9月，肖天宇联合几个人与北新资源集团合资成立北京天

宇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涉足资本市场。其中，肖天宇等人合计持有80%股份，北新资源集团仅持有20%股权。

北京天宇资源后更名为北京宇科信恒科技有限公司，逐步与北新资源脱离关系。1999年由与肖天宇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周文任法定代表人的天宇控股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亦被称为“天宇集团”。此后，天宇控股成为“天宇系”参与股权投资的旗舰。历经多次股权变更，注册资本金5亿元。

“天宇系”通过上述平台，先后实际控制了天宇科技、资华实业、西水股份、爱使股份四家上市公司，此后又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将整个资产版图拓展至银行、证券、信托、保险、期货、基金、PE、实业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的二级市场逐渐走出一波火爆行情，“天宇系”通过参与资华实业、西水股份、北方创业等公司获取高额收益，实现了资本的快速增加。随后，“天宇系”这类民营资本系族企业人脉资源丰富，信息灵通，对市场非常敏感，从而能够掌握制度变迁的时机顺势崛起。

“天宇系”诞生以来的资本运作手法，逐步从政策盲点和市场机会的投机套利者，转型为实业+金融的产融结合体。形成以天宇科技、西水股份、资华实业、爱使股份等上市公司和能源（包含新能源）、交通、媒体、影视、机场、飞机租赁等为核心的实体产业横轴，再以泰恒证券、泰恒期货、时代证券、包山银行、海滨市商业银行、潍坊市商业银行、安国财险、安国人寿、夏华人寿、时代信托等为核心的金融产业纵轴，确立了产融结合的构架。“天宇系”控股企业总资产近万亿，由肖天宇本人对“天宇系”进行实际控制，总部设在澳大利亚。

为此，肖天宇为整个集团设计了复杂的网状股权架构。主要通过其家乡亲属、同乡，北大同学和校友来对体积庞大的“天宇系”进行管理。

曾任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处长、时代证券董事长刘季勇，同时也在“天宇系”中主管并购工作和协助管理工作。包山银行董事长李西西负责“天宇系”旗下银行等机构的经营管理。北大校友张森、郭锐军主抓“天宇系”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天宇控股副总裁程胜、卢广主要致力于“天宇系”参股或并购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类实业企业的经营。媒体公关团队、媒体投资等工作改由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原所长助理、北大文化产业集团投资总监郭元涛负责。

“天宇系”所掌控的上市公司不断成立子公司，旗下壳公司亦不断与上市公司成立合资公司，通过相互交易，塑造高科技概念，调节业绩或者套取、转移上市公司资金。

掌门人肖天宇，深谙世界金融史和产业史。他认为，当今的中国产业结构状况很像摩根时代的美国，即各行各业都呈现出“小、散、乱、弱”的局面，厂商林立，恶性竞争，市场秩序混乱。这种市场情况会直接危及放款给这些企业的金融资本的安全。

在20世纪初，美国金融家J.P. 摩根曾奋起自救，率先出面推动美国的产业大重组。正因为J.P. 摩根对美国产业的贡献，产业史上就有了那个著名的说法：“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摩根重组了新大陆。”

因此肖天宇梦想成为中国的J.P. 摩根。他非常清楚，金融能为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因此，金融牌照一直以来都是肖天宇极为看重的。经过近20年的经营，肖天宇通过旗下众多公司规避监管的要求，已经织就了一张或明或暗的庞大金融网。

.....

面对着以上的资料，格妮雅·黎再次陷入沉思。难怪这几家壳公司敢这么公开大胆地在大宗交易平台上叫板筹码，原来是大有来头。

只是格妮雅·黎未必知道，那几家在大宗交易平台上申购的壳公司，是魏军找圈内朋友帮忙时误打误撞上的。人家只是答应申报，并不想参与到这个战局中来，只是在那里做做样子，摆摆架子，虚张声势而已。这个空壳公司的背景，就连上官青云和魏军本人也未必知道。格妮雅·黎自然也不知其中真假，就把这些背景当成是真的了。

格妮雅·黎在日后的操盘中就有所顾忌了，她并不是怕这些参与进来的搅局者，只是不想把这个对赌的局部战争扩大化，毕竟他们日后还要在国内完成三大战略，还要下一盘很大的棋，打几场大的资本战争。与之相比，现在跟上官青云的这个战争就只是个小游戏而已。为此，她决定收缩战线，逐步清仓退出手中握着的南方锆矿股票的筹码，专心做自己的钢业玻璃股票的盘子，花些心思来对付那些让她很是心烦的小打小闹的参与者。

每个人都有弱点，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有的人是体现在性格上，有的人是体现在习惯上。格妮雅·黎的这种弱点，正是源于她内心深处的那份恻隐之心。正是这个小小的破绽，暴露和放大了她的弱点，也给她的对手上官青云以可乘之机。

* * *

“我们发现南方锆矿股票（0467）有异样的浮筹在间断性地流出。”看着操作系统不断出现的报警信号，潘卫国和鲁海波几乎异口同声地汇报。

上官青云和吕菲菲从网页资料界面上退出来，打开同样出现报警信号的系统交易页面，在交易盘面上看到南方锆矿股票果然出现了好几组不同量的出货，出货的数量虽不同，但很有节奏，成交的、未成交的全

部显示在吕菲菲编制的系统里。

“你怎么看，菲菲？”上官青云问。

“这应该就是那部分我们一直查找不到的隐形阻力吧。”吕菲菲说。

“这样，我们先接货，再看他们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企图。”上官青云说完就交代操作人员接货，把这些断断续续卖出来的货全部接走。

就这样，近一月有余的交易时间里，在二级市场公开放出的南方锆矿股票的筹码，远远超出吕菲菲和上官青云的意料。每个交易日的数量都有所不同，但很有节奏，既不影响股价的走势，也未在个股的盘面上出现让其他投资者有所察觉的异动，因而也未给上官青云的控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吕菲菲用她自编的监控系统程序跟踪追查出这些有意流向市场的筹码，都是来自南高证券上海淮海北路营业部、南高证券北京金融大街营业部、南高证券广州营业部等具有强烈 QFII 背景的交易席位，这些席位已通过二级市场进行了 35 笔的纯卖出操作，卖出筹码的规模接近该股总股数的 8%，涉及金额很大，其中还包括在大宗交易平台公开售出的两单大额的南方锆矿股票的筹码。对于这些在大宗交易平台卖出来的筹码，魏军也就按着上官青云的交代照单全收了，所接收的价格比在二级市场直接接货的价还要低。

对比上个月，上官青云用多种席位仅进行了买入，南方锆矿股票的 K 线图上，就完美地体现出了量升价稳的箱体式走动。为了不让这部分意外飞出来的筹码被其他有市场敏锐性的短期炒股者接走，上官青云还特意安排了交易员做出了几小波的强洗，设置了几个重要股价点位的强压阻力位。上官青云根据吕菲菲提供的实时数据来看，截至上一个交易日，南方锆矿股票的持股仓位已达 67.6%，拉升这只股票的股价已没有多少风险了，可以对这只股的目标价发动快速冲击了。

上官青云和吕菲菲两人见标的物的控股数量已达到了所控盘的要求，长长地舒了口气，却并未放松警戒。两人借用周末的时间，详细地制订了标的物冲顶和出货的计划。

新一周的交易日，南方锆矿股票（0467）在惯性下跌的 25 元的股价位置逐步企稳，开始缓慢地往上走。对于技术派来说，27.15 元的年线压力位的阻力是那么的沉重，有如泰山压顶，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周里，大盘连续两个交易日尝试着冲破这个阻力位都无功而返，股价一度在 26.90 元至 27.06 元徘徊，给市场短线投机者造成一种强烈的错觉，此时大盘的整体走势也都毫无起色。这种迹象正是上官青云他们想要的。市场上的交易者对于个股的这种动态，早已麻木不仁了。

新一周的第一个交易日集合竞价开始。正如很多投资者所预想的一样，南方锆矿股票不会高于前一日收盘价，反倒还低于昨日收盘价的 -0.92% 点。可等到 9 点 30 分正常交易开始后，南方锆矿股票（0467）如一阵狂风吹过，在很短的，短得只能用秒来计算的时间里，就快速冲过了年线的压力位，直接把股价冲过了 27.60 元。直到最后收盘时，股价稳稳地落在了 27.86 元。这是一个很有数字意义的股价位。

上官青云望着收盘的价位数，傻笑着对吕菲菲说：“27.86 的意思就是——爱妻发喽！”

吕菲菲脸上飞起两片红云，瞅了上官青云一眼，说：“老不正经，谁答应要做你的妻子了……”

潘卫国、鲁海波等几个操作人员乐得在一旁偷笑。

随后的交易日，上官青云所控盘的南方锆矿股票（0467）三步一前进、两步一回头地往目标价格前进。

两周以后，上官青云在南方锆矿股票股价的第一前进基地 30 元处进行了小幅的短日休整之后，将所有在钢业玻璃股票（3139）中打游击

的“兵马”，全部调回到南方锆矿股票（0467）的交易中。

接到指令的操作员和外援魏军，按照盘语密码指示进行着操作。只见南方锆矿股票在低开近-1.2%的股价，停在29.58元之后，瞬间止住下跌，掉头直往上走。很快股价涨回到30.40元，30.66元……30.98元。短暂的停顿后，股价随后一个长直线往前奔去。31.50元高地被攻破，32.10元被攻破，32.25元被攻破，股价涨幅+5.20%。K线图上一根很漂亮的上升阳线特别醒目，气势如虹的股价也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眼睛，系统监控着的短期跟风套利者的数量在逐渐增多，该股的市场情绪被调动了起来。

“停拉，借东风，控制上升节奏，丢出小量浮筹，进行推土机式上攻节奏。”上官青云再度发出盘面操作指令。

南方锆矿股票的股价在32.50元时，做了小幅度的回调，股价回到31.88元处时，就再也没有要跌下去的迹象。最终当天收盘股价稳稳地停在32.68元，涨幅+6.52%，振幅8.57%，换手率7.16%，当天的成交额达到了4.01亿，是前几个交易日的两倍以上。

“在进入第二前进基地35.10元之前，我们要在这一周控制好盘面的节奏，适当地做几天休整。这就像攀登珠峰一样，越往上我们就会越缺氧，争取股价以最平稳的姿态到达标的股价山顶。”上官青云再度显示出一个指挥者应有的魅力。

南方锆矿股票按上官青云制定的战略战术前进着。

格妮雅·黎这几天并未因突然少了那些搅局者而感到轻松，反而更多地在思考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搅局者的最终目的。钢业玻璃股票也在同步的时间段突破了第一前进基地股价，在32.88元处游荡。两只股票的价格几近相同，局外人是很难将这两只股票联系起来的，更不会揣摩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故事说到这里，有的读者已经在猜测后面的情节了。上官青云在突破了“二级前进基地”之后，就会快速地往对赌标的股价 40 元上冲刺。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另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完全打破了南方锆矿股票操盘者的计划。这个意外是什么呢？请读者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听我讲故事。

第十七章 输得漂亮

此次操盘对赌虽然输了名气，却赚了钱，倒也不是败得体无完肤。

广告结束，欢迎回来。

上官青云心想，按照计划进入“二级前进基地”之后，只要稍作小幅度的休整，就可以顺利地往预定的股价 40 元顶峰前进。可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打乱了他们的操作计划。从南方锆矿股票上市公司里，发出秘密通知：因上市公司要跟国内利益集团所控的另一家核能上市公司进行换股重组，有可能就不会按照原来所协商好的将股价做到 40 元。上市公司根据与换股重组方谈判的进程，随时可能对股票进行停牌交易。待重组完成后，该股很有可能同时进入沪深 300 成分股指数之列。这种犹如晴天霹雳的通知，在上官青云头顶炸响，他一时竟不知所措。

上官青云经过短暂的思考后，就与吕菲菲商量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两人一致认为这场股战有可能不再按正常情况进行下去，那么谁胜谁负的问题都心知肚明。因为当初在接受挑战时，就明确了有关标的物的上市公司出现的任何经营情况与风险都将由操盘者自行承担，所以上官青云现在遇上了这种情况是输定了。现在上官青云也顾不得谁胜谁负的事了，当务之急是思考如何把手中这些控盘的筹码在极短的时间内派发出去进行贴现。

最后，两人不得不利用周末时间赶到上市公司去协商。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官青云的请求，临时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简短会议，做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答应给上官青云一点儿时间继续操作，同时要求他们把股价维持在一定的价格区域内，这样对于上市公司的换股重组也是有利的。

待一切事情商定好之后，上官青云与吕菲菲两人风尘仆仆地从上市公司赶回来，重新制订了操盘计划。

* * *

新一周的第一天，风和日丽，草长莺飞。

在这充满生机的季节里，新的交易开始了。南方锆矿股票正常开盘，没有多大的波动幅度。上官青云通过盘口密语，把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魏军。并通知他，在进入“第二前进基地”时就安排出货。

所有事情都交代完毕，上官青云看了看时间，刚好 10 点 02 分，便下令进入第二前进基地。

南方锆矿股票（0467）的股价，转瞬之间从 33.33 元直接拉向 34.75 元，在 34.75 元作了一个短暂的停留后，再度快速拉往 34.92 元。紧接着，股价就出现快速震荡回落，全天股价就在 34.68 元至 34.92 元区间里进行大幅度的震荡，最后收盘时股价落在 34.45 元。涨幅 +5.24%，振幅 7.2%，换手率 6.3%，全天成交额达到 4.3 亿。

在操盘的过程中，上官青云从吕菲菲口中知道，魏军已经开始出货。按照上官青云在盘中指示的股价结点，魏军多批次少批量地出掉了他手中所持筹码的三分之一。魏军所出的货，除了一小部分回流到了上官青云这边，其他的全部派给了市场的跟风追进者。而盘中的股价，并未受

到魏军出货的影响，让人以为整个南方锆矿股票就在盘中震荡洗盘。

面对眼前的局势，上官青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曾经答应过魏军，不管在操作中出现任何情况，他都会保证魏军的利益，这一点他一定会做到的，遵守承诺是他一贯的行为准则。随后他通知各操作人员，明天就给南方锆矿股票的股价来一个“驂鸾驭鹤”，再搞一个“断鹤续凫”。

第二天，南方锆矿股票（0467）的股价以平开盘的方式进行交易，这种静悄悄的平价开盘交易没有持续到5分钟，随后一股向上的推力，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几十张大买单，暴力地把股价扫高，瞬间把股价从34.45元推向了35.15元。然后股价进行了很短的胶着横盘，买进、卖出的股价达到了空前的平衡。

这样的平衡状态一直持续到10点35分，之后又一股突如其来的买进拉升力直接把股价拉涨到37.08元。依然是稍作停留，再度把股价拉涨到37.57元，南方锆矿股票涨停！股价涨停了，买进的力度依然不减，涨停价买进的数额越来越大，跟风买进的人也越来越多。

涨停价格死死地封住了该股的整个盘面，下午14点02分时，死死封住涨停价的量能很快就被几股强大的卖出力道给击破，涨停价完全被强大的卖单给击溃，股价很快就回落到了35.62元。接着，股价再度经历各种起伏，却再也见不到股价冲涨到涨停板的价格。最后股价收盘在35.95元，涨幅+5.20%，换手率9.41%，振幅10.42%，全天成交额6.1亿。在此股的K线图上，一根破头大阳线透露出万般迷人的风情。

临近收盘时，上官青云收到了魏军发来的盘口密语：“谢谢上官兄的关照，筹码已空，获利丰富，期待后续合作。”

“魏军的操作风格果然坚决，比我想象的要果断得多。”上官青云看到魏军发来的盘口密语后满意地说道。

“菲菲，我们手中的货出掉了多少？”

吕菲菲没有正面回答上官青云的提问，而是用笔在纸条上写了一个数字，递给了上官青云。上官青云看后，继续安排后续日子的操作。

“全力出货，能出多少出多少……”

“青云，我发现了钢业玻璃股票（3139）也成功进入了‘第二前进基地’，这只股票今天的表现也很不错，股票收盘价落在 35.59 元，涨幅 +5.92%，振幅 8.01%，换手率 10.77%，全天成交额 1.11 亿。他们用密语跟我们联系，问我们为何进入第二个平台要用这么夸张的操盘手法。”吕菲菲说。

“不用理她。”上官青云如今没有心思来跟他的对手闲聊。现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全身而退。

“我有点奇怪，今天我们的出货，包括魏军的出货都异常顺利，我们前面在涨停板挂的单子撤掉之后，依然有很多的大单在跟着买进，好像是在配合我们出货一样。”吕菲菲看着系统整理出来的数据，跟上官青云说。

“哦？有这事？”

“我还发现这些大买单都很有连续性，尤其是我们下午撕开涨停价做着‘断鹤续凫’的盘面时，对方的表现特别明显。而且这种买单的流量，我们的系统跟踪不到，对方设置了很强的防火墙，盘面里也未显示出任何的盘口密语，现在显示出来的全部是散单。”吕菲菲说完，调出系统的数据给上官青云看。

如果这些买单不是市场上的散户追风单，那他会是谁呢？因为这次计划的突然改变，上官青云也一改往常的操盘手法，没有在众多财经媒体上发布利好的消息来配合股价的上涨。他选择了沉默而激进的方法进行操盘。可是这种大批量的散单，在此时如此跟风接货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担心会套在股价高位上吗？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上官青

云连续发问，作为一个操盘者面对眼前扑朔迷离的情况，一时竟没有了答案。

“先不用为这些事情扰乱心思，我们专注着明天的操作。”上官青云嘴上这样应付着吕菲菲，心里却没有放下疑问。

周三，南方锆矿股票（0467）一改前段时间的温柔，直接以涨幅+5.72%、股价38.01元跳空高开，随后快速冲上39.03元，然后又快速震荡回落，一上午都在38元至39.03元来回游走。可是，下午开盘后两分钟，股价便以风驰电掣般地速度一路飙升，快速拉上涨停价39.55元。好家伙，这种股价的走势，足以吸引众多投资者的眼光，跟风单疯狂而出。

可是这样的好景不长，涨停价格并没有封死多长时间。随着上官青云发出“继续出货”的命令，股价也就如断线的风筝飘散而下，在接近下午14点30分时，股价从涨停板的39.55元已跌落到了35.95元，足足跌了10个点，并且股价还没有停止下落之势。随之而来的下跌，却也呈直线坠落之态。这充分地说明地球的引力是多么地强大，股价直接向下把35元打穿，再向下打穿34.50元，再向下打穿34.15元，此时股价的跌幅达到了-5.02%。

此时的股市一片哀鸿遍野，从前面的涨停板再到此时的-5.02%，全部叠加起来此股的跌幅达到了-15%。此时股民的惊叹之声、怀疑之声、议论之声、跟风和止损之声，全部融合在一起，如波涛般冲击着岸边的岩石，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声响。

然而这种跌落之态很快就停止了，随着买单的不断增多，股价也很快再度反弹上涨起来，临近收盘时，股价又涨回到了36.98元，最后南方锆矿股票以36.31元收盘结束，涨幅+1.00%，振幅达到15.02%，换手率12.04%，全天成交额7.94亿。

收盘结束后，上官青云紧绷的神经舒缓了许多。吕菲菲告诉他，手中筹码已所剩不多。

“青云，我有个小小的疑问？”吕菲菲说，“为什么这次我们在整个的后期阶段都没有安排枪手在媒介上发布各种有关我们股票的利好消息呢？”

上官青云说：“水无常势，兵无常形。一个勇于进取的学习型的操盘手，是不会依赖任何一种操盘模式的。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只要是市场上泛滥成灾的东西，就是不值钱，没有价值的，那么可信度就会降低，反倒不会吸引更多理性的投资者，所以我一改常态。要让那些所谓的‘理性投资者’变得不理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奇制胜。而所谓的‘理性’也只是相对而言，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其次，如果我们又在媒介上吹嘘有关我们股票的信息，难道格妮雅·黎会看不出我们的金蝉脱壳之法？我担心在出货过程中出现意外，也就只能采取这种方法了。”

“你就这么肯定，你的这种怪招能在市场上起到作用？”吕菲菲不屑地说，“我看你是运气好，贺总的在天之灵在保佑你吧！”

“我没有绝对的把握。这次我是大赌了一把，胜负各占百分之五十，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就这么干了。现在看来我们真是得到了上帝的关照，能顺利将手中的筹码派发出去。”上官青云感激地说道。

上官青云又说：“从格妮雅·黎发给我们的联系密语就知道，他们对于我们这次突然袭击出货，自动认输退出挑战是全然不知情的。我担心她知道我们独自退出股战而没有事先告知她，会从中做出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来。这个时候，金钱可比尊严重要得多。有时候尊严换不来金钱，但金钱却能换得尊严……”

“不过，那个疑惑一直在我的心里盘旋，我始终想不明白。”上官青

云又补充道。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吕菲菲又问。

“保持股价平稳下行，尽快将手中的余货全部出完。静等格妮雅·黎手中的钢业玻璃股票（3139）的股价冲上40元取胜。”上官青云说，“他们取胜后，她爱咋地就咋地……”

吕菲菲听到上官青云这么说，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 * *

上官青云知道南方锆矿股票（0467）连续几天来的盘中异动在众多跟风投资者眼中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于整个股市大盘而言，也只能算是黑夜里银河星系中一颗并不遥远的，闪烁着淡蓝光芒的星辰，而这颗星辰也会在无数恒星的光彩照耀下黯然失色。

上官青云身上的千斤重担已经卸下了，此刻他倍感轻松。以目前的股价和手中残留的筹码来说，此次操盘对赌虽然输了名气，却赚了钱，倒也不是败得体无完肤。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那些虚名有什么用，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接下来，上官青云决定最后使出一招“五气朝元”，不计股价的高低，尽数把手中的余货派发出去全部贴现。

南方锆矿股票（0467）在随后的一周里，股价一天一个低价，慢慢地往黑暗的深渊滑去，从前几天的创新高处39.55元降到了31.48元。然而股价却未有停止下跌的趋势，到这周五最后收盘时，股价已经跌落到了27.13元。

上官青云在周三收盘之前，就已经全部清空了南方锆矿股票的仓位。经过了一场紧张忙碌的股票对赌战，此时的他心情格外放松，时不时留

意一下期货和大宗商品的相关资讯。

各操作人员也都认真地清理着自己的物品，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清空了南方锆矿股票，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也就要结束了，等待他们的将是各奔东西。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即将到来的离别，也许会为来日再聚的基础。

临别前，吕菲菲单独约见被她带到公司的潘卫国和鲁海波，私下交代安排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上官青云与其他人自然是不可能知道的。

结束对赌，大家都闲了下来，唯独办公室里的吕菲菲没有任何的闲暇。这周她已完全不用关心操盘的事情，正着手与张正龙副总商定着如何具体实施解散公司和处理财务上的事务。

她按照贺大智生前拟定的解散计划，拿着前段时间就准备好的办理各项手续的资料，到相关部门顺利地办理了公司变更过户手续，完全解散了上官青云这边的证券投资业务。对外商贸的业务继续由张正龙负责，公司法人过户给了张正龙。公司原有股东按所占股份比例进行退股分红，如果原股东有想继续入股张正龙公司的业务，可以按一定比例进行入股。

显然，各位股东包括几位操作人员都不想入股这个以商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关于泉翠庄园的这幢别墅，属公司的固定资产，按贺大智生前的遗嘱，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折算分配，作为纪念贺大智生前工作的地方进行保留。解散工作在相对和谐的氛围中全部完成。

吕菲菲在把这一切事情都办理完后，喜忧参半地及时将情况通过网络汇报给在加拿大的干爹。

吕菲菲：干爹，国内的事情都办理完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干爹：都办理完了？很好。

干爹：什么下一步怎么办？你还想让我一个老头子孤苦伶仃地在国

外是吗？

吕菲菲：你说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后面怎么做吗？

吕菲菲：退股分红的钱，都按你以前指定的路径给你转过去了。我所得的部分也兑换成了一部分加币和美金，准备带过去孝敬你老人家……嘻嘻。

干爹：还孝敬我呢，说得这么好听。估计人还没有到我这里，就在半路上对我哭穷了吧。

吕菲菲：是真的。我发现做这一行，钱来得好快，但去得也很快。我现在可算是有一技之长了，以后再也不用你来养我了……嘻嘻。谢谢你教我入行。

干爹：行啦，别尽找好听的说。你来了那小子怎么办？

吕菲菲：上官青云当然这次跟我一起来喽，你未来的干女婿还能不听我的吗？

干爹：呵呵，我女儿现在厉害起来了，把这个男人给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吕菲菲：那可不，我现在肚子里都有了他的孩子，能不听我的吗？

干爹：什么？什么？有了他的孩子了？

吕菲菲：是啊。都两个月了，惊喜吧，你要当外公了……

干爹：那他知道了没有？

吕菲菲：我还没有告诉他。

干爹：哦。那你们定在什么时候来？

吕菲菲：最快也在半个月之后，确定了时间再通知你。

干爹：好。

吕菲菲与干爹聊天结束后，带着无限的喜悦，靠在椅子上想象着自

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忍不住偷笑起来。

跟干女儿断开联系之后，“京城八爷”坐在书房里久久无法平静内心的波澜。他的干女儿，不，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私生女儿，如今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痛苦。“京城八爷”一直未将这个秘密告诉她。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家人的性命。他曾经幻想过很多种情景，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吕菲菲，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如今他所做的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却又不得不让他为此而痛苦起来。

第十八章 花非花

正反双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给市场造成一种迷魂阵的感觉。

解散后的别墅办公区只有上官青云和吕菲菲，还有留守房子的保姆三个人，显得特别冷清，往日热闹的气氛荡然无存。

上官青云与吕菲菲已经连续几天在别墅办公区整理着自己的东西，还要用的就搬回家，不要的就现场处理掉。

“青云，你打算还要在这里留多长时间？”吕菲菲见该整理的东西都整理得差不多了，问上官青云道。

“唉，有时想想，往事如烟，转眼就随风飘逝。现在要离开这里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再舍不得，也还得要离开啊，我都跟我干爹那边说好了，他就等我们确定过去的时间了。”吕菲菲略有些不悦。

“菲菲，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件事。”上官青云说。

“什么事？”

“你还记得吗？我们这次能快速地中途退出战场，跟那股神秘的托盘接货力量有关……”

“记得呀，怎么你还在想着这事？”吕菲菲心里咯噔了一下，大感惊讶。“赌战都认输结束了嘛，还惦念这事干啥？跟我们有关系吗？”

“我只是想搞清楚一些事情。”上官青云说。

“青云，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吕菲菲说。

上官青云说：“菲菲，我们再等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我们跟对方的赌战才算是正式到期，我也想看一看钢业玻璃股票（3139）是不是能顺利达到标的价胜出，这样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如果那个时间到了，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出现，那我们就不再关注这件事情，跟你直接去加拿大。”

吕菲菲说：“你的意思我明白，那我就多等一个月。不过我现在先去把去加拿大的机票订好。时间一到，我们必须得离开这里。”

吕菲菲心想，如果是平时就算多等几个月都行，反正只要跟你在一起生活就可以。可现在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等，得在这个小家伙出生前给他一个正当的名分呀。如果再多等几个月，那上官青云不就会发现这个秘密了吗？

上官青云听吕菲菲说完，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心里非常清楚吕菲菲将机票提前订好的用意。

现在操作室里每天都只有上官青云和吕菲菲，家佣只在每天吃饭的时间才过来叫他俩，整栋别墅显得特别的清静。每当这时吕菲菲就开始怀念潘卫国、鲁海波几个小伙子在一起工作的场景。虽说人多时吵闹了点，但无形中也增加了很多乐趣。也许是吕菲菲现在即将要为人母了，也就不再像那些单身女人那样，可以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享受着宅女的快乐。

上官青云却没有吕菲菲这种感觉，也完全没有体会到吕菲菲的各种变化。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些疑问上，现在挑战对手的钢业玻璃股票（3139）的盘面情况更加扑朔迷离。

按照前期格妮雅·黎的控盘节奏和实力，他们在上官青云将南方锆

矿股票冲击上“二级前进基地”时，就完全可以顺利地把钢业玻璃股票的股价冲顶到对战标的的最高价 40 元。可现在的走势和表现，却背道而驰，在稳占上“二级前进基地”之后，并不急着冲顶，反而用了几天波幅很小的交易日做横盘整理，随后就是快速地下跌。

“菲菲，你发现钢业玻璃股票的盘面情况有什么蹊跷没有？”上官青云问。

吕菲菲看着钢业玻璃股票的盘面回答：“没有什么呀。”

吕菲菲紧接着又问：“怎么，你发现了异样？”

上官青云说：“你看，钢业玻璃股票是在南方锆矿股票之后一天冲击‘二级前进基地’，他们的股价在 35.60 元时就停止了上攻，而且随后几天小波幅的震荡之后就快速往下跌。它的这种股价下跌走势，又正好跟我们急着要退出战场时使出的一招‘幻影六合’拉高呈相反的走向。并且他们下跌的量与振幅都相当地大，这几天平均下来，他们下跌的振幅都达到了 7.22%，换手率都保持在 6.80% 以上。这很明显是操盘庄家在往市场上派发筹码，并不是一般的震荡洗盘。”

吕菲菲一边听着上官青云的分析，一边快速地打开存储系统里的数据信息，用她熟练的追踪手段快速地追查其中的相关信息。

吕菲菲说：“那两天我们急着退出战场，并未详细关注对手股票的盘面交易情况，但我都预先做好系统数据信息的各项存储与备份。

“从追踪的路径与数据信息通道来分析，大量买卖交易的确实是他们的交易通道。各种数据整合显示，他们确实也在出货。”

吕菲菲说完又补充地问了一句：“难道格妮雅·黎知道了我们退出战场的计划，也想要跟我们同时退出战场？”

上官青云说：“从交易盘面上看，不排除这种可能。”

上官青云说：“可是接下来，他们将钢业玻璃股票的股价打到了

30.14 元后，就停止了打压，而且做出几个很精美的反弹，重新又把股价拉回到了 35.30 元。这从盘面上看给很多技术派一种双肩越顶的感觉，很容易给市场一种继续向上拉涨的错觉，而且很容易让交易者联想到‘三花聚顶’的走势。”

上官青云又说：“菲菲你再看，南方锆矿股票做最后一招‘五气朝元’的无规律出货时，钢业玻璃股票却出奇地跟我们保持了同步的无规律出货。出货的量与速度远高过上次回压的力度。”

吕菲菲听着上官青云的分析，突然想到了什么，再调出其他的系统，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同步过滤。

吕菲菲面带微笑地说：“找到了，我发现这个出货阶段他们发出了盘口密电码。”

吕菲菲略显兴奋，可是当她破解了密码后她刚才的兴奋就荡然无存了。

“格妮雅·黎的密语是发给我们的。”

“什么？是发给我们的？”

“嗯。密语上问，我们是不是想提前退出战场，溜之大吉。还有就是，上官青云这么不堪一击？跟你这样的对手玩，太没趣了……”吕菲菲说，“全部是一些激将你的话。还好，我们当时并未看到这些密语，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果断退出了战场。”

上官青云沉思默想了一会儿，说：“格妮雅·黎会不会跟神秘的接我们出货的人有关联？”

吕菲菲不明白上官青云为何这样说：“他们有这个必要帮我们出逃吗？我们可是他们的挑战对手。他不百般阻碍我们，就谢天谢地了，还会想到帮助我们？”

上官青云说：“我也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

上官青云原本想借这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对手格妮雅·黎操作的盘面，把那个神秘的接货人给找出来，可现在他越想越迷糊。格妮雅·黎也跟他同步在抛出钢业玻璃股票，她也未想抓住上官青云要退出战场的机会一举取得最后的胜利，反而要百般地用密语来刺激上官青云的神经。

此刻的上官青云，完全看不懂对方的意图。

* * *

上官青云如雾里看花一样，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这最后时间的到来。距离最后的期限只有一周半的交易时间了，吕菲菲的一声惊呼，揭开了上官青云眼前的迷雾。

“青云，快看，南方锆矿股票（0467）盘面出现异动！很不一般的异动！”

上官青云仔细地 looking 股票的盘面，南方锆矿股票在上官青云完全退出了控盘操作后的一段时间，股价在 26 元至 28 元区间来来去去，全都处于一种自然波动很小的交易状态。可在今天下午开盘没有多久，股价猛然蹿上了 31.15 元。成交量逐渐形成放量趋势，盘中的交易渐感活跃。资金流入抢筹的量，一个价一个价地增多。

上官青云说：“菲菲有没有跟踪到上次接我们货的那股力量？”

吕菲菲忙而不乱地边操作着电脑边回答：“正在进行各种追踪。场内的场外的全部都在进行嗅探式的扫描。”

吕菲菲接着说：“场内外的实量资金比虚量资金要多，他们是真的在推高股价。”

上官青云凝神细想，这是唱的哪出？然后问吕菲菲：“市场的消息面

上，有没有追踪到相关的信息？”

吕菲菲说：“有，很多关于南方锆矿股票重组换股的事情。不过发布这些消息的，全部打着‘传闻’的旗号。”

“难不成是受这些正面利好小道消息的影响，今天的股票盘面才出现如此大的异动？”上官青云自言自语地说。

吕菲菲说：“不一定。追踪的结果出来了，有几股是来自钢业玻璃股票（3139）卖出货的交易通道在扫货。扫货量很坚决，而且这个扫货通道未做任何隐藏，明显带有公开跟风抢货的意味。”

“咦？是格妮雅·黎故意这样做的吗？再查看钢业玻璃股票的盘面情况。”上官青云心里一紧，说道。

吕菲菲说：“看了，没有发现任何动向，现在的钢业玻璃股票跟一池死水一样，交易非常清淡。股价几近停在很小的一个区间。”

“静观它后继的表现。南方锆矿股票今天的行情不会是昙花一现吧？”

上官青云并未看明白南方锆矿股票（0467）今天这种突如其来的异动。不过他内心的猜测已经渐渐明确了方向，而这个方向正指向格妮雅·黎。

一个成熟的操盘手，除了不断地学习提高外，就是不断地修炼自身的韧性，增加自身的灵性。

上官青云一直走在修炼的路上。他想要参悟明白“道”，他迫切希望走过“窄门”进入那个“道”中，明白生命的真谛。他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开启属灵的眼睛，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他知道这条路是漫长而艰辛的，此刻他正在路上。

在上官青云完全退出对南方锆矿股票（0467）的操盘坐庄后，它昨日的异动并不只是昙花一现。相反，在短时间里小幅的高开震荡游走，全天的股价不断地往上推高：32.75元破！33.10元破！33.75元

破！……下午收市后，收盘股价硬生生地重新占据了 35.02 元高地，振幅达到了 9.12%，涨幅 +8.41%，全天成交额达到 2.81 亿元。

上官青云认真地看着南方锆矿股票今天的盘面交易情况和吕菲菲提供的实时数据情报，暗暗说道：“好一招花非花，叶非叶……”

吕菲菲不解地问：“什么叫‘花非花，叶非叶’？”

上官青云回答：“就是庄家似庄家，却不是庄家。庄家不是庄家，却似庄家。”

吕菲菲见得到的是这样一个绕口令似的回复，不由得冷哼了一句，说：“有这么复杂吗？能不能说得简单点？”

上官青云没有顺着吕菲菲的话往下说，而是直接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明天便会用‘梅开二度’这一招。”

果然，正如上官青云所预测的，南方锆矿股票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股价以 34.44 元低开 -1.28% 的股价开盘，随之而来的上涨趋势依然不减！快速地呈直线状往上涨去，很快 36.10 元被突破！然后，股价全天呈阶梯式往上走去，最后收市，股价收盘落在全天的最高价 37.94 元，涨幅达到 +8.96%，振幅 11.0%，换手率达到 7.49%，全天成交额在昨天基础上翻了一倍，达到 4.79 亿元。

上官青云看到南方锆矿股票这三天突如其来的狂奔走势，内心一阵激动，接着便紧张起来，心内的不安与日俱增。这种不安，他是无法用言语说出来的。正在这时，上官青云的手机急促地响起。

来电信息显示是魏军的号码，于是他赶紧接起来：“魏总吗？你好。”

魏军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天，南方锆矿股票这几天的走势情况看到了吗？”

上官青云无奈地说：“我都看到了。”

魏军说：“这不会又是你的杰作吧？”

上官青云听出了魏军的言外之意，表面上是在问是不是他的操盘结果，实际暗含斥责的意味，意思是都说好不再操作这只股票的盘面，是不是在中途见他的作用不大了，就过河拆桥，找个借口把他赶下“车”去，好独自享受最后的胜利果实。

上官青云笑笑，忙解释说：“魏总，这哪里是我的杰作，这么强悍的控盘手法我可没有。我的实力你不是不知道，就算我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

魏军半信半疑地“哦”了一声后，接着问：“这会是谁的大手笔杰作呢？”

上官青云说：“这个我也是一头雾水，正在查找幕后的操盘手。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点儿蛛丝马迹。”

魏军说：“这种操盘手法很凶悍，连续三天的大涨，这可不是一般的出头‘红三兵’走法，看来它有可能直往前面你所说的标的价 40 元奔去。”

上官青云也附和着说：“是有可能往 40 元的价格奔去。”

魏军又说：“看到这种情况，上官兄有没有兴趣再加入进去，吃上一口肉？”

上官青云看到魏军又露出了投机者的贪婪本性，说：“我现在可没有再加入的兴趣了，这样刀口舔血的肉，我可不敢去吃，你不知道我是个胆小如猫的人吗？”

魏军听到上官青云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胆小的猫，而不是一只胆小的鼠，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上官兄真是幽默，别人是把自己说成胆小如鼠，你却来个胆小如猫，我看你是想吃腥，却怕惹得一身臊吧……哈哈。”

上官青云说：“正是如此。如果不怕，按你们游骑兵的操作技法，可

以去试一试。”上官青云说完也跟着呵呵一笑。

电话那头魏军说：“跟上官兄合作是此生一大快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合作搞场大的……”

上官青云也应付着说：“好的，好的，一定。”

魏军见从上官青云这里也打听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也就只好作罢，草草地说了一些闲话，就挂断了电话。

上官青云挂完魏军打来的电话，才看到他跟魏军通电话时，吕菲菲传递过来的纸条，仔细一看，是吕菲菲破译的盘口密语。

吕菲菲说：“这些是我在今天盘中发现的一些盘口密语。”

第一句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第二句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第三句是：沉舟侧畔千帆过。上官青云念着这三句密语说：“这也叫密语？全是诗词，是什么意思？”

吕菲菲说：“这你还看不懂吗？装吧，使劲装！”

吕菲菲说：“这明明是想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赌的盟约。而你中途不告而别，单方面终止了挑战合约，他们将继续替你把要做的事情给做完。”

上官青云听吕菲菲说完，恍然大悟地说：“这次南方锆矿股票（0467）的‘梅开二度’果然是格妮雅·黎的杰作。”

吕菲菲又说：“你的老情人非常大度地发话了，怎么样，要不要回复人家？”吕菲菲也不忘借机讽刺一下上官青云。

上官青云并不理会吕菲菲的讽刺，说：“怎么回复？我们难道还想要加入到战斗中吗？现在只能静观他们的表演。”

上官青云又面露疑色：“他们难道不会受上市公司换股重组停止交易的影响？”

吕菲菲笑了一下说：“他们要是受这个影响，也就不敢这么大张旗鼓

地搞出这个‘梅开二度’了。你多看一看我给你的他们在众多媒体上造势用的消息，里面有好几篇提到了上市公司换股重组的事情。”

吕菲菲说：“这就是对手的高明之处。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各种无中生有的消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再仔细看看，这些消息里也有对这种换股重组事情的质疑声。”

上官青云说：“你是说格妮雅·黎借用这种消息，来个正反双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给市场造成一种迷魂阵的感觉，然后再通过做盘拉高股价，给跟风投资者一个明确朦胧的方向，让他们做出他们想要的选择？”

吕菲菲说：“正解。这就是格妮雅·黎的高明之处。”

上官青云又说：“你这么一提醒，我又有疑问了。”

吕菲菲问：“什么疑问？”

上官青云说：“我仿佛感到上市公司紧急通知我们的这次换股重组事件，是格妮雅·黎特意给我们设计好的一个局，还是一个局中局！也就是说，从赌战开始，他们就设计好了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只是我们全部按照他们设计的操盘思路在进行，我们中途私自退出赌战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吕菲菲说：“晕，这可是一个阴谋。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太可怕了。”

上官青云说：“不过，这些都是我的猜测，答案只有格妮雅·黎自己知道。”

这会儿，上官青云前面的所有困惑现在都逐渐清晰。上官青云着急退出赌战时所派发给市场的筹码，大部分都被格妮雅·黎的操盘团队给接收了过去，他们一边在接收南方锆矿股票的筹码，一边通过震荡控盘出货手法将钢业玻璃股票（3139）控盘的筹码全部派发给市场，安全

退出。然后集中火力重新从上官青云手中接收控盘筹码，达到换庄的目的。

这种明着在战场上做出掩护脱身的义举，实则用暗度陈仓的手段另做着新的战略谋划，这一招确实体现了一个操盘手的老道。一来，让上官青云感到自己似乎又欠了格妮雅·黎一个人情；二来，他们成功实现了战略布局的转换。现在他看到格妮雅·黎在最后时间里这么凶悍地操作南方锆矿股票往标的价走去，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还真是不如她一个小女人，心中不由得生出无限的敬佩之情，敬佩她真的能重新挑起公司的大旗。

第四天，南方锆矿股票正常开盘，股价却采用大幅低开的方式。然后，股价出现巨幅震荡走高，上午临近收盘时，股价一度上涨到了 38.60 元。下午开盘后，股价出现大幅度的回落，最后全天在大幅震荡中收盘，收盘时股价再度上涨，一举突破了 39.10 元。全天涨幅 +2.79%，换手率 8.88%，振幅达到 7.88%，全天成交额达到了 5.87 亿元。

南方锆矿股票离最后冲顶标的价 40 元的价格已不远了。此时 A 股大盘也正进入权重股搭台，题材股唱戏的局面，盘中再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这种热点轮动的格局，很好地带动股指呈上攻的态势，也很好地带衬着南方锆矿股票唱出花开百日红的好戏。

在赚钱效应逐渐被释放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当前也正积极地寻找布局热点主题板块个股。自然而然，市场上许多投资者的目光已被这只股票发疯般的走势所吸引，觊觎着该股的上涨势头。各种跟风追捧抢肉的投机者前赴后继地抢着筹码。

第五天，也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这天，很多想抢南方锆矿股票这块肉的跟风者，未开盘时就做好了挂单的准备。他们根据该股前几天的开盘走势断定今天的开盘价依然会小幅低开，然后全天震荡走高。

果然，这些跟风的投资者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如愿以偿地在低开的37.70元价格上抢到了筹码。抢到筹码的投资者高兴地笑着，等着赚钱，未抢到筹码的投资者，一个劲地往上调整着股价，颇有一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度。其结果是，南方锆矿股票的股价在上午10点45分时就达到了39.87元。

上官青云看到南方锆矿股票的股价离40元仅一步之遥时，再次轻轻地摇了摇头，发出一声感叹：“好个顺水推舟，借力打力。”

吕菲菲也跟着说：“棋高一着，不得不服。”

南方锆矿股票下午开盘时股价并未在39.87元停留多久，宛如一条长龙直飞云霄，股价瞬间冲过40元的标的冲顶价，直接达到40.60元。市场出现了该股投资者欢呼的高喊声，在今天低开位抢到“肉”的，个个热血涌喷。没有抢到“肉”而停止了买进的投资者，只能望着上涨的股价懊恼自责。

吕菲菲看着交易的盘面，突然说：“盘口密语出现了。”说完一边记下密语，一边着手破译。

“亲，一如既往地开香槟庆贺吧！此刻你是赌战的最终胜利者！”吕菲菲破译完说。

上官青云和吕菲菲看到这样的密语，心里五味杂陈，难受至极。

然而，南方锆矿股票的股价，在冲顶上了40元后并未停止，再以一招“龙生九族”之势，冲上了41.29元，把股价拉上几近涨停的价位。

上官青云看着这样的操盘手法说道：“罢了罢了，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可是南方锆矿股票并未想最后以涨停的姿态摆给上官青云看，而是在临近全天收盘时，做了小幅的回调，股价收盘落在40.80元。全天涨幅+7.74%，振幅12.77%，全天成交额却只有3.83亿元。

如果上官青云看到这里，以为南方锆矿股票就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随后的两天，也就是离指定日期最后的两个交易日，南方锆矿股票的操盘手再一次彰显了他们的凶悍毒辣。

又一周的交易日开始，南方锆矿股票因市场涨幅偏离值达到 20% 以上，做了临时停牌半小时处理。10 点，准时开盘。南方锆矿股票的股价再度出现上涨走势，只不过这次走得很缓慢，有如老汉推车。

股价在 42 元至 43 元遇到了强大的阻力，筹码向市场里的派发时大时小。可是这种阻力在追势跟风的投资者看来，并不算是是什么阻力。下午 14 点时分，格妮雅·黎用一招“时乘六龙”把股价往涨停板 44.03 元冲去。市场上遍地“赚钱了，要赚大钱了”的欢呼声响起。

然而，南方锆矿股票并未将股价封停在涨停板上多久，就被一招“幽谷拈花”无情地给撕开了，股价撕开的幅度并不大，最后当天股价收盘落在 43.88 元。

第二天，也是对赌的终止日期，南方锆矿股票非常高调地以 44.15 元开盘。随后的 5 分钟，股价再度绝地唱响高歌猛进，操盘手以“一剑封喉”的绝杀，把股价直接向上拉起，45 元破！46 元破破！47 元破破破！……股价最高冲到了 47.04 元。就在这个创新高的股价显示出的刹那，股价便快速地跌落下来，跌落的幅度与速度保持着良好的节奏，这种节奏有如一首《命运交响曲》在整个盘面响起。随着交易结束时间的临近，一曲交响乐也彻底完毕，在当天的收盘时间 15 点时，最终曲终人散。南方锆矿股票的股价落在 46.99 元，全天振幅达到 8.22%，涨幅 +5.32%。

至此停止交易的钟声响起，整个的对赌战争结束了。一场战中战、局中局也就此画上了句号。从所选择的股票标的来看，算是上官青云所选择的南方锆矿股票（0467）胜出。可实际上，南方锆矿股票最后的控

盘方却是由上官青云的对手方格妮雅·黎掌握。而且胜出的幅度之大，远远地高过协议所定的标的价 40 元。

现在从对赌本身的意义来看，本身的胜与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官青云在这次的对赌战中学习和收获的东西。至于他究竟从这场对赌中学到了什么，这个也只有上官青云自己心里最清楚。

在最后快结束南方锆矿股票操盘时，格妮雅·黎通过盘口密语，给上官青云发来两段话。

“谨以此局赌战，向带着谜一样离开人世的对手贺大智致敬。”

“附：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揽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轮明月白如霜。”

上官青云凝视着这最后的盘口密语，陷入了无尽沉思中。赌战都结束了，她却为何还要给自己发来这样一条密语？她想告诉我什么？她的用意又是什么呢？才把整个赌战的谜底解开，新的谜底又开始了。

上官青云知道，要解开这个谜底，不像吕菲菲破译密电码那样简单。

但他也不可能再为这件事向吕菲菲提出留在国内。这个谜底只待他以后找机会再解开，他相信，这个谜底他一定能解开。

第十九章 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双眼所看到的不只是蓝天下飘浮的朵朵白云和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还看到了更多希望与梦想被无情的现实扑灭。

结束了赌战的吕菲菲，心情特别好，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来整理要带出国的物品，特意将上官青云送她的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Obsession 迷惑香水装进行李箱。她在赌战没结束时，就背着上官青云偷偷地找人把去加拿大的签证给办好了。

吕菲菲现在不需要再用书房里的那些电子监听设备来开展工作了，她完全地放松了下来。她还时不时地对着肚子里的小宝宝窃窃私语，每当这时她都会露出幸福开心的笑容。

上官青云的心情却并未因赌战的结束而轻松下来，他对即将出国去见“京城八爷”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赌战结束后，心里反倒不时生出几许对未来生活的迷茫。

这种迷茫的情绪，很大程度上跟贺大智有关。在上官青云看来，贺大智跟他的关系和交情远不止一般同事的关系，更多的是兄长和父亲般的亲情。

这段时间，吕菲菲也故意不去他的家里跟他一起住，更不会叫她去她的家里住。她总说身体不舒服，而且还要整理出国的物品。上官青云

也曾主动关心她的身体，可吕菲菲总是另找借口给搪塞过去。上官青云哪里会知道，吕菲菲故意在躲避他，害怕他很快就知道他已经当上了爸爸。另外她不想让上官青云知道她家书房被改装成监听工作室的秘密。

已过了深秋的宁海市，凉风中带有一种初冬的意味。上官青云缓步走进了教堂，他想在出国前做一次虔诚的祷告与忏悔。明天他就要跟吕菲菲乘坐飞往加拿大温哥华的航班去见那个一直未曾谋面的原董事长“京城八爷”。

安息日来教堂的信徒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相伴而行。牧师按部就班地履行着做礼拜的程序，上官青云随着牧师的正道内容，将自己的内心完全地打开，寻求着圣灵对他生命的指引。他完全地入了定，忘了自我的存在。人有时是很奇怪的，有的人在生活非常痛苦艰辛的时候就想要来寻找一种信仰，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可是在寻找信仰的过程中，却又陷入另一种痛苦当中。而有的人在一切物质生活都非常满足的时候，却变得更加迷茫和空虚，更需要有一种东西来指引方向。当方向非常明确地摆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又极力否定这种方向。这就是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次日一早，上官青云带着大件行李箱来到吕菲菲家，接上她匆匆往宁海市机场驶去。

来到机场，上官青云很快办理好了登机牌，并将三个大件行李办了托运。吕菲菲今天看上去气色不错，心情极好。一路上紧挽着上官青云的手，倚在上官青云的肩膀上，脸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上官青云和吕菲菲拿着换好的登机牌，顺利地过了安检。吕菲菲挽着上官青云的手来到登机口附近的候机大厅，找了两个靠过道的位置坐下。

距登机时间还有 1 个小时，两人无聊地坐了十来分钟，吕菲菲就起

身去逛机场的免税店。

上官青云也起身往 WC 走去。在快要走进 WC 时，突然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高大身形微胖的年轻人，因为走得太急，两人迎面撞了下。对方连忙回头说了声“对不起”，就快步往登机口走去。上官青云也并未在意。

从洗手间出来，他习惯性地伸手去兜里拿纸巾擦手时，发现兜里多了一张纸条。打开纸条一看，脸色变得凝重起来，纸条上写着：“贺大智的死，不是意外，跟‘东信会’有关，下图是会标。”

上官青云认真地看着这个会标：一个圆内一红一蓝两个三角形重叠在一起，中间还有一个大写的 D 字母。

贺大智的死如果不是意外，那就是谋杀或者暗杀！此时上官青云的内心波涛汹涌，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会标下面还有一行提示：此事仅你一人知道，看完后立即销毁。

上官青云凝视着纸条上的图标，嘴里默念：“东信会……”

随后，上官青云将纸条撕碎，丢到抽水马桶里，放水冲走。

上官青云带着巨大的疑问，走出了卫生间，满脑子都在想着“东信会”和那个会标图案。可眼前的这个会标图案，他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感觉很熟悉，只是一时想不起来。

“青云，青云……”吕菲菲连叫了两遍上官青云的名字，他都没有反应。

吕菲菲提高了一点儿声音说：“上官青云，叫你呢，走神走得这样离谱。”

“哦，听到啦。”上官青云这才回过神来。

上官青云正朝吕菲菲走去，一个声音却在身后响起。

“上官娃仔，上官娃仔！”一个穿着时尚的中年妇女，拖着一小件

行李站在他的身边。

这种家乡话上官青云一耳就能听出来，他回过身来面对着这个中年妇女，一脸的茫然。

“您是……”

“上官娃仔，你不认得我啦，我是你远房的四姑妈，你爸堂哥那边的。刚才听到那个姑娘叫你上官青云，我就确定是你这个娃仔了。”中年妇女说道，“你小的时候，还到我家住过几天……”

那么遥远的事情，上官青云自然没有多少印象。

“哦，哦，是您啊？”上官青云一副想起来的表情，敷衍地说道。

这时，吕菲菲也走到了上官青云身边，看着眼前这位陌生的中年妇女，听着她在跟上官青云套亲戚关系，有点好奇：“这位是……”

“这位是我老家远房的四姑妈。”上官青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就顺着这位妇人的话说。

“这位是你的媳妇吧，长得真漂亮哦，上官娃仔好福气哦。”中年妇女望着吕菲菲说。

上官青云点头表示默认。

“四姑妈，你这是要去哪里？”上官青云问。

中年妇女说：“我参加了一个新马泰国外旅游团，先是去新加坡，再去马来西亚，最后到泰国。”

上官青云说：“哦，那几个地方都很好。有机会我也想去，只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有那么忙啊？你们现在是去哪里？”中年妇女问。

上官青云说：“去加拿大，出差办公事。”

中年妇女又问：出差办事哦，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啊？

上官青云害怕这种闲扯的时间太长，就随口乱编了一个说：“做出国

留学顾问。”

中年妇女很高兴地说：“出国留学？那你该去过不少国家吧？能推荐些国外好玩的地方吗？”

上官青云说：“四姑妈，我是做出国留学顾问的，也就是为想出国深造的人提供申请国家的信息、学校信息等信息咨询服务和相关手续办理，并不是满世界跑的出国导游哦。”

中年妇女恍然大悟说：“哦哦，我知道了，其实国外名校我也知道不少，剑桥、牛津、哈佛我都知道，外国大学不用考，都靠你们介绍吗？那下次给我儿留个心，我也要让他出国留学一把哦。”

“这，这这……”上官青云一时无语，吕菲菲在一旁乐开了花，只差没笑出声来。

上官青云正要找个借口脱身，这时机场已经开始广播去往温哥华的登机通知，就起身告辞了眼前的这位中年妇女。

很快，前往登机口的人从各处赶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排起了两条长队。

航班并未晚点，上官青云、吕菲菲顺利登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上官青云继续思考着纸条的事情，心里有无数个疑问。这个纸条是哪里来的？从起床到进机场，一路上只有吕菲菲靠他最近，难道是她不好说出口，故意给的这个纸条提醒？但从她现在的表情来看，吕菲菲并不知道纸条这事。如果是刚才上卫生间时，那个撞我的男子偷偷放进兜里的，那他为何要这样做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又是谁指派他这样做的呢？纸条上说的“东信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组织呢？连见多识广的上官青云也从未听说过“东信会”这个组织，更别说其他人了。

上官青云本想问吕菲菲知不知道“东信会”这个组织，可纸条上明

确告诫只能他一人知道。也就是说，他不能对身边的任何人说起这事。这一切的疑问，也只能等他下飞机后，找个机会暗中查一下这个“东信会”才能知道答案。

吕菲菲在独自看着报纸，看到经济专栏里一篇文章时，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打断了上官青云的思索，上官青云也就凑过来一起看吕菲菲手中的报纸。

报纸上刊登的一首股市版的《江城子》道尽了 A 股 10 年股市的无奈和股民经典出位语言：

《江城子》：“十年涨跌两茫茫，费思量，自难忘。转头成空，无处话凄凉。纵使再见应不识，两千点，相对望。夜来发梦上高岗，六千一，好风光。股市蹉跎，小散唯有泪两行。料得今年没指望，盼来年，物价跌，股飙涨。”

上官青云和吕菲菲看完后相视一笑。

机舱里的座位几近坐满，前面还吵闹着的乘客逐渐安静了下来，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

* * *

在漫长的飞行途中，上官青云找出笔和纸在桌椅的画板上画了很多个“东信会”的会标图案。起初吕菲菲也并未在意上官青云画的是什么东西，独自在听她的随身听音乐。吕菲菲看他重复画这个图案的时间太长，就取下随身听耳机好奇地凑过来仔细看着这图案问：“你画这么多图案干什么？难道你也想文一个在身上？”

上官青云忙说：“我是看到这个图案好看，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就在这里画一画。”

吕菲菲说：“有必要画这么多？你真没有想起在哪里见过？”

上官青云说：“一时真想不起……”

吕菲菲说：“我脚上就刺有一个这样的图案，从我懂事起就有了。”

上官青云将信将疑地说：“我不相信，可能是假……”

吕菲菲说完伸出右脚，脱掉高跟鞋，露出脚腕一侧给上官青云：“你看……”

上官青云定睛一看，吕菲菲右脚腕左侧上的这个刺青文身图案，跟“东信会”的会标一模一样。上官青云虽然跟吕菲菲恩爱缠绵过多次，但也只是见过这个文身，有点印象却并未留意它的含意。

他顿时感到气血上涌，“啊”地叫出声来。

这个惊人的发现犹如晴天霹雳在上官青云的头上响起。他的内心隐隐约约生出很多不安。吕菲菲身上的文身图案与“东信会”会标的图案一模一样，这就可以肯定吕菲菲是这个“东信会”组织的成员。至于她会不会跟贺大智的死有联系，他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上官青云坚信，他离这个答案并不遥远了。

他往窗外望去，这双眼睛所看到的不只是蓝天下飘浮的朵朵白云和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还看到了更多希望与梦想被无情的现实扑灭，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一点点的忧愁……

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
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

公务员魏军打破“铁饭碗”，一头扎进股市的汪洋大海，却输得倾家荡产，妻子离他而去。走投无路的他准备跳海自尽，却意外得到股市“教父”黎叔的指点。在小姨妹李小曼的支持下，魏军重回股市，组建“涨停板敢死队”，在业内声名鹊起。

上官青云、吕菲菲、贺大智成功完成联庄行动，正当他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上官青云的前女友格妮雅·黎却向他下达股票对赌的战书。迫于情势，上官青云接受了她的挑战，却遭遇强大的阻力。而即将隐退的贺大智也因一场车祸突然离世。

在“涨停板敢死队”队长魏军的帮助下，上官青云勉强“赢”得股票对赌。正当他准备跟吕菲菲飞赴加拿大见“京城八爷”时，却意外发现贺大智的死因跟东信会有关，而女友吕菲菲竟然是东信会的成员……

贺大智的死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迷雾？贺大智跟东信会有什么纠葛？吕菲菲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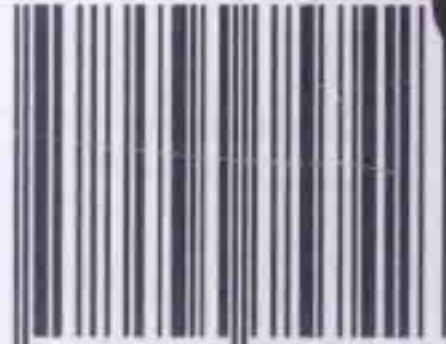


关注字里行间官方微信
微信ID: ZLHJ-BELENCRE

字里行间
BELENCRE

上架建议：当代文学 / 畅销

ISBN 978-7-5447-574



9 787544 757423 >

定价：35.00元